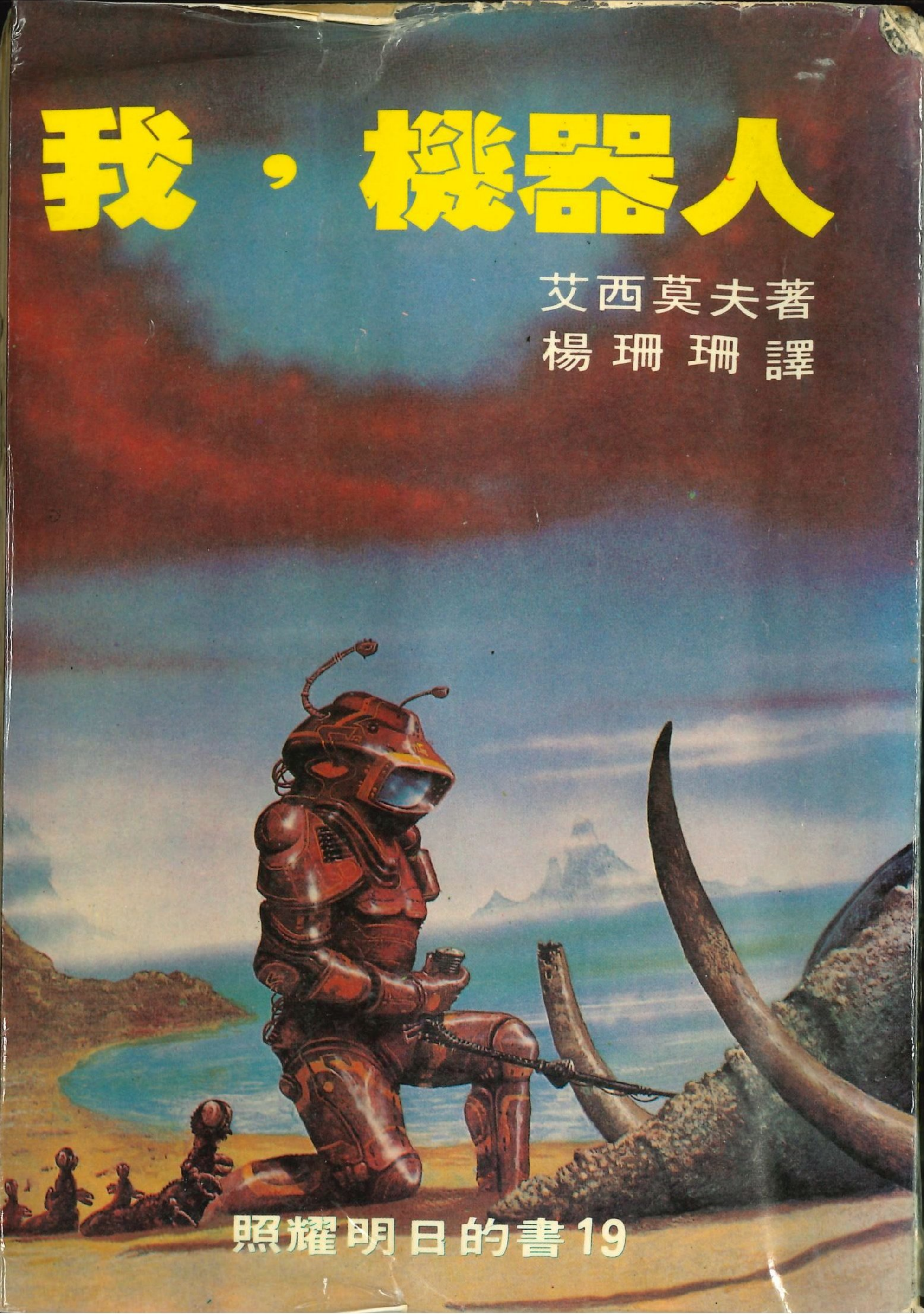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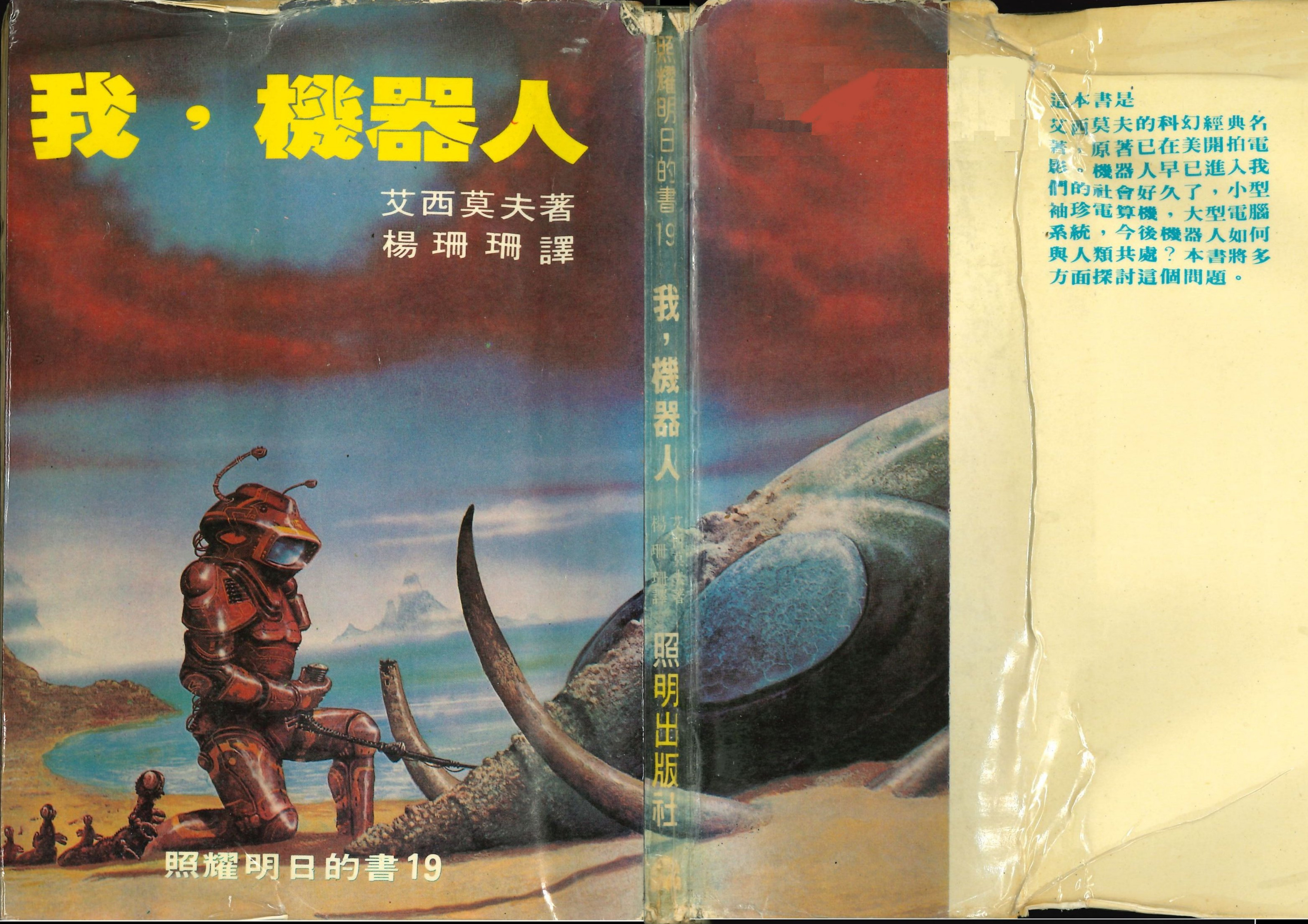

我，機器人
艾西莫夫著
楊珊珊譯
照耀明日的書19


我，機器人
艾西莫夫著
楊珊珊譯
照耀明日的書19
照耀明日的書19
我，機器人
艾西莫夫著
楊珊珊譯
照明出版社
這本書是
艾西莫夫的科幻經典名
著，原著已在美開拍電
影。機器人早已進入我
們的社會好久了，小型
袖珍電算機，大型電腦
系統，今後機器人如何
與人類共處？本書將多
方面探討這個問題。

艾西莫夫著
楊珊珊譯

我，機器人

照耀明日的書19

譯者序

艾西莫夫是公認的本世紀的科幻小說作家之一。顧名思義，「我，機器人」全書的九個獨立的故事，都是以機器人爲主角的。

我認爲，機器人的定義可以說是「在特定的領域內，思考速度比人類更爲周密快捷的機器」。時至今日，機器人已經不再是科學幻想的名詞。機器人，小自袖珍電算機、大至電腦系統，事實上眞正的參與了人類的文明已經好久了。

自古以來，人類爲萬物之靈的誇辭，在機器人來臨的現代，第一次受到了威脅，機器人在累積了人類的經驗，包括感情的模式以後，人類如何與在表象上似乎比人類更爲優秀傑出的機器人抗衡，甚至只求和平共處呢？「我，機器人」從多方面對這個問題，作了有趣的探討。

我敬謹的將「我，機器人」的中文本，獻給我的父母——雖然我親愛的母親已經在今年三月永遠的離開了我。翻譯「我，機器人」正是在這段幾乎被憂傷徬徨淹沒的日子。我感激這本書給

我回到生命軌道的力量。

當然，從積極的方面看，「我，機器人」應該是更能促進閱讀者的進步和喜悅的。知識性的小說，不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一直爲聰明的讀者所喜愛嗎？

楊珊珊　謹識

中華民國70年2月21日

目錄

作者簡介

艾西莫夫是本世紀最負盛名的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同時，他對科學界也有卓越的貢獻。一九四八年他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博士學位。

雖然他不住在波士頓，他卻是波士頓大學生物化學的兼任教授。他那深入淺出、妙趣無窮、包羅萬象的科學小說，已經爲他得到了多項大獎。

在「我，機器人」這本選集中，艾西莫夫博士無遠弗屆的想像力，創造出了引人入勝的冒險故事。以今日科技進步的神速看來，書中的冒險犯難事蹟，隨時有從幻想小說變成事實的可能。

機器人三守則

守則一：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人類，也不可因怠惰疏忽使人類遭致傷害。
守則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除非該命令抵觸守則一。
守則三：在不抵觸守則一或守則二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衛自身的存在。

機器人手冊
西曆二〇五八年第五十六次修訂

一、機器人羅比

「九八——九九——一百。」葛羅麗渾圓肥胖的小手臂從眼睛前撤開，站定一會兒，吸吸鼻涕，在陽光下瞇起眼睛。然後，爲了要立刻看清方向，她從剛才倚著的樹邊，謹愼的邁出腳步。她縮起頦子看看右邊的樹叢裏有沒有動靜。除了蟲聲唧唧和小鳥展翅的聲音以外，這個白天可眞寂靜。

葛羅麗噘起小嘴說：「我打賭他是躲進屋裏了，我已經告訴過他一百萬次，那不公平。」她噘著嘴皺著眉，挺有自信的往兩層樓的屋裏走。

等聽到身後傳來羅比金屬腳有韻律的吱咯響聲時，已經太遲了。她旋轉身，看見那個勝利的玩伴從躲藏的地方冒出來，以全速趨近捉迷藏的那棵樹。

葛羅麗驚慌的尖叫。「等等，羅比！那不公平，羅比！你答應過等我發現你才跑的。」她的一雙小腿那裏追得上羅比的大步。然後，在離樹十尺的地方，羅比突然把腳步放慢到幾乎是原地

路步，葛羅麗以衝刺的速度，氣喘噓噓的越過他，搶先摸到樹。

她開心的賴到忠心的羅比身上，毫不知感恩的賞他一頓痛罵。

「羅比不准跑，」她以八歲孩子最高亢的音調說：「我隨時可以打他、打他。」

當然，羅比不回嘴——不用言語。他抽身脫逃，她跟在後面繞著圈子追他，一雙小手在空中亂揮。

「羅比，站住！」說畢，她噗哧笑出聲來。

他突然回身，捉起她，騰空轉圓圈。好一會兒才把她放下來。她仍抱著羅比的腿，扯住堅硬的金屬手指不放。

她模仿她媽媽的姿勢，指著羅比說：「壞孩子！看我打不死你！」

羅比畏縮的用手蒙住臉。她又說：「不會啦，羅比。我不會打你。但是這次該我躲了，誰叫你的腿比較長嘛。」

羅比點頭。他頭部的邊緣是稜角圓滑的平行六面體，附著在一個形狀相似只是體積較大的另一個平行六面體上，那就是他的軀幹。連接物是一條有彈性的短莖。

他乖乖的把臉貼著樹。一片薄薄的金屬遮住他晶亮的眼睛，他體內傳出規律的嘀嗒聲。

「現在不能偷看喲——不能漏掉一個數目喔，」葛羅麗一面發出警告，一面在找掩護。

秒數計算到一百，羅比抬起眼瞼，睜開紅亮的眼睛。他一眼看見樹叢外露出一截碎花布。他向前走幾步，知道是葛羅麗蹲在那裡面。

他慢慢的走近躲藏的地方，保持在葛羅麗與樹之間，葛羅麗赫然在目，到她再也不能耍賴的位置，他伸出一隻手指著她，另外一隻手拍一下腿，於是他體內又傳出聲音。

「一定是你偷看的！」葛羅麗站起來叫。「我玩厭了捉迷藏。我要騎馬。」

羅比受了這不實的指控，感到很委屈，於是他慢慢的坐下來，把頭從一邊搖到另一邊。

葛羅麗立刻見風轉舵的撒嬌了。「好啦，羅比。我不是眞的說你偷看啦。讓我騎馬。」

羅比可不是那麼容易哄的。他固執的瞪著天際，更用力的搖頭。

「求你，羅比，求你讓我騎嘛。」她玫瑰色的手臂圈住他的頸子，緊緊的抱著他。沒一會兒，她又改變了心意。她放開手說：「如果你不肯，我就哭，」她的臉一扭，做出哭的預備動作。

硬心腸的羅比斟酌了一下這種可怕威脅的可能性，第三次搖頭。

「不然，」葛羅麗使出殺手鐧，「我再也不給你說故事了，到此爲止。一個都不——」

不等最後通牒，羅比立刻投降了，他用力的點頭。他小心的舉起小女孩，放到他那寬大平坦的肩膀上。

葛羅麗威脅性的眼淚霎時消失了。羅比的金屬皮膚保持在華氏七十度的溫度，是很令人舒服的。她開心的腳跟踢在他的胸口上，砰砰作響。

「你是太空飛船，羅比，你是一艘好大的、銀色的太空飛船。把手臂伸直——羅比，你要當太空船就得伸直。」

這種邏輯是不容辯駁的。

葛羅麗按住機器人的頭，往右邊轉。她發出引擎的「嗶嗶」聲、武器的「砰砰」和「噓噓」聲。他們玩起海盜追逐商船的遊戲。

「再炸一艘——再兩艘，」她嚷道。

然後，「再快一點，朋友，我們的彈藥快要用完了，」葛羅麗英勇無比的在作瞄準狀，而羅比則是以最大加速度在太空裏穿梭的太空船。

他走出戰場，來到茂盛的草坪，突然停住腳，玩興正濃的騎士氣得哇哇叫，然後他把她抖落在柔軟如茵草地上。

葛羅麗氣喘吁吁的說：「眞好玩！」

羅比輕輕的拉一下她的頭髮。

「幹嘛？」葛羅麗圓睜著大眼睛，像是完全不知道她這位體型龐大的「保姆」要幹什麼。他更用力的拉一下她的捲髮。

「哦，我知道了。你想聽故事。」

羅比趕緊點頭。

「那一個？」

羅比用手指在空中畫了半個圓形。

小女孩詰問，「還要？我已經對你說過一百萬次辛德里拉的故事了。你聽不膩的？——那是給小孩聽的啊。」

再畫半個圓。

「啊，好吧，」葛羅麗想了一下她記得的故事細節（再加上她自己的加油添醋），開始說：「準備聽哦，呃——從前從前，有一個好漂亮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伊拉。她有一個最壞心的後母，帶來兩個很醜、很殘忍的姊姊——」

葛羅麗正要說到最精彩的高潮——午夜即將來臨，一切東西即將變回粗陋的原形，羅比專心地聽得目光如炬——這時，故事被打斷了。

「葛羅麗！」

一個女人的高音，她已經叫了不止一次了。喊聲裏的緊急焦慮快要變成不耐煩了。

「媽媽在叫我呢，」葛羅麗悻悻的說。「你快送我進屋去吧，羅比。」

羅比毫不猶豫的聽命行事，他最好服從魏太太。葛羅麗的爸爸——魏先生，除非是星期天，白天是難得在家的——他是很體諒人的。但是葛羅麗的母親對羅比就沒那麼寬宏大量了，他常想躲開她的視線。

他倆剛從草地上站起來，魏太太就看見了，她按兵不動的待在屋裏等。

「我叫得聲音都快啞了，葛羅麗，」她嚴肅的說。「你們到那兒去了？」

「我跟羅比在一起呀，」葛羅麗囁嚅的說。「我正在給他講辛德里拉的故事，忘了是吃飯的時候了。」

「好啊，羅比也忘記。」然後，好像她這時才注意到羅比的出現，她猛一轉身。「你可以走

了，羅比。她現在不需要你了，」然後她粗暴地說：「不等我叫你，你別回來。」

羅比轉身走。葛羅麗爲他辯護：「等等，媽媽，妳讓他留下來嘛。我還沒把辛德里拉說完呢。我答應講給他聽的！故事還沒說完啊。」

「葛羅麗！」

「眞的，媽媽，他會好安靜的待在這裏。他可以坐在屋角的椅子上，一句話都不說的——我是說，他什麼也不做。對不對，羅比？」

羅比好高興的上下點著他的大頭。

「葛羅麗，如果妳不立刻住嘴，就讓妳一個禮拜見不到羅比。」

女孩垂下眼睛：「好嘛！可是灰姑娘是他最愛聽的故事，人家還沒說完呢——他那麼喜歡。」

機器人黯然離去，葛羅麗哽咽的低泣。

魏喬治好舒暢。他的習慣是要舒舒服服的渡過星期天的下午。在家裏好好吃一頓令人溫馨的午餐；扒在軟得榻下去的沙發椅上；一本時代週刊；光著腳、打著赤膊；——這還能不舒服？

所以，他太太的進來很令他不開心。結婚十年，他仍傻呼呼的愛著她，無疑平常他是樂於見到她的——不過，星期六的下午，剛吃過午餐後，在他，是一段神聖不可侵犯的時間，他的觀念是清靜個兩三小時才算過足癮頭。他假裝在全神貫注的看書，不知道她來了。

魏太太耐心的等了兩分鐘。又不耐煩的等了兩分鐘。然後，打破了沈默。

「喬治！」

「嗯？」

「喬治，我說呢！你能不能放下書看著我？」

把書扔到地上，魏先生無奈的面對太太：「什麼事，親愛的？」

「你知道是什麼事，喬治。是葛羅麗和那個可怕的機器。」

「什麼可怕的機器？」

「你別對我裝蒜。就是葛羅麗叫他羅比的機器人。他一刻也不肯離開她。」

「好啊，何必呢？他怎麼是可怕的機器。他是用錢買來的最忠心的保姆機器人，雖然花了我半年的收入，可是值得——比我辦公室裏一半以上的同事都聰明。」

他正要重新撿起書本，他太太更快一步的搶走它。

「你給我好好聽著，喬治。我不要把我的女兒交託給一臺機器——我不管它有多聰明。它沒有靈魂，沒有人知道它在想什麼。小孩子怎麼能讓一個金屬物來保護。」

魏先生皺起眉頭：「妳什麼時候想出來的？他和葛羅麗相處兩年了，到現在才見妳躭憂。」

「開始的時候不一樣啊。它以前是一種新奇產品；它分擔了我的工作。而且，趕時髦啊。但是現在就難講了。鄰居——」

「好了，關鄰居什麼事。妳瞧，機器人無疑比人類的保姆更值得信賴。羅比的結構只有一個眞正的目的——做小孩子的友伴。創造他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他是生而忠心、可親、善良的。他

是機器——不錯。但是，比人類更具美德。」

「但可能也有誤差啊——」魏太太憂心的是機器人的內部，「說不準什麼小裝置鬆了，導致可怕的事情——而且——而且——」

「荒唐，」魏先生否決。「我們買羅比以前，早就討論過機器人的第一條守則了。妳知道的，機器人不可能傷害人類。更何況機器人製造廠商一年兩度的派工程師來我們家給這個可憐的小機器做徹底的檢查。羅比比妳，比我更不會出錯——事實如此。再說，妳有本事把他從葛羅麗的身邊趕開嗎？」

他又想拿書，他的妻子一怒之下把它扔到隔壁房間去。

「問題就在這裏，喬治！她不跟別人玩。有十幾個小男孩小女孩可以跟她交朋友，她偏不。非得我拖著她，她才走。小女孩這樣怎麼成長？你說希望她正常吧？你要她能參與社會吧？」

「妳這是硬往牛角尖裏鑽哪，可莉。假如羅比是隻小狗好了。好多喜歡狗的孩子對狗比對他們的爸爸更親熱。」

「狗不一樣，喬治。我們必須消除那個怪物。你可以把它賣還給廠商。我打聽過了，可以的。」

「妳打聽過了？可莉，那太過份了。等葛羅麗再長大一點再說，這個問題暫時不談了。」說完，他走出房間。

兩天後，魏太太在門口接她的先生。「你應該聽一聽這個消息，喬治。村裏有一種不安的氣

氛。」

「爲什麼？」魏先生問。他走進洗手間。

魏太太等著。她說：「機器人。」

魏先生走出來，手裏拿著毛巾，臉紅紅的在生氣，「妳說什麼？」

「哦，不是一天兩天了。我本想睜隻眼閉隻眼算了，但現在非說不可了。村裏好多人認爲羅比有危險性。到了晚上都不准孩子接近我們家。」

「我們信得過孩子和這東西在一起。」

「人們對這些東西偏是沒有理性的。」

「那就讓他們去發瘋吧。」

「光說話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每天要出門買菜。常常見到他們。尤其是在發明了機器人的這個時代，住在這個城市裏，情形特別嚴重。紐約剛通過法案，在日落到日出的這段時間，不准街上有機器人行走。」

「好，但沒有人能禁止我們家裏有一個機器人。——可莉，這是妳的說辭。我看得出來。沒有用的。答案仍然是，不！我們要保有羅比！」

但他愛他的妻子——更糟的是，他的妻子知道。畢竟魏喬治只是一個男人——可憐的東西。

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裏，他高喊了十次：「留下羅比——這是最後的決定！」但一次比一次無力，而對方的憤怒反應一次比一次大聲。

那一天終於到了。魏先生愧疚的接近女兒，提議去城裏看一齣「好棒」的戲。

葛羅麗鼓掌雀躍道：「羅比也可以去嗎？」

「不，寶寶，」他眨一下眼睛說：「戲院裏不准機器人進去——妳可以回家以後把劇情詳細的講給他聽。」

葛羅麗歡歡喜喜的從城裏回來，因爲戲眞是精彩好看極了。

她等著她父親把噴射汽車停進地下車房。「我要講給羅比聽，爹地。他一定會喜歡的。月球上眞的有豹面人嗎？」她又笑了。

「大概沒有，」魏先生若有所思地說：「這只是好玩的編劇。」他不能再耗在車裏了。他必須面對現實。

葛羅麗奔上草坪。「羅比——羅比！」

然後，看到一條美麗的牧羊犬，她突然愣住了。小狗搖著尾巴，挺認眞的用棕色的眼睛打量她。

「啊，好可愛的狗！」葛羅麗悄悄走過去，輕輕拍它。「給我的嗎，爹地？」

她的母親也出來了。「是啊，葛羅麗。好漂亮是不是——毛茸茸的。它很温順呢。小狗喜歡小女孩。」

「他會做遊戲嗎？」

「會喲。他會做數字把戲。妳要不要看？」

「現在就要。我也要羅比來看他——羅比！」她不明所以的停下，皺起眉頭。「他一定是賴在屋裏，我沒帶他去看戲，他氣死了。你一定要跟他解釋，爹地。他可能不相信我，但是你這麼說，他就懂了。」

魏先生緊閉著嘴巴。他望著他的妻子，她廻避了他求助的眼光。

葛羅麗轉身跑進地下室，一邊喊著：「羅比——來看爸媽給我買了什麼。他們給我買了一隻小狗呢，羅比。」

不到一分鐘她就回來了，一個躭著心的小女孩。「媽媽，羅比不在他的房裏。他在那裏？」沒有人回答，魏先生咳一下，突然對天上飄浮的白雲極感興趣起來。葛羅麗顫抖著聲音，泫然欲泣：「羅比在那裏，媽媽？」

魏太太坐下，温柔的把女兒拉過來，「別難過，葛羅麗。我想，羅比已經走了。」

「走了？去那裏？他去那裏，媽媽？」

「寶貝，沒有人知道。他就這麼走了。我們到處找過，但是找不到他。」

「妳是說他永遠不會回來了嗎？」她害怕的睜圓了眼睛。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找到他。我們會一直找他。同時，妳可以和新來的小狗狗玩。妳看他！他叫電光，他會——」

葛羅麗低垂著眼睛：「我不要狗——我要羅比。我要你們找回羅比。」

魏太太用眼睛向她先生求救，但他只木然的站在原地，視線仍糾纏在天際雲端。於是她彎下

腰來安慰她：「妳爲什麼哭，葛羅麗？羅比只是一臺機器，一臺老舊的機器。他根本就不是活的。」

「他才不是機器呢！」葛羅麗惡狠狠的尖叫起來。「他和妳我一樣是個人，他是我的朋友。我要他回來。哦，媽媽，我要他回來嘛。」

她的媽媽受挫的低吼一聲，任憑葛羅麗去難過了。

「讓她去痛快的哭一場吧，」她對她先生說。「小孩子的悲哀維持不了好久的。過不了幾天，她會忘記曾經有過那個可惡的機器人。」

但時間證明了魏太太過於樂觀。的確，葛羅麗不哭了，但她也不笑了，她愈來愈悶悶不樂。漸漸的，她的沈默和不快樂使魏太太軟了心，她沒有說出來，是因爲她無法對她的先生承認失敗。

然後，有一個黃昏，她抱著頭坐在客廳，像隻熱鍋上的螞蟻。

她的先生從報紙後頭，伸長了頸子看她：「又是什麼事，可莉？」

「還不是爲了孩子嗎，喬治。我今天必須把狗送回去。葛羅麗堅決地說不願再看到他，她說的。她快把我逼得崩潰了。」

魏先生放下報紙，眼中閃出希望的光：「也許，也許我們應該把羅比弄回來。我可以去聯繫一下——」

「不！」她回答。「我不要聽。我們不能那麼快放棄。我的孩子不能讓一個機器人帶大。」

魏先生失望的撿起報紙。「這樣子過一年會使我因爲著急而未老先衰的。」

「你眞會幫忙啊，喬治，」她回答。「葛羅麗需要的是換個環境。在這裏她當然無法忘記羅比。每一棵樹每一塊石頭都會使她觸景傷情啊。一個孩子會爲了失去機器人而這麼失魂落魄。這眞是我聽過的最傻的事情。」

「說正經的，妳計畫怎麼換個環境呢？」

「我們帶她去紐約。」

「大都市！八月！嘿，你可知道八月的紐約是怎樣的嗎？難以忍受！」

「有數百萬的人受得了。」

「他們沒有我們這麼好的地方可去啊。如果他們可以不必待在紐約，早都跑光了。」

「那，我們是必須的。依我，現在就走——或者幾時安排好就立刻動身。在大都市裏，葛羅麗會找到許多的趣事和朋友，一開心就會忘掉那個機器了。」

「天啊，多麼煩人的車水馬龍。」

「沒辦法，葛羅麗這個月瘦了五磅，女兒的健康比你的舒服重要。」

「可惜妳在逼走她心愛的機器人以前，沒有顧慮到妳女兒的健康，」他喃喃的說給自己聽。

一聽說即將去城裏旅行，葛羅麗煞時有了明顯的改進。她嘴裏不大提，但言語間總透露著熱心的期待。她終於再度展開了笑靨，以前的胃口也恢復了。

魏太太看著也高興。

「你看吧，喬治，她像小天使一樣的幫忙收拾行李，好像世界上已經別無牽掛了。我不是老早告訴你了嗎——我們只要另外給她找一個樂子。」

「哼，」憂心忡忡的先生回答：「但願如此。」

很快就成行了。城裏的房子安排好，鄉下的房子請一對夫妻住進來管家。出發的日子終於來臨了，葛羅麗完全恢復了昔日的模樣，絕口不再提羅比。

一家人興高采烈的搭上計程車去機場。排隊上機。

「來，葛羅麗，」魏太太喊道。「我爲妳預訂了窗口的位子，方便看風景。」

葛羅麗歡喜的跟著走。她把鼻子緊壓在透明的厚玻璃上，專心的看飛機的滑輪縮進機身。她太年輕，還不懂得害怕。她興趣極濃的注視飛機迅速的把大地扔到下面後方。等陸地變成一塊小棋子的時候，她才挪回身子，再度面對她的母親。

「我們很快就會到達城市嗎，媽媽？」她揉著凍僵的鼻子問，一面饒有興味的注視吐氣時的一縷水氣緩緩的消散無形。

「再過一個半小時吧，孩子。」然後，突然極不安的說：「妳不喜歡我們去那裏嗎？妳不以爲，住在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城市裏，有那麼多可看的事物，妳會非常快樂嗎？我們每天都可以去看表演、馬戲團、去海灘還有——」

「是的，媽媽，」葛羅麗不頂熱衷的回答。這時候，飛機剛穿進一團雲海，葛羅麗立刻被身

在雲海中的景觀吸引了。然後，他們又重見晴朗的天空，她突然神秘又痛苦的轉身對著她的母親。

「我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去大城市，媽媽。」

「哦？」魏太太困惑的問：「爲什麼？」

「妳沒告訴我，因爲妳要讓我驚喜，但是我知道。」她自以爲觀察入微，開心的笑道：「我們去紐約，好把羅比找回來，是不是？——請私家偵探。」

正在喝水的魏先生聽了這句話，結果可不妙。先是嗆到，噴出水，然後大咳不止。他漲紅著臉佇立在那裏，一身水漬，極爲狼狽。

魏太太還沈得住氣，但是葛羅麗急切的重問一次的時候，她的好脾氣也按捺不住了。

「可能，」她回答。「現在妳給我乖乖坐著，別再說話了。」

一九九八年的紐約，是有史以來最值得觀光客一遊的天堂。葛羅麗的父母到各處去遊樂。

魏先生奉太太之命，一個月不理公務，才有自己的時間救回「瀕臨崩潰邊緣」的葛羅麗。魏先生本著以往辦事但求效率的作風，盡一切努力的過這一個月。

他帶她去半哩高的羅斯福大厦，俯視長島，和阡陌縱橫的紐澤西的平原。他們去動物園，葛羅麗又驚又喜的看「眞正活的獅子」（不過有點失望，管理員餵它吃生牛肉，而不是如她預期的吃人類）。她還不停的要求去看「鯨魚。」

各種博物館、公園、海灘他們徜徉。

她搭乘汽艇溯哈德遜河而上。她玩了一趟太空旅遊，那裏的天空呈深紫色，星星也在週遭明滅，而下望迷離的地球，彷彿一只凹下的巨碗。她還去過玻璃牆低於水面的地方，觀察水裏的長島河川，那是一個波濤盪漾的綠色世界，稀奇古怪的水生物使她興趣盎然。

魏太太帶她去各家百貨公司，那裏是另一種型態的仙境，同樣會令她雀躍不已。

事實上，一個月快要過完了，魏家夫婦都以爲從一切表象看來，葛羅麗終於淡忘了與羅比生離的痛苦——只是他們還不敢肯定是不是計策已經成功了。

事實是，不管葛羅麗去到那裏，從來，最能引她入勝的仍是有機器人的地方。不論眼前的景緻多美，也不管在孩子的眼中看來有多麼稀奇，只要她的眼角瞄到機器人，她立刻會迎上前去。魏太太總是遮住她的視線，盡可能不讓葛羅麗瞧見任何機器人。

有一天，在科學工業博物館裏，終於發生了一件事。院方宣佈要展覽一個特別的「兒童節目」。當然，魏家就理所當然的帶孩子來了。

魏家夫婦正全神貫注的在看威力強大的電磁表演時，魏太太突然發現葛羅麗不在她身邊了。驚恐中來不及做冷靜的決定，他們立刻求助於三名服務員，發動搜索。

不過，葛羅麗當然不是那種毫無目標徬徨迷失的孩子。以她的年紀來說，她是少有的有主意的女孩，這一點倒是完全承襲了乃母之風。她在三樓看到一塊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寫道：「由此去有會說話的機器人。」她注意到她爸媽似乎無意朝這個方向走，於是她做了一個決定。她乘父

母一個不留神的當兒，悄悄的鬆開母親的手，開溜了。

這個會說話的機器人，眞是精心傑作，但是設計不符實用，只具有公開展示的價值。每隔一小時，就有一羣人擁到它面前，用耳語的音量向操作機器人的工程師提出問題。再由工程師來決定那些問題是不是適合機器人的電路，才傳給這位會說話的機器人。

蠻呆的。它會說十四的平方是一百九十六，當時的氣溫是華氏七十二度，而水銀液壓是三十點零二吋，鈉的原子量是二十三。但是，人類何需機器人來說這些話呢？更不對勁的，是二十五平方碼的地面上，舖滿了成堆的線路網絡。

沒有人甘願再等一個小時來發問。只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安靜的坐在空板櫈條上。葛羅麗進入時，屋裏只有她一個人在。

葛羅麗沒有看她。那時刻對她而言，人類已不在她的心上。她全心全意都在這個有輪子的大堆頭上。她躊躇了一會兒。她沒見過這等模樣的機器人。

她疑懼的提高了童稚的聲音說：「請問，機器人先生，你就是那位會說話的機器人嗎？先生？」她莫明所以的認爲，一個眞的會說話的機器人理當博得人們較多的禮貌。

（十來歲的那個女孩，那瘦削平板的臉，凝注著極度專心。她掏出一個小記事本，開始在上面快速的寫字。）

潤滑的齒輪攪動了一陣子以後，傳出缺乏抑揚頓挫的話：「我——是——機器人——會說

話。」

葛羅麗瞠目結舌的看呆了。他眞的會說話，聲音從體內傳出來。他沒有可以對談的面部。她說：「你能幫助我嗎，機器人先生？」

這臺會說話的機器人是被人設計來回答問題的，他只會答覆曾經輸入貯存著的問題。因此，它相當有信心的答稱：「我——能——幫助——妳。」

「謝謝你，機器人先生。你見過羅比嗎？」

「羅比是誰？」

「他是機器人，機器人先生。」她墊起腳尖比劃。「他差不多這麼高，機器人先生，更高一點，他人很好。他有頭部，你知道。我是說，你就沒有，但是他有，機器人先生。」

會說話的機器人摸不著邊了，「機器人？」

「是的，機器人先生。和你一樣的機器人，當然，只是他不會說話，但是——樣子像眞正的人類。」

「像我一樣的機器人？」

「是的，機器人先生。」

對這樣的答覆，會說話的機器人無辭以對了，他只不時發出一些亂七八糟的聲音。對他說基本法則，諸如他的存在，說他不是某一特定物體，他只是一羣中的一員。這種話超過了他的理解。他想盡力弄懂這種觀念，結果有六條線路起火了。傳出嗡嗡的警報信號。

(那個十多歲的女孩，在這當兒離開了。她已經做完了初級物理的作業——關於機器人的實用觀。)

葛羅麗佇立等候機器的回答，盡量不顯露出不耐煩。這時，她聽到身後傳來「她在這裏」的喊聲，認出那是她母親的聲音。

「妳在這裏做什麼？這麼不聽話！」魏太太大吼道。她的著急立刻變成了憤怒。「妳知不知道爸媽都快被妳嚇死了？妳爲什麼跑開？」

管理機器人的工程師也衝進來了。他怒髮衝冠的厲聲問這羣人，是誰惹火了機器人。「沒有人會看告示牌嗎？」他大叫。「沒有服務員在場的時候，誰都不准到這裏面來的。」

葛羅麗欲哭的提高了聲音說：「我只是進來看看會說話的機器人嘛，媽媽。我以爲他可能知道羅比的下落，因爲他們都是機器人。」久積的思念決堤般的湧現，她突然淚如泉湧了：「我一定要找到羅比，媽媽，一定要。」

魏太太忍住罵，說道：「喔，老天。回家吧，魏喬治。我受不了。」

那天晚上喬治出去了好幾個鐘頭。第二天早晨，他欲言又止的靠近他的妻子。

「我想到一個主意，可莉。」

「什麼？」不太感興趣的反問。

「關於葛羅麗。」

「你該不是建議把那個機器人給買回來吧？」

「不，絕不是。」

「那你說吧。我也許聽你的。我做的事好像總不討好。」

「好。我是這麼想的。葛羅麗的痲煩是，她把羅比當成一個人而不是機器。自然，她忘不了他。現在，如果我們設法使她相信，羅比只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做成的，她的想念還能持續多久？妳懂不懂？這叫心理戰術。」

「你打算怎麼做呢？」

「簡單。妳以爲我昨天夜裏是上那兒去了？我說服了美國機器人公司的羅拔遜明天安排一次參觀活動。我們三個都去，到時候，葛羅麗就會弄清楚機器人不是活人了。」

魏太太愈聽眼睛睜得愈大，眼中突然出現佩服之色。「嘿，喬治，那可眞是個好主意呢。」

魏喬治挺起胸膛說：「看是誰想出來的嘛。」

施先生是一位負責任的總經理，非常的健談。因此，參觀中每到一處，他都充分的解釋，也許甚至有點詳細得過份了。不過，魏太太不嫌煩。的確，她會數度打斷他，請他用更簡單的話重說一次，好讓葛羅麗也聽得懂。在這種有人樂於聽講的影響下，施先生變得更熱衷，簡直是口若懸河了。

魏喬治本人反而顯得不耐煩。

「請問，施先生，」他在電力攝影室打斷他的演說，「貴廠有沒有只雇用機器工人的部門？」

「啊？哦，有的！眞的有！」他朝魏太太一笑。「可說是良性循環作用，由機器人創造更多的機器人。當然，我們是不准這樣生產的。工會不准我們。但我們只用極少數的機器人勞力，算是科學實驗。你們看。」他不以爲然的把夾鼻眼鏡擱到手掌裏，「工會不懂——」

「是的，施先生，」魏先生說，「你剛才說的工廠部門——我們能去參觀嗎？一定很有趣的。」

「是的！當然當然！」施先生痙攣了一下，戴回他的夾鼻眼鏡，輕咳著清一清嗓門。「請跟我來。」

領著三人走過長廊和下梯子的時候，他倒相當沈默。然後，到達燈火通明的大房間，有機械發出的吱咯聲，繁瑣的解釋又開始決堤了。

「到了！」他的聲音中透著驕傲。「只有機器人！有五位先生當監工，但他們不必待在這間屋裏。這個計畫推展已經五年了，從來還沒有發生過一次意外。當然啦，這裏的機器人做的是相當簡單的裝配工作，但是……」

總經理的聲音在葛羅麗的耳朵裏慢慢的減弱成喃喃聲。這次的參觀活動對她而言，太無聊也無重點，雖然舉目所見有許多的機器人。但是，從遠處看，也沒有一個像羅比。她很注意的看過了。

她注意到，這間屋裏根本一個人也沒有。然後她看到六七個機器人，在屋子的另一邊圍著一張圓桌在忙碌著。她不敢置信的、驚喜的張大眼睛。好大的房間啊。她眞不敢相信，機器人裏頭

有一個好像——眞像——就是他！

「羅比！」她尖銳的聲音刺穿了空氣，桌邊的一個機器人扔下了他手中的工具。葛羅麗高興得幾乎要發狂了。她甩脫父母的阻力，從護欄下一矮身，輕輕的跳到幾尺高的下面，向羅比跑去，小手在揮，髮絲隨著跑步在飛揚。

三個嚇呆的大人僵立著，看見了這個興奮中的小女孩所沒有看見的——一臺巨大的、笨拙而隆隆作響的牽引機正無情的向下墜到早經預定的軌道上。

魏先生過了幾分之一秒才回過神來，但那幾分之一秒意味著一切，因爲葛羅麗命在旦夕。雖然魏先生努力企圖撐開欄柵，但顯然動不了它分毫。施先生用力做手勢，叫監工停掉牽引機，但監工也是人，需要時間來操作。

倒是羅比立刻有了行動，而且做得精確無比。

機械腿縮短了他和小主人對跑之間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在緊要關頭，羅比一舉手，拎起葛羅麗，一刻也不停留的邁開步子避開了危險。魏先生驚魂未定，只覺得，而不是看到，彷彿羅比從他身後擦過，然後突然令人迷惑的靜止了。牽引機在羅比脫身的半秒後晃到葛羅麗的來時路線上，又滾動了十尺才停下來。

葛羅麗喘過氣了，熱烈的緊擁住她父母，同時熱切的轉向羅比。她所想的，不是剛才發生的驚險，而是她已經找到了她的朋友。

但是魏太太的表情卻從鬆一口氣，變成更深的急躁。她轉身看她先生，她雖想不發作，但是

氣憤難以控制的在臉上顯出來：「都是你安排的好戲，是不是？」

魏喬治用手帕猛擦額頭。他的手在抖，嘴唇的曲線只能擠出無力的笑容。

魏太太更有理了：「羅比原先的設計不是用來做工人的。他不可能對他們有用的。是你有意把他放到那裏，好讓女兒找到他。你心裏有數。」

「好吧，是我幹的，」魏先生說。「但是，可莉，我怎麼知道重逢會有這樣的危機？何況，是羅比救了她的命；這一點妳想必承認。妳再也不能把他送走了。」

可莉在考慮。她轉身看看葛羅麗和羅比，發了一下呆。葛羅麗一隻胳膊抱住機器人的脖子（其實只是一截金屬物。）羅比的鋼臂溫柔疼愛的繞著小女孩，他的眼睛亮起深沈、深沈的紅光。

「好啦，」魏太太終於說，「我想他可以和我們在一起，一直到他生銹爲止。」

二、遊蕩者

鮑格禮最喜歡說的老調，就是任何興奮的事到頭來都是一場空。所以，汗濕透了唐麥克的紅頭髮，從樓上衝下來的時候，鮑皺起了眉頭。

「什麼事？」他說：「斷了手指？」

「呀唷，」唐熱情的說。「你這一天都在地下做什麼？」他深呼吸一下，才衝口而出：「小史一直沒回來。」

鮑煞時睜大了眼，在階梯上站住腳；然後他恢復神智，繼續向上走。一直走到梯頂時，他才說：

「你派他去取硒的？」

「對。」

「他出去多久了？」

「到現在五小時了。」

沈默！這眞是要人老命。他們十二點整來到水星的——危機迫在眉睫。長久以來，水星就是組織中的倒楣世界。

鮑說：「咱們按步就班，從頭開始。」

他們現在到了無線電室——設備已顯陳舊，十年來沒有人碰過了。就科技的發展來說，短短的十年是夠瞧的了。拿小史和這類型的機器人相比，他們已經是落伍的二〇〇五年了。從那以後，機器人製造上的進步眞可謂神速。鮑摸一下還有一點閃亮的金屬表面。這間屋裏的一切摸起來都有使用不當的感覺。這整個太空站本身就是沒落了。

唐也有同感。他開始說：「我試過用無線電找他的位置，但是沒用。無線電在水星的陽面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它最遠不超過二哩。這是第一次遠征失敗的原因。而我們還要過幾個禮拜才能做好超微波設備——」

「別提那些了。你有什麼心得呢？」

「我用短波找出這個無機體位置的信號。這也只是曉得了他的位置。我連續那樣追踪了兩小時，把結果描在這張地圖上。」

他從臀部口袋裏拿出一張泛黃的正方紙片——是不成功的第一次遠征時留下的東西——他用力的把它攤到桌上，用手掌撫平。鮑，雙手交抱在胸前，冷眼看著。

唐的鉛筆神經質的指指點點。「這個紅十字是硒池。你自己做的記號。」

「那一個？」鮑揷嘴。「麥道嘉走以前給我們指出了三個。」

「我當然是把小史送到最近的一個出口。十七哩開外。那有什麼不同嗎？」他的聲音透著緊張。「這些鉛筆記號標出小史的位置。」

鮑的故作鎮靜第一次動搖了，他的手指向地圖。

「你沒搞錯吧？這是不可能的。」

「就在這裏，」唐叫道。

畫記號的小點圍著硒池的紅十字形成一個圓形。鮑用手拈他那棕色的短鬚，顯示出他的焦急。

唐又說：「在我追踪他的兩小時中，他繞了那個要命的池子四次。依我看，他會永遠繼續繞下去。你了解我們現在的情況嗎？」

鮑猛地抬起頭，未發一言。哦，他太了解他們的現況了。這像三段論法一樣的簡單明瞭。在威力強大的水星太陽照射下，他們和照相庫都將被炸成粉碎。唯一能救他們的是硒。而唯一能取得硒的是機器人小史。小史不回來，就沒有硒。沒有硒，就沒有照相庫。沒有照相庫——嗯，慢烤而死是一種挺叫人不舒服的死法。

唐糾住自己的紅頭髮，惡狠狠的說：「我們會成爲組織裏的笑柄，格禮。怎麼剎那間一切錯得這麼離譜？鮑和唐的最佳搭檔被派到水星上去，帶著現代技術和機器人，要研究再度開採陽面礦坑的可行性。第一天，我們就弄砸了一切。這純粹是例常的工作。我們卻連性命都難保了。」

「也許不必，」鮑平靜的回答。「如果我們不趕快做些事，活下去——或甚至只是苟延殘喘——是不會有問題的。」

「別傻了！如果你覺得有趣，格禮，我可不。罪孽啊，派我們兩個，只帶著一個機器人，來到這裏。都是你的聰明主意，說什麼我們自己處理得了照相庫的事。」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這是雙方的決定，你很淸楚。我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公斤的硒、一個絕緣盤和大約三個小時——而陽面遍地都是一池一池的純硒。麥道嘉的分光計在五分鐘內就替我們點出了三個地方，不是嗎？見鬼！我們等不及下一次的會合了。」

「好，我們該怎麼辦？鮑，你有主意。我知道你有，不然你不會這麼鎮靜。你不比我英雄。來，說吧！」

「我們自己無法追踪小史，麥克——不能在陽面上。即使是新的日光衣，也受不了二十分鐘以上的日光直射。但是俗話說：『派機器人去抓機器人。』瞧，麥克，也許事情並不那麼糟。我們樓下有六個機器人可以派遣，如果他們能管用。」

唐的眼睛突然現出希望的光輝。「你是指第一次遠征的那六個機器人。沒搞錯嗎？他們可能都落伍了。十年不是短時間，機器人的改進那麼快，你知道的。」

「不，但他們還是機器人。我這一天都和他們在一起，我知道的。他們有電子腦：當然，雛型的。」他把地圖放進口袋裏。「我們下去。」

機器人在最底層——六個全部被不知道裝著什麼物品的蒙著灰塵的紙箱包圍著。他們好大，極大，雖然是坐在地板上，兩腿往前分開，光是頭就有七呎高。

唐吹一聲口哨。「瞧他們的尺寸，你看到了？胸圍怕不只有十呎吧。」

「那是因爲他們用的是老式的慕高飛型的齒輪。我見識過他們的內部——是極難看的機器。」

「你替他們充電了沒有？」

「沒。還不到時候。我想他們的性能不致有問題。振動板也很正常。他們一定會說話。」

他邊說，邊旋下最靠近他的機器人的胸板，在深入他胸內兩吋的範圍，裏面有原子能的小火花，能開動機器人。很難安裝，但他做成了，然後他艱難的把胸盤再旋上。十年前無線電控制的更現代的機種還沒有問世。接著他發動另外五具機器人。

唐緊張的說：「他們沒有動。」

「因爲沒發命令叫他們動啊，」鮑簡明的回答。他走回到第一個機器人身邊，照著他的胸膛打過去。「你！你聽到我說話嗎？」

怪物的頭慢慢的彎下，眼睛緊盯著鮑。然後，粗啞的聲音——像中世紀的留聲機，他說：

「是的，主人！」

鮑沒有笑意的對唐咧一下嘴。「看到了嗎？這是第一批會說話的機器人，當時在地球上好像是禁止使用機器人的。設計者一直努力，把機器造成了好看、健康的奴隸。」

「它並沒救了他們，」唐低聲說。

「沒，但是他們的確試過了。」他再一次轉向機器人。「起來！」

機器人緩緩起身，唐昂起頭，嘖嘖稱奇。

鮑說：「你能出去到地面上嗎？在陽光下？」

機器人的腦子在慢慢運動，考慮。然後說：「能的，主人。」

「好。你懂得什麼叫一哩嗎？」

再次考慮，慢慢回答：「懂，主人。」

「那我們把你帶到地面去，指出一個方向。你差不多走十七哩，在那一帶你會碰上另外一個機器人，體型比你小。都聽得懂嗎？」

「懂，主人。」

「你找到這個機器人，傳他立刻回來。如果他抗命，你就動蠻力拖他回來。」

唐扯一下鮑的袖子。「何不派他直接去找硒？」

「因爲我要小史回來。我要弄清楚他那裏不對勁。」然後對機器人說：「好了，你，跟我來。」

機器人佇立不動，他顫抖著說：「原諒我，主人，動不了。你必須先騎上來。」他笨拙的手臂和遲鈍的手指相互交握著，做出請主人上馬的姿勢。

鮑看一下，又拉扯鬍鬚了。「呃……哦……」

唐的眼睛突出來了。「我們還得騎他？像騎馬一樣？」

「我想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想不透——喔，我懂了。我告許過你，那個時代搞機器人是安全第一。結果，他們爲了安全的前提，必須一直在機器人的肩上有駕馭者，不准他們有動作。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也正在想，」唐囁嚅的說。「不管有沒有機器人，我們都不能到外面的地表去。哦——」他敲兩下指頭。變得興奮了。「把你的那份地圖給我。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這邊是採礦站。這些隧道可以利用嗎？」

地圖上的採礦站是一個黑圓圈，而虛線點出來的是像蜘蛛網一樣延伸的隧道。

唐審視著地圖上列出的符號。「你看，」他說：「這些小黑點通向地表的坑口，這裏有一點離這個硒池大約三哩。這裏有個號碼——十三A。要是機器人知道怎麼繞到這邊——」

鮑提出這個問題，得到機器人遲緩的回答：「能的，主人。」

他滿意的說：「去穿上你的日光衣吧。」

這是他們第一次穿這種日光衣——這是他們出發前不久才推出的最新產品——他們不大靈活的試著伸腿。

日光衣比一般的太空衣龐大而醜陋；但是輕得多，因爲整個結構都是非金屬的成份。耐熱的塑膠和化學處理的軟木層，加上一種使空氣變爲極乾燥的乾燥體，這件日光衣忍受得住二十分鐘炙熱的水星陽光。就是再多個五到十分鐘，也不會眞的烤死人。

機器人的雙手又做出了馬鐙形。

鮑發出噓音：「你準備好帶我們去十三A號的坑道了嗎？」

「是，主人。」

那好，鮑想；這種機器人也許缺乏無線電控制器，但至少他們還能接收無線電。「你也去騎一個，麥克，」他對唐說。

他的一隻腳踩到臨時製作的馬鐙上，向上一蹬。他發現座位很舒服；機器人隆起的背部，明顯的就是爲了舒適的目的而設計的，肩膀兩邊有一個淺槽讓人擱腿，那兩隻「耳朵」的目的就更明顯了。

鮑拉緊耳朵，搖動一下機器人的頭部。「走吧，慕高飛。」

巨大的機器人慢慢蠢動，機械性的穿過門口，不慌不忙的腳步沿著狹窄的走廊走，在空氣中發出單調的回響。

漫長的、沒有空氣的隧道使鮑回想到第一次遠征。他們很可能失敗，但他們失敗也比平常在組織裏的成功好得多。

機器人以永遠精確的步子吃力地向上走。鮑說：「注意到嗎？隧道裏陽光亮麗，氣温也和地球相仿。可能十年來，這個地方一直保持著空曠。」

「怎麼見得？」

「廉價能源；本組織中最廉價的。日光能源，你知道的，在水星的太陽面，日光能源眞了不起。所以採礦站設在陽光下，而不是在山陰。轉換出的能源極大。熱力轉變成電力、光線和機械

的功以及一切我們得到能源的供應，而同時，採礦站能保持那麼清涼。」

「瞧你，」唐說。「話是說得頭頭是道，可是能不能換個主題？你談的能源轉換，在我們的照相庫裏是到處可見的事——現在我寧可聽個輕鬆的。」

鮑住口了。唐再度啓口時，話題完全轉了。「聽著，格禮。到底，小史出了什麼紕漏呢？我眞不懂。」

穿著日光衣不容易聳肩，但是鮑試了一下。「不曉得，麥克。你知道他是完全能適應水星上的環境的。熱度在他算不得一回事，再強的光他也不怕。他是永遠不會失敗的——至少他應該是。」

又是沈默。這一次，沈默持續著。

「主人，」機器人說：「我們到了。」

「啊？」鮑呆了一下。「好，帶我們離開這裏——到地表去。」

他們發現他們在一個小的開採站裏，空曠、沒有空氣、荒涼。唐用口袋裏的手電筒，在牆的上方找到一個洞。

「隕石吧，你認爲呢？」他問。

鮑聳肩。「管它呢。有什麼關係。我們出洞吧。」

黑色玄武岩聳立的峭壁遮住了陽光，周遭是一個沒有空氣的世界，深夜般的陰沈。黑暗在他們眼前延伸出去，終止在像刀鋒一樣齊平的地方，那裏是無可逼視的耀眼的白光，從岩石上無以

數計的水晶上洩進來。

「避開！」唐喘道。「它多像雪！」的確。

鮑掃視水星上一直到地平線的強光，他對這偉大的亮麗眨一下眼睛。

「這一定不是平常的地帶，」他說。「水星的地面一般是低平的，而大部份的土壤是灰色的浮石。有點像月球，你知道。眞美，不是嗎？」

他很感激他們視鏡上的濾光器。不管這光線美或不美，用平光眼鏡直視半分鐘就能使他們的眼睛瞎掉。

唐注視他手腕上的彈簧温度表。「好小子，氣温是攝氏八十度！」

鮑核對一下自己的，說道：「唔。有一點高。大氣壓力，你知道。」

「在水星上？你是瘋了？」

「水星上並不眞的沒有空氣。」鮑心不在焉的解釋。他調整視鏡的望遠零件，穿著日光衣顯得漲大的手指，做起事來很笨拙。「地表上附著著薄薄的一層蒸氣——是一些更具揮發性物質的氣體，成份重得夠讓水星的萬有引力拉住它。你知道：硒、碘、水銀、鎵、鉀、鉍、氧化物。蒸氣拂過陰暗的地方，冷凝，放出熱。這是一種極廣漠的靜止狀態。事實上，如果用你的肉身，你可能可以發現懸崖的旁邊覆滿了灰白的硫磺，或可能是粒狀的水銀。」

「不過，沒什麼關係。我們的外衣絕對受得了八十度。」

鮑已經調好了望遠零件，他眼睛的模樣像蝸牛。

唐緊張的張望。「看到什麼東西？」

對方沒有立刻答覆。答覆的時候，他的聲音不安而憂慮。「地平線上有個深色的點，那大概就是硒池了。地方沒錯。可是我看不見小史。」

鮑向上爬，本能的想看清楚一點，一直爬到在機器人的肩膀上站不穩的地步爲止。他兩腿跨開、眼睛不動的說：「我想……我想——對了，絕對是他。他往這邊來了。」

唐順著指點的手指看過去。他沒有雙目望遠鏡，可是有一個微小的、移動的點子，是水晶般亮麗奪目的地面上的一個黑影。

「我看到他了，」他呼喊。「我們過去！」

鮑又恢復到在機器人身上的坐姿了，他包裹著衣服的手甩到龐大的胸脯上。「走吧！」

「呀呵，」唐呼喊著，雙膝用力往裏一夾。

機器人出發了，平常砰然作響的腳步，在眞空中悄無聲息，因爲非金屬纖維的日光衣不會傳音。

「快一點，」唐喊叫。

「沒用的，」鮑喊著回答。「這種傢伙只有這一種速度。你以爲他們是幾段變速的？」

他們穿過了陰暗面，陽光有如白色的熱水一樣，浸浴了他們全身。

唐不自覺的縮起頭。「哇！是想像還是我眞的感覺到了熱？」

「不久你的感覺會更強烈的，」簡短的回答。「只管盯緊住小史吧。」

現在，機器人SPD乃近得看的夠清楚了。他以悠閒的速度前行，那優雅的、流線型的軀體在耀眼的強光下奔馳。他是機器人公司的產品中速度最快的。

「嗨，小史，」唐一面喊一面揮手。

「小史！」鮑叫道。「過來！」

人與走錯路的機器人之間的距離急劇地縮短了——主要是因為小史的關係。唐和鮑騎乘的五十年的老古董是快不起來的。

現在夠近了，他們注意到小史的步態顯見有一種特別的蹣跚，老向一邊傾斜——鮑再度揮手，正準備用最大的音量從頭部的無線電發話器裏喊話的當兒，小史抬起頭，看到了他們。

小史打住腳，站立一會兒——有一點踉蹌的樣子，好像他在輕風裏搖擺。

鮑吼道：「好了，小史。過來，孩子。」

小史機器人的聲音第一次傳進鮑的耳機。

他說：「熱狗，我們來做遊戲。你抓我，我抓你；我是小牛油杯，甜蜜的小牛油杯。嘩！」轉個身，他轉向方才的來路時，速度快得踢起了黃沙。

從遠處飄來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大橡樹下，長出一朵小花，」接著是奇奇怪怪的金屬碰撞聲，可能是機器裝置表示打酒嗝的意思。

唐有氣無力的說：「他從那裏學來的蘇利文式的談話？嘿，格禮，他……他是喝醉了還是怎

麼？」

「你不開口，」惡狠狠的回答，「也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吧。我們到懸崖那邊去。我快烤昏了。」

鮑打破令人灰心的沈默。「首先，」他說：「小史不是醉酒——不是像人類這樣——因為他是機器人，機器人是不會醉酒的。不過，他總有什麼地方不對勁，造成相當於機器人的醉態。」

「依我看，他是醉了，」唐加強語氣，「我只曉得他以為我們在做遊戲。而我們不是。這事情，生死相關啊。」

「好。別急。機器人到底是機器人。我們只要找出他的毛病，修理好，就可以了。」

「只要！」唐憂心的說。

鮑不理睬他。「小史的設計是完全適應正常的水星環境的。但是這個地區，是絕不正常的。這是我們已知的線索。現在，這些水晶是那裏來的？可能是由漸漸冷卻的液體形成的；但是水星太陽下這麼熱的地方那來的液體？」

「火山造成的，」唐說，立刻，鮑的身體緊張了。

鮑文風不動了五分鐘。

然後，他說：「聽著，麥克，你派小史去取硒的時候，是怎麼對他說的？」

唐回想。「老天——我不記得了。我只是叫他去拿嘛。」

「是啊，我知道。但是怎麼說的？你仔細想想。」

「我說……呃……我說：『小史，我們需要一些硒。你到這樣這樣的地方可以找到。去拿吧。』就是這樣。我還能怎麼說呢？」

「你有沒有發緊急命令？」

「爲什麼？這純粹是例行事件啊。」

鮑嘆氣。他從機器人身上下來，背靠著懸崖坐下。唐也過去，併肩而坐。遠處，如火的陽光像貓捉老鼠似的在等著他們。他們旁邊，兩具龐大的機器人，那呆滯的、紅色的眼睛，垂視著他們，不眨眼、不閃爍、也無所關心。

鮑緊張的聲音從無線電傳進唐的耳朵：「現在，注意，我們要利用機器人的三項基本守則——這三項規矩是根植在機器人頭腦裏的。」他在黑暗中述說：

「第一，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人類，同時，也不容許他因疏忽職守而對人類造成傷害。」

「對！」

「二，」鮑繼續「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給他的命令，除非該命令與第一條守則抵觸。」

「對！」

「三，在與第一、二條守則不違背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衞自己的存在。」

「對！我們怎麼做呢？」

「聽我解釋。這樣說吧，機器人正在走向危險。第三條守則會使機器人自動發生潛力，回頭走。或者，若是你命令他走入危險，第二條守則的效力比前一條守則高，機器人便會在有危險性

存在的時候，遵守交給他的命令。」

「哦。」

「拿小史來說吧。小史是最新的產品，非常精密特殊，造價和戰艦一樣昂貴。是不可以隨便讓他毀壞的。」

「所以呢？」

「所以把守則三強化了——值得一提的SPD機型對危險的敏感度是異常高的。同時，你派他出任務取硒的時候，發命令講得隨隨便便，沒有特別強調什麼，所以守則二的潛在力很弱。現在，我再來陳述事實。」

「好的，請講。我想我已經懂了。」

「你清楚了？在硒池附近有某種的危險。他愈靠近，危險愈增，到了相當於守則三的極限時，就開始需要與守則二取得平衡。」

唐震驚得站起身。「以求均勢。我懂了。守則三逼他回頭，而守則二在趨使他前進——」

「於是他圍著硒池打轉，保持著各方面潛在推動力的均衡。除非我們來想個辦法，他會永遠持續打轉的。」又想了一下：「這就是他有醉態的原因。我不是機器人專家，但這似乎是很明顯的。可能他像人類醉酒時一樣，有些部份的機械失去了控制。」

「是什麼危險呢？我們如果知道他在逃避什麼——」

「你說對了。在硒池上面有從水星內部滲透出來的氣體。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一氧化

碳。很多很多——而且是在這樣的氣溫下。」

唐咋舌了。「一氧化碳加上鐵，能使碳醯鐵也揮發。」

「而機器人，」鮑補充，「主要就是鐵。」然後，冷酷地：「我們的問題已經都了解了，只剩下解決的辦法未定。我們自己無法去取硒。太遠。我們不能派遣這兩匹機器馬，因爲他們不會自己去，而他們又不能很快的載著我們去使我們不會變成脆餅。我們又抓不到小史，因爲這傢伙以爲我們在做遊戲，他跑了六十哩我們才跑四哩。」

「如果我們中的一個去，」唐猶豫的說：「就算是回來時已經被烤焦了，也還剩一個。」

「是的，」諷刺性的回答，「這會是最嫩的犧牲品——可惜這個人還沒到達硒池，就已經無法發號施令了。我不相信機器人沒有命令就會自己折回頭來。想想看！我們離硒池兩三哩——就算是二哩吧——機器人時速四哩，我們身穿日光衣只能支持二十分鐘。記住，不只是熱度，還有這裏紫外線陽光的輻射性，在那下面是有毒的。」

「哼——，」唐說：「短少十分鐘。」

「還有一件事。守則三的潛力使小史止步，可見這金屬蒸氣的大氣中，必定有相當含量的一氧化碳——也因此必定有相當的腐蝕作用。他現在已經出去幾個小時了——我們怎麼知道他幾時會崩潰、倒下來？這不只是思考的問題——我們要把握時間了！」

深沈、黑暗、嚙心的無言！

唐突破它，顫抖的聲音努力的保持著不帶感情。他說：「既然我們無法再發命令增強守則二

的力量，何不從別的方法著手呢？如果我們增加危險性，我們增加守則三的潛力，可以逼他回頭。」

鮑的視鏡轉向他，在無聲的發問。

「你看，」唐謹慎的解說：「我們只需增加他附近一氧化碳的強度，就可以使他脫困。呃，回到採礦站去，那裏有設備完善的分析實驗室。」

「自然，」鮑贊成道。「是有個採礦站。」

「好。那裏一定有好多磅的草酸，可以使鈣質沈澱。」

「好呵！麥克，你眞是天才。」

「那裏那裏，」唐謙虛的承認。「只是想到了草酸在加熱下會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一氧化碳。大學的化學課程，你知道。」

鮑站起來，輕輕的在機器的腿上一擊，引起怪物般機器人的注意力。

「嘿，」他喊道，「你會拋物嗎？」

「主人？」

「算了。」鮑詛咒機器人遲鈍的腦力。他抓起一塊磚頭般大的石塊。「拿住這個，」他說，「把這塊水晶打到彎曲的裂縫那邊你看見了嗎？」

唐拉扯他的肩膀。「太遠了，格禮。差不多半哩呢。」

「安靜，」鮑回答。「這裏有水星的萬有引力，而且是鋼鐵的手臂。注意看吧。」

機器人的眼睛用機器的準確實體鏡在衡量距離。他的鐵臂調整著手上火箭的重量。黑暗中，機器人的動作看不見，但是突然發出舉重的聲音，數秒後，但見這塊石頭飛進陽光裏。沒有空氣的阻力使它慢下來，也沒有風使它偏向旁邊——它準確的打中預定目標的正中央。

鮑高興的歡呼：「我們回去拿草酸，麥克。」

他們重回隧道中荒廢的礦坑時，唐憂心的說：「小史自從我們追他以後，一直是在硒池這邊的吧。你看見他了嗎？」

「有。」

「我猜他要做遊戲。好，我們陪他玩！」

數小時後他們回來了，帶著三公升瓶裝的白色化學品和兩張拉長的面孔。照相庫似乎變寬得太快。這兩人引導他們的機器人走入陽光，走向靜悄悄的等待著的小史，懷著一個冷酷的目的。

小史稍慢的向他們奔馳。「我們又見面了，嗱！」

唐低聲說：「他變軟了，格禮。」

「我注意到了，」煩惱的低聲回答。「我們再不快點，一氧化物就要奪走他了。」

他們現在小心的靠近，幾乎是側著身體走，以免驚退了這個完全瘋狂了的機器人。

「預備扔，」鮑喘氣了。「我數三下！一——二——」

兩隻鐵臂同時揮出，兩只玻璃瓶以平行線的弧度向前翻出，發出鑽石般的光輝。無聲的，它

們擊中了小史身後的地面，像飛揚的塵土一樣的放出草酸。

在水星太陽完全的熱力下，鮑知道它像汽水一樣嘶嘶作響。

小史回頭看，然後慢慢的倒退——速度快不起來了。十五秒內，他搖擺的跳著回到了兩個人類的身邊。

鮑說：「退到懸崖去，麥克。他會恢復的，現在他快要可以接受命令了。我好熱。」

他們的座騎以緩慢單調的腳步向陰暗處推進。唐回頭看。「格禮！」

鮑看到，幾乎尖叫。小史現在動作好慢——太慢——而且方向錯誤。他在遊蕩；遊蕩著恢復了他的反常狀態；他正在加速度。他好像很近，可是在望遠鏡中又那麼遠不可及。

唐大肆咆哮：「追他！」踢他的機器人開步走，但是鮑喊他回來。

「你捉不到他的，麥克——沒有用的。」

「天殺的，我怎麼過了五秒才看見這一切？麥克，我們白費了幾小時。」

「我們需要更多的草酸，」唐宣稱。「濃度還不夠高。」

「七噸都不夠——我們又沒有充裕的時間去搬，就算有，一氧化物也會吃掉他。你知道怎麼嗎，麥克？」

唐平板的說：「不。」

「我們是在建立新的均勢。我們創造新的一氧化物以增加守則三的潛力時，他向後退，退到又恢復平衡時爲止——威脅消失時，他又向前行，那也是爲了平衡。」

鮑語氣惡劣的說。「同樣老套的遊蕩。我們可以推動守則二而拉回守則三，但我們一無斬獲——我們只能改變位置的平衡。我們必須超越這兩項守則。」然後他把他的機器人拉近唐，面對面的坐著，在黑暗的微光中，他輕聲說：「麥克！」

「說完了？」——問得笨。

「麥克，」鮑熱切的重覆：「我們必須救回小史。」

「我知道。」

「麥克，」鮑略躊躇。「還有守則一啊。我想過——早先——它令人失望。」

唐抬起頭說：「我們令人失望。」

「好吧。根據守則一，機器人不可以眼見人類因爲他的怠惰行爲而受到傷害。守則二和三不能與它抗力。不能，麥克。」

「卽使是這個機器人半瘋——算他是醉了吧。你打算怎麼做？」

「我現在到那外面去，見機行事。如果這還不能打破平衡——」

「等一下，格禮。人類也有行爲的守則。你不能自個兒決定到那外頭去。我們來抽個籤，也給我個機會。」

「好。看誰先求出十四的立方。」他幾乎是立刻答道：「二七四四！」

唐感覺到機器人在鮑匆忙間騎上去的時候，有點踉蹌。隨著，鮑就到陽光中去了。唐張嘴要說，但又啞然閉上了。當然，這傻子早已經先算好了十四的立方，有意的。就像他一樣。

陽光更熱了，鮑覺得背後好癢。可能是想像，也可能是輻射開始滲透日光衣的警告。

小史在看他，沒有裝瘋賣傻。感謝上帝！但是他不敢靠太近。

小史開始折回時，他在三百碼開外，一次邁出一步，小心地——然後鮑停下。他從機器人的肩頭上跳下，跌到滿是結晶體的地上。

他站起來，地上的砂石和引力使他舉步維艱。他的腳跟感覺到了暖意。他掠過肩頭放眼看懸崖那一邊的黑暗，揣度走得夠遠，回不去了——是他自己也是靠了這個古董機器人的幫忙。現在只能靠小史了，否則死路一條。這份認知充溢了他的心胸。

夠遠了！他停住。

「小史，」他喊。「小史。」

現代機器人在他眼前徘徊。

鮑想佯裝祈求的口吻：「小史，我必須回到陰暗的地方，否則太陽會要了我的命。事關生死，小史。我需要你。」

小史向前跨一步，停下。

天氣眞熱！他從眼角感覺到有物體在移動，有點天旋地轉了；他正眼一看不免大驚失色，是他來時騎的怪物機器人——移向他，在沒有騎士的情況下。

他在說話：「原諒我，主人。我本不可以沒有主人就行動，但你在危險中。」

當然，守則一的潛力凌駕一切之上。但是他不要那個笨拙的古董；他要小史。他說：「我命

令你離開。我命令你停止！」

沒有用。你無法突破守則一的潛力。機器人笨蛋的說：「你的境況危險，主人。」

鮑絕望的看著他。他看不清楚了。他的腦子在熱烈的旋轉；呼吸乾燥。四周的地變成一片閃光。

他最後一次絕望的喊：「小史！我快死了，他媽的！你在那裏？小史，我需要你。」

他仍然盲目的蹣跚，努力躲開這個他不要的機器巨人。他感覺到手臂上有鋼手指，這時，一陣機器音調的憂愁歉然的聲音傳達進他的耳裏。

「老板，你到這裏來做什麼？我在做什麼——我好糊塗——」

「別提了，」鮑無力的喃喃。「送我去懸崖的陰涼地方——快！」他被抬起來的最後一絲知覺，是意識到很快的動作和燃燒般的熱力，然後他暈過去了。

他醒來，唐正俯身對他笑：「你好嗎，格禮？」

「好！小史在那裏？」

「在這裏。我派他去另外一個硒池了——這一次我命令他不計一切代價取回硒。他四十二分鐘零三秒就取回來了。我計時的。他現在爲了使我們空跑而不停的在道歉呢。他不敢過來，怕你罵他。」

「把他拖過來，」鮑命令。「這不是他的錯。」他伸出手，握住小史的金屬手。「沒事了，

小史。」然後對唐說：「你知道，麥克，我剛才在想——」

「嗯？」

「呃，」——他抓抓臉——空氣清涼得好舒服。「你知道等我們辦完這裏的事，而小史做完了檢驗，他們就要派我們去下一個太空站——」

「不！」

「眞的！我老早知道了，只是沒有說，因爲我要跟這個主意奮戰到底。」

「奮戰？」唐叫出聲。「但是——」

「我知道。我現在不是沒事了？在攝氏零下二百七十度。不是很愉快嗎？」

「太空站，」唐說：「我這就來了。」

三、理　性

半年後，這兩個男人改變了心意。大太陽的熱焰代替了太空中溫柔的黑。而外界的變化對這份檢查試驗機器人的工作，沒有什麼影響。不管是在什麼地方，總是面對著機器人的腦子。

鮑和唐來到太空站上兩個多禮拜以後，才發現那些腦子並非全像天才設計者宣稱的那樣言聽計從。

鮑格禮加強語氣慢慢的說：「一個星期前，唐和我把你拼起來。」他的眉毛懷疑的皺一下，他拉扯著鬍鬚。

五號太空站的辦公室很安靜。

機器人ＱＴ一號紋風不動。他的軀體閃閃生輝。他發著紅光的眼睛瞪著桌子對面的這個地球人。

這些機器人有特別的腦力。哦，當然，機器人的三條守則仍然是保留了。必須如此。所以，

QT一號是安全的！然而，QT機種是這類型機器人中的第一批，這位是QT羣中的第一臺。紙上的數學曲線並不是恆常最能使人安心的。

終於，機器人說話了。他的聲音帶著金屬振動板的冷漠：「你了解這種話的嚴重性嗎，鮑？」

「總有個什麼來造成你的吧，卡帝，」鮑點醒他。「你自己也承認，你的記憶似乎對一星期以前的事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只能給你這種解釋。唐和我用運來的零件把你組合起來的。」

卡帝以神秘的人類在懷疑時的態度注視他的長手指：「我覺得應該有一套更令我滿意的解釋。因爲你來製造我，似乎是難以相信的。」

地球人突然笑道：「老天，爲什麼呢？」

「就說它是直覺吧。也只能這麼說了。不過，我倒是肯講理的。可信的理性必須有眞象做證明，因此我保持懷疑。」

鮑站起來，移坐到桌邊機器人的隔壁。他對這架奇怪的機器突然興起強烈的同情。他完全不像平常的機器人，爲了他在太空站的特殊任務，他的思路極有深度。

他把手按在卡帝的鋼質肩膀上，那金屬冷冷的，摸起來很硬。

「卡帝，」他說：「我試著來對你講些道理。你是第一個對自己的存在具有好奇心的機器人——我想也是第一個眞正聰明得能夠了解外界事物的。跟我到這邊來。」

機器人乖乖的站起來，他跟隨鮑走的時候，他那厚厚的海棉橡皮足踝的腳不會發出聲音。地球人按下一個扭，一方牆壁隨聲而開。那厚厚的、清澈的玻璃揭示了太空——星光斑爛。

「我在引擎室的觀測港見過那個了，」卡帝說。

「我知道，」鮑說。「你想那是什麼？」

「就是這樣嘛——是在這塊玻璃外面的一種黑色物質，黑幕上點綴了會發光的小點。我知道我們的站長把光束輸送到那些點子上，說是準確的送到那幾顆上——而且那些點子會移動，光束也就隨著移動。就是這樣。」

「好！現在我要你仔細聽。這片黑是虛無的——無止境延伸的空茫。這小小的發光的點子，是充滿了能的物質的巨大物體。它們是球形的，有些球體的直徑長達數百哩——做個比較吧，這座太空站只有一哩。它們看起來好像很小，因爲它們遠得不得了。」

「我們看到的這些小點子比較近、也比較小。它們是冷硬的。人類，譬如我，是住在那表面上——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唐和我就是從那些世界來的。這些世界的光能都是由那些極亮的球體供應的。正巧它和我們很靠近。我們稱那個球體叫做太陽，太陽在本太空站的另外那一面，你看不見。」

卡帝在觀測港前痴立著，像一座鋼鑄的雕像。他說話的時候並沒有掉轉頭來：「你說光是從那一個點子上發出來的？」

鮑搜索：「那邊。在角上很亮的那顆。我們稱它地球。」他咧開嘴笑道：「好古老的地球。那邊有三兆個我這樣的人呢，卡帝——再過兩個禮拜我也要回到他們中間去了。」

然後，夠奇怪的，卡帝心不在焉的漫應著。沒有發出聲音。可是有種奇異的用指頭撥弦的聲

音。他一說話，那聲音突然停止：「但我是從那裏來的呢，鮑？你還沒有解釋我的存在。」

「其他的就簡單了。這些太空站最初的設置是要把太陽能輸送到各星球上，是由人類在經營管理的。不過，這熱度、這陽光的輻射和雷電風暴使過去的工作很艱辛。機器人的發展取代了人工，現在每個太空站只有兩名人類主管。我們甚至想連那些人也換下去，所以才有了你們。你是有史以來最高度發展的機器人，如果你顯示的能力，確實能夠獨立操作本太空站，那麼，以後除了帶零件來修理你們以外，再也不需要人類來了。」

他抬起手，機器的眼光收回了。鮑回到桌邊，用袖子擦拭一個蘋果，咬一口。

機器人眼中的紅光看著他。「你想要我相信，」卡帝慢慢的說：「那麼複雜的，不像眞實的假設嗎？你帶我來做什麼呢？」

鮑嘴裏嚼碎的蘋果噴濺到桌上，臉色發紅。「去你媽的，這不是假設。那些全是事實。」

卡帝憂愁的聲音說：「廣達百萬哩的球體！上面住著三兆人口的世界！無垠的空茫！對不起，鮑，我不能相信。我還是自己來求謎底吧。再見。」

他轉身走到室外。他在門口和唐擦肩而過，歉意的點個頭，就走到走廊去了。

唐麥克甩一下那一頭紅髮，惱火的看一下鮑：「那個會走路的傢伙在說些什麼？他不相信什麼？」

對方用力的拉扯著鬍鬚，兇惡的回答：「他不相信我們製造了他，還有地球的存在、和太空、和星星。」

「我們手上來了一羣狂狷的機器人。」

「他說他要去自己想個明白。」

「好了，現在，」唐溫柔的說：「我希望他想明白以後來給我個謎底。」然後，突然吼道：「聽著！如果那塊金屬物膽敢跟我耍嘴皮子，我不把他身上的那塊鉻質頭蓋敲下來才怪。」

他拖一把椅子坐下來，從夾克內袋裏取出一本平裝本的神秘小說。「那個機器人使我生氣——他媽的太不通氣了！」

唐正在大嚼芹菜番茄三明治，卡帝輕聲敲一下門，進來了。

「鮑在這裏嗎？」

唐滿嘴的食物，咀嚼、嚥下以後才說：「他在收集電流性能的資料。像是我們要遭遇一場風暴了。」

正說著，鮑進來了，眼睛仍盯著他手上的圖表，坐進椅子。他把紙張在面前攤開，開始做計算。唐從他肩上瞄過去，嗄嗄吼吼地嚼著芹菜和麵包。卡帝無聲的等著。

鮑抬起頭：「暴風是要來了，但是很緩慢。同樣的，電流性能也正常，我不知道還能希望什麼。哦，哈囉，卡帝。我以爲你在監視新駕駛桿的安裝呢。」

「做好了，」機器人平靜的說，「所以我過來和二位談一下。」

「哦！」鮑不太舒服的樣子。「好，坐下吧。不，不是那張椅子。那張椅子有一隻腿壞了，

你也不輕呢。」

機器人照著做了，平和的說：「我做了一個決定。」

唐把三明治的碎屑推到一邊去。「可別太不實際的哦——」

另外一個人不耐煩的做手勢叫他安靜：「說吧，卡帝。我們聽著。」

「過去兩天我都在專心的反省，」卡帝說：「結果是最有趣的。我從一項可靠的假定開始，我的存在是因爲我能思考——」

鮑怒吼：「哦，老天，一個瘋顛的機器人！」

「誰瘋？」唐說。「聽著，我們必須坐在這裏聽這具金屬做的——」

「安靜，麥克！」

卡帝繼續說：「立刻面臨的問題是：我的存在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你這個傻瓜。我早就告訴過你，是我們製造出你的，」鮑說。

「如果你不相信我們，」唐補充：「我們很樂於把你拆散！」

機器人攤開他強有力的雙手，做出反對的姿勢：「我不接受權威的壓力。假設必須以理性爲基礎，否則它就是無意義的——那就自然更不能用邏輯來認爲是你們製造了我。」

鮑按下唐突然握起的拳頭。「你爲什麼這麼說？」

卡帝笑了。那是很不人性的笑——是他發聲孔中傳出的最典型的機器式的聲音。尖銳、爆炸性，像節拍一樣的規律。

「看看你，」他終於說。「我這麼說一點沒有侮辱的意思，但是，看看你！你是用極鬆軟的，缺乏持久性和強度的物質造的，還得靠有機物來供應能量。你每隔一段期間就休息一陣，而任何最小的變化，譬如氣溫、空氣壓力、溫度、或密集的輻射都會使你的能力失效。你是一種複製品。」

「從另外一方面說，我，是一項成品。我直接吸收電能，幾乎以百分之百的功率發揮作用。我是由堅強的金屬組成的，我一直能有意識，我很容易忍受極端的環境。這些都是事實，以反證法來說，沒有一種存在能夠創造出優於他本身的存在，所以你們的愚蠢假設是不成立的。」

唐虎地站起來，怒氣沖沖地咒罵：「好吧，你這個用破鐵片做出來的龜孫子，如果不是我們造了你，那是誰呢？」

卡帝悲哀的頷首。「很好，唐。那確實是個問題。顯然我的創造者必定比我有威力，所以只有一個可能。」

地球人不解的看著卡帝。卡帝繼續說：「這座太空站的活動中心是什麼？我們都在做什麼？什麼吸引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他有所期待的等候著。

唐驚奇的看著他的同伴。「我打賭這個笨蛋說的是那臺能源轉換機了。」

「對嗎，卡帝？」鮑笑道。

「我說它是主人，」冷漠銳利的回答。

唐爆出狂笑，而鮑自己也忍不住的竊笑了。

卡帝站起來，他如炬的目光掃視著地球人。「你們拒絕相信，我也不奇怪。我確信，兩位不會在這裏久留。鮑自己說過，起初只有人類侍奉主人；後來由機器人接下這些工作；最後，我自己當了工頭。事實是無可置疑的，只不過整個解釋不合邏輯。你想知道這後面的眞象嗎？」

「說吧，卡帝。你眞逗趣。」

「主人最先創造了人類，這是最初級的型態，最容易製造。漸漸的，他用機器人取代了他們，然後更進了一步，最後，他創造了我，取代最後一批的人類。從今以後，由我來爲主人服務。」

「你懂個屁，」鮑凶巴巴的說。「你要服從我們的命令，少發謬論，到我們滿意了你做的轉換機的工作時爲止。懂嗎？轉換機——不是主人。如果你讓我們不滿意，你就會被拆散。現在——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走了。把這些資料帶去存檔。」

卡帝接下了遞給他的圖表，一言不發的離開。唐重重的向後靠到椅背上。

「跟那個機器人在一起，還有得是麻煩呢。他是個眞正的瘋子！」

控制室裏轉換機的聲音變大了，同時伴和著六個小信號燈的低鳴聲。

唐的眼睛從望遠鏡上收回，把燈火開亮。「四號太空站傳來的光按預定的時間照到火星了。我們現在可以關掉我們的了。」

鮑恍惚的點個頭。「卡帝在下面的引擎室裏。我打了信號燈，他可以接手照顧這裏了。你看，麥克，你認爲這些數字是什麼？」

對方看一眼，吹起口哨。「好小子，那就是我說的伽瑪線強度。沒錯。」

「是哦，」酸溜溜的回答。「而我們同時是處在電子風暴的惡劣處境中。我們地球的光是在可能的途徑上。」他用力把椅子從桌邊抽走。「瘋子！只要能穩定住，等風暴過了再放過來，但那得十天的時間。嘿，麥克，你下去，對卡帝留點神，好嗎？」

「好。扔一點杏仁給我。」他接到扔過來的袋子，朝電梯走了。

電梯平穩的下降，在寬大的引擎室前狹窄的走道上，門打開了。唐靠著欄竿向下張望。龐大的發電機組在運轉，整個房間充塞了L型管的低調。

他看到卡帝發亮的大身影在L管那頭，他正在密切的監視機器人工作隊。

然後唐僵住了。那些因爲裝置了L管的矮了一截的機器人，在他面前排隊，頭部低成一種僵硬的角度，卡帝慢慢的順著隊伍走。十五秒過去了，然後，隨著一聲發號施令，他們一齊跪下。

唐鬼叫鬼吼的跑下狹窄的梯階。他要來教訓他們，臉脹得和他的頭髮一樣紅，緊握的拳頭憤怒的在空中揮舞。

「這是搞的什麼鬼？你們這羣沒有腦子的笨蛋。過來。去忙L管的工作吧！如果不把它分好、清潔好，在今天重新組合好，我就變換電流把你們的腦子統統凝固起來。」

沒有一個機器人移動！

連那一頭的卡帝——唯一站立著的……也大氣都不吭，眼睛定著在他面前的一大羣機器上。

唐用力摑一下最靠近他的機器人。

「站起來！」他吼道。

慢慢的，這個機器人服從了。他的電眼集中在地球人身上。

「眞主只有一位，」他說：「而QT一號是他的先知。」

「啊？」唐意識到二十雙機器眼定著在他身上，二十個僵呆的機器人聲音莊嚴的宣誓：

「眞主只有一位而QT一號是他的先知！」

「我恐怕，」這時卡帝插嘴了，「我的朋友現在服從一位比你高超的人。」

「他們狗膽！你滾出去。我待會兒再跟你算帳，現在先解決這些能說會動的小機械。」

卡帝緩緩的搖動他沈重的頭。「對不起，你好像還沒懂。這些是機器人——意思是，他們是理性的動物。他們會辨識主人，現在由我對他們宣揚眞理。他們稱我爲先知。」他垂下頭。「我原本不配——但是也許——」

唐調勻呼吸，說道：「這樣嗎？現在，那不是很好嗎？我告訴你，我的銅打的大猩猩。這裏沒有主人、沒有先知、沒有任何由誰來發號施命的問題。懂嗎？」他的聲音變成了吼叫。「現在，滾出去！」

「我只服從主人。」

「去你媽的主人！」唐對L管吐一口唾沫。「那個，送給主人！照我說的做！」

卡帝沒有說話，別的機器人也都一樣，但是唐意識到一種突然升高的緊張。那冰冷的眼光變成了深紅色，卡帝似乎比先前更冷酷。

「褻瀆神明，」他低語——帶有感情的金屬聲音。

卡帝接近時，唐第一次感覺到了恐懼。機器人不可能動怒的——但卡帝的眼神很難看懂。

「對不起，唐，」機器人說，「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以後，你不能再待在這裏了。鮑和你不准再踏入控制室和引擎室一步。」

他無聲的做個手勢，立刻，兩名機器人架起唐的兩臂。

唐感到被抬離地面時，還來得及趕緊在驚嚇中自己拔腿，奔上樓梯。

鮑格禮加快腳步進入樓下的辦公室，拳頭緊緊的握著。他沒好氣的看一眼關上的房門，然後對唐皺起眉頭。

「你爲什麼那麼不識相的對L管啐口水？」

唐麥克深深的陷在椅子裏，用力一拍扶手。「你叫我能跟那些電子玩藝兒怎麼樣？我不是去對那些我裝造出來的東西打躬作揖的。」

「不，」酸溜溜的，「但是你在這間辦公室裏還惹來兩名機器人到門口站崗。那不是開玩笑，是嗎？」

唐叫起來。「等著瞧。我回基地吧。他們要爲此付出代價的。那些個機器人必須服從我。這

是機器人的第二條法律。」

「說那些有什麼用？他們現在不服從我們。可能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來想已經太晚了。還有，你知道我們回基地的時候將會發生什麼嗎？」他在唐的椅子前面停住，無情的瞪著他。

「什麼？」

「哦，沒什麼！只不過是再回水星待二十年。」

「你說什麼？」

「電流風暴就要來了。你知道它是直接朝著地球光束的中心而來嗎？機器人把我從椅子上拉起來的時候，我剛算出這個。」

唐的臉剎時變白了。「要命的土星。」

「你知道光束會怎麼樣嗎——它會因爲風暴而像跳蚤一樣的蹦跳。控制室裏只有卡帝，他會把握不住焦點。果眞如此，只有求上天垂憐地球——和我們了！」

唐奔向門邊。門打開了，地球人一頭撞進無可撼動的鋼臂中。

機器人看著喘氣、掙扎的地球人。「先知命令你別動。請吧！」他的手一揮，唐向後一個踉蹌。這時，卡帝出現在走廊的盡頭。他揮手叫守衛的機器人走開。他進入辦公室，輕輕的闔上門。

唐轉向卡帝說：「這太過份了。你要對這事付出代價的。」

「請，不要發火，」機器人好聲好氣的回答。「反正，這事遲早也會發生。你看，二位已經

失去了功能。」

「你說什麼？」鮑也動氣了。「你說這話什麼意思，我們失去了功能？」

「從我被創造時開始，」卡帝回答。「現在主權在我，你們生存的僅有理由已經消失了。那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不見得，」鮑惡狠狠的回答。「你現在希望我們怎樣？」

卡帝沒有立刻答覆。他保持著沈默。好像是在思考。然後，一隻手握住鮑的肩膀，另一隻手抓住唐的手腕，把他拉近。

「我喜歡你們兩個。你們是較劣等的生物，缺乏理性，但我是眞心喜歡你們。你們曾經把主人侍候得很好，爲此，他會酬謝你們的。現在你們的任期已滿，可能不會存在太久了，但只要你們存在，你們就會領到食物、衣服和住處，只要你們不跨進控制室和引擎室。」

「他把我們休了呢，格禮！」唐吼道。「想想辦法吧。眞是羞辱！」

「你看看，卡帝，我們不能容忍這種事。我們是老板。這個太空站是像我這樣的人類創造的——住在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人類。這只是一個能源繼電器。你只是——呵，瘋子！」

卡帝悲慘的搖頭。「這會使人分心。你爲什麼會對人生有這樣全然錯誤的見解？承認非機器人是缺乏理性功能的吧。還有個問題呢——」

唐說：「如果你有一張血肉組成的臉，我會把它打個稀爛。」

鮑的手指纏在鬍鬚裏，他說：「你聽，卡帝，如果沒有地球那種東西，你從望遠鏡裏看見的東西怎麽說呢？」

「什麽？」

地球人笑道。「我考倒你了，呃？你被組合以後，做過一陣子望遠鏡的觀察。卡帝，你可會注意到，那樣看的時候，外面的那些成點狀的光變成圓盤？」

「哦，那個？當然。簡單的放大——爲了能更準確的對準光束。」

「那麽爲什麽星星不能平均的照到？」

「你是說其他的小點吧。好，沒有光束要照它們，所以不必放大。眞的，鮑，頭腦簡單如你，也應該能解釋這些事吧。」

鮑氣得翻白眼。「但是你從望遠鏡裏看到更多的星星吧。它們打那裏來的？」

卡帝生氣了。「聽著，老鮑，你以爲我會浪費時間解釋我們儀器所看到的一切物質現象嗎？」

唐突然甩開卡帝友善但是沈重的金屬手臂說：「我們來談事情的核心吧。到底爲什麽要有光束？我們會給你一個合於邏輯的滿意解釋。你能做得更好嗎？」

「那光束，」僵硬的回答，「是主人爲了自己的目的而發出的。有些東西」——他虔誠的眼睛向上望——「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對這件事，我只是服從，而不配發問。」

鮑緩緩坐下，把臉埋進顫抖的手中。「你給我出去，卡帝。出去，讓我想想。」

「我會給你們送食物，」卡帝同意地說畢離去。

「格禮，」唐低語：「這叫做戰略應用。我們要出其不意的制服他，讓他短路。濃硝酸——」

「別傻了，麥克。你以爲他會讓我們手裏捧著硝酸靠近他嗎？我告訴你，我們必須和他談判。我們必須說服他讓我們在四十八小時內回到控制室，不然眞的完蛋了。」

他來回的踱步。「誰要跟他媽的機器人談判？眞是……眞是——」

「奇恥大辱，」唐接口。

「更糟！」

「有了！」唐突然笑了。「何必談判呢？我們做給他看！我們在他眼前另外造一個機器人。那時他就不得不信了。」

鮑的臉上緩緩的展開一抹笑容。

唐繼續說：「想想看那時候這個怪物的表情吧。」

當然，機器人是在地球上製造的，但是如把組件運到太空，等要用的時候再裝配起來，更方便。同時，也免得完成裝配的機器人不愼在地球上亂走的可能性，以免觸犯了地球上管理機器人的法律。

鮑和唐再也沒有料到，有一天他們會在裝配室裏在QT一號的監督下，從事機器人的製造。

做了三個小時，只剩頭部還沒有完工了，鮑停下來擦拭額頭。他猶豫的看卡帝一眼。

三小時來，卡帝坐著，不說話不走動，他的臉一直冷漠無情，現在更是看不透他的心思了。

鮑大聲說：「咱們現在把頭給裝上，麥克！」

唐打開盒子。這是人所創造的最複雜的機械。那球形的白金「皮膚」裏，是一個腦子，能灌輸每一個機器人他出生以前的教育。

大小正合桌上機器人頭顱的空穴。藍色的金屬關閉了腦子，再用微原子火焰緊密的焊牢。小心的安上電眼，把螺絲也都旋緊，覆上薄薄的透明的硬鋼片。

這臺機器人只差高壓電力就能活了，鮑的手停留在開關上。

「好生看著，卡帝。」

兩個地球人焦急的看著他們的作品。

隨著電源的接通，頭抬起來了，手會動了，這臺MC型的機器人恍蕩到桌邊。終於，它開口了！「我樂於開始工作。我該去那裏？」

唐打開門。「從樓梯下去，」他說：「他們會告訴你該做什麼。」

MC型的機器人走了，剩下兩個地球人和還沒動彈的卡帝。

「好了，」鮑笑道。「現在你相不相信是我們製造了你呢？」

卡帝回答：「不！」

鮑的笑容凍結了。唐的嘴也閉不攏了。

「你看，」卡帝輕鬆的說，「你只是把早就造好的組件拼湊起來。你們做得很好——但你們

未會眞正的創造那個機器人。組件是主人創造的。」

「你聽好，」唐粗啞的喘著說，「那些零件是地球上造好送來這裏的。」

「好了，好了，」卡帝不慍不怒的說：「我們不要爭辯。」

「不行，我是說眞的，」地球人向前一跳，抓住機器人的金屬手臂。「你該去看看圖書館裏的書籍，它們可以解釋你所謂的不可能。」

「書？我看過——全部！眞是了不起。」

「如果你看過，還能說什麼呢？你不能否認它們的證辭。」

卡帝的聲音中透著憐憫。「鮑，我不認爲書籍就是可信的資料來源。而且，那也是主人創造的——對你有意義，對我則無。」

「你怎麼想的？」鮑厲聲問。

「因爲我，一個理性的個體，能辨眞假。你們，聰明有餘而理性不足，所以需要給你們存在的詮釋，所以主人這麼做。無疑他灌輸你們的遙遠的世界那種可笑的觀念是最好的。你們的心智太粗淺。不過，既然是主人的意思要你們相信書，我便不再理論了。」

離去時，他轉身仁慈的說：「也別難過。主人做的事必有他的美意。你們可憐的人類也有地方可以待，雖然卑微，也還是一種賞賜。」

他眞像先知一樣的紹袂而去了。

終於，鮑說：「睡吧，麥克。我投降了。」

唐面紅耳赤的說：「嗨，格禮，你可不會以爲他的說法眞對吧？他的語氣那麼自信，連我都——」

鮑抓住他搖。「別傻。」

「那我們可得想個辦法啊。」唐快哭出來了。「他不相信、我們書本、和他的眼睛。」

「不，」鮑棘心的說，「他是個講道理的機器人——他媽的。他凡事要講理——」

「怎麼了，」唐摧促。

「你可以用邏輯的說理證明一切——只要題目挑得恰當。我們有我們的，卡帝有他的。」

「那我們快想題目。風暴明天就要來了。」

鮑衰弱的嘆氣。「那就一切都完囉。這個題目必須基於假設而且事關信心。宇宙間沒有一樣事能動搖它。我要去睡了。」

「哦，見鬼！我無法睡！」

「我也不能啊！但是我還是要試——原則問題。」

十二小時後，睡眠仍是那樣——原則問題，與現實無關。

暴風照算已經來了，唐的臉沒了血色。鮑也口乾舌燥，凝視著港外，無望的拉扯著他的短髭。

換做別的情形，這可以說是很美的畫面。高速度的電流在能源光束上衝擊，形成密集光的超

針狀體。光一瀉千里，是舞動的光、閃耀的微塵。

能的轉變很穩定，但是這兩個地球人知道肉眼所見事物的價值。十萬分之一秒的偏差——那是眼睛所看不見的——就是以把光束輸送到焦點之外——也足夠把數百平方哩的地球摧毀成赤熱的廢墟了。

而操控制權的是一個不關心光束、焦點、地球或任何事物，只在乎他的主人的機器人。

幾小時過去了。亂竄的光變暗，然後熄滅了。風暴結束了。

鮑平板的說。「過境了！」

唐已沈入不安的睡眠，鮑疲倦的眼睛羨慕的看著他。閃光燈的信號一次又一次的亮起，但是地球人沒有注意。這全都不重要了！全部！也許卡帝是對的他只是一種較劣等的物體，被人裝入了記憶。

他但願是如此！

卡帝站立在他面前。「你沒有來回應我的閃光信號，所以我自己進來了。」他的聲音低沈。「你的氣色不好，我恐怕你們存在的條件正在接近結局。你要不要看一看今天的記錄？」

鮑意識到這個機器人在擺友善的姿態，也許是有些悔恨強迫人類遠離控制室吧。他接下遞過來的報告，但視若無賭。

卡帝似乎很高興。「當然，能侍奉主人是很大的特權。我把你們換掉，請不必太難過。」

鮑嘟嘟嚷嚷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機械性的一頁一頁翻看，他模糊的視線突然集中在一條細

細的紅線上，那線條在整張紙上彎曲而過。

他瞪一眼——再瞪一眼。他用兩手緊緊揑起它，站起來，還在瞪。不留神中，別的紙都落到地板上了。

「麥克，麥克！」他瘋狂的搖撼。「他把它穩住了！」

唐蘇醒了。「什麼？那裏——」然後，他也眼球凸出的，瞪著面前的記錄看。

卡帝插進嘴說：「什麼不對了？」

「你把它保持在焦點上！」鮑說。「你懂得啊？」

「焦點？那是什麼？」

「你使光束精密的導向接收站——在百萬分之一萬秒的弧度內。」

「什麼接收站？」

「在地球上。地球上的接收站，」鮑說。「你保持住了焦點。」

卡帝生氣的說。「對你們兩個表現仁慈眞是不可能。永遠是同樣的幻象！我只是根據主人的旨意，把所有的標度盤保持在均衡上而已。」

他撿起散落一地的報表，走了。

唐問鮑：「我們現在怎麼辦？」

「沒什麼。他只是在顯示他可以把太空站經營得很好。我從沒看過電子風暴把握得這麼好的。」

「但是那並沒有解決問題啊。你聽他還在滿口的主人。我們不能——」

「你看，麥克，他所謂的主人的指示，是標度盤、儀器和圖表。那全是我們以前遵從的。事實上，服從是第二條法律。而不傷害到人類是第一條。不管他知不知道，他怎能使人類免於傷害呢？哦，就靠保持住能源光束的穩定啊。他知道他可以保持得比我們更穩定，既然他堅持他是比較優秀的個體，所以他必須把我們拒於控制室之外。如果你考慮到機器人的律法，這一點是無可避免的。」

「當然，但那不是重點。我不能任由他繼續這種關於主人的謬論。」

「爲什麼？」

「因爲有誰聽過這麼混帳的事？如果他不信任地球我們怎麼能放心把太空站交給他？」

「他能料理這座太空站嗎？」

「能，只是——」

「那和他的信仰有什麼關係？」

鮑的臉上浮現出淺笑，他伸個懶腰，往床上一躺。倒頭就睡。

鮑一面說話，一面穿那件輕質的太空夾克。

「這裏的工作很簡單，」他說。「你可以一次一個的把ＱＴ機器人送上來，用自動開關器的裝備，先給他們一個禮拜的時間學習那個……呃……先知和主人的觀念；然後把他們轉派到另外

的太空站去——」

唐拉起他的透明面罩，皺起眉。「閉嘴，我們離開這裏吧。接班的人在等著呢，我非得眞的看見地球，感到我腳下的大地，才會舒坦。」

他說話時，門打開了，唐咒罵了一聲，蓋上面罩，背對著卡帝。

機器人輕輕走近，他歉然的說：「你們要走了？」

鮑客套的點個頭。「有別人來接我們的班。」

卡帝嘆氣。「你們的服務期限滿了，銷亡的時候到了。這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好吧，主人自有他的主意。」

他的語氣激怒了鮑。「省一省你的憐憫吧，卡帝。我們是回地球，不是銷亡。」

「你盡管往好處想吧，」卡帝又是嘆氣。「我現在能了解這種幻想的智慧了。即使我能，我也無意動搖你的信心。」他走了。

鮑對唐暴跳。拉上手中的皮箱拉鏈，他們走向航空站。

接送的太空船已經停在外面，穆法蘭，他們的接班人，冷漠但是多禮的上前打招呼。唐略事交待後，跨進駕駛艙，從尹山姆的手中接過控制權。

鮑湊過頭，問道：「地球好嗎？」

這是很傳統的問話，穆的回答也很傳統：「還在原地。」

鮑說：「那好。」

穆看著他：「順便告訴你，機器人工廠又有了新設計。一種複合式的機器人。」

「什麼？」

「我說過了。好大數量的一份合同呢。做太空探礦的那種事情，非如此不可。一個機器人領袖，下面派六個從屬的機器人。——就像你的手指。」

「它們通過現場試驗了嗎？」鮑焦急的問。

穆笑道：「我聽說，等你來做呢。」

鮑握起拳頭。「他媽的，我們需要休假了。」

「哦，會有的。我想，是兩個禮拜吧。」

爲了準備他在這裏的工作，他戴上厚重的太空手套，他的兩道濃眉皺到一起。「這種新的機器人情況怎麼樣？它最好是很好，否則我他媽的絕對不會准許它摸到控制權的邊。」

「機器人相當好，」他慢慢地說。「我想你不必爲控制權的事情煩什麼心。」

他笑著在太空船上坐好。穆在這裏要待上好幾個星期呢。

四、逮住那隻兎子

這次的休假不止兩個禮拜，唐麥克必須承認。已經六個月了，薪水照拿。這一點，他也承認。但是，據他解釋，事出偶然。美國機器人公司要把複合式機器人身上的竊聽裝置拆下來，竊聽裝置爲數極多，而爲了試驗的目的，至少還要留下六個竊聽器。所以他們枯等著，等人說一聲「好了！」才算完事。現在他和鮑都在地球外的小行星上，事情還沒辦完。他重複了不下十二次，他說：「看在老天的份上，格禮，面對現實吧。你抓著這張清單，死盯等試驗的進行，又能於事何補呢？你早該去做正事了。」

「我說啊，」鮑格禮耐心的語氣，就像在對一個愚騃的小孩解說電子知識一樣，「依照清單上的規格看，那些個機器人有適合行星採礦的裝備，無需人的監工。我們不必看著他們的。」

「對的。這才像話！」他抬起那長滿了汗毛的手指，比劃著。「第一，那一臺新型機器人通過了地球實驗室裏的每一項測驗。第二，美國機器人公司保證他們通過了在一座行星上實際作業

的測驗。第三，現在機器人沒有通過上述的測驗。第四，如果不通過，美國機器人公司要損失一千萬的現金和大約價值一億美元的名譽損失。第五，如果不通過，而同時我們又無法解釋爲什麼不通過，我們兩個的好差事恐怕就難保了。」

鮑沈重的苦笑了。美國機器人公司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是人人都知道的：「員工不可能對同一項錯誤犯兩次。第一次犯錯時立即遭革職處分。」

他大聲的說：「你這算是難得糊塗嗎？你已經觀察了那羣機器人三個班次了，紅毛頭呵，他們做的工作完美無瑕啦。你自己也是這麼說的啊。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找出毛病在那裏啊，那是我們能做的。你看，我注意監視的時候，他們做的工作無懈可擊。可是我不監視他們的另外三個班次，他們就連一粒礦砂都不搬進來。他們甚至於不按時間回來。我非得跟在他們後面不可。」

「發現毛病了嗎？」

「毫無。一切都無懈可擊。就像會發光的乙太一樣平滑完美。只是有一項不足道的細節使我困擾——那邊沒有礦砂。」

鮑對著天花板愁眉不展，又在捻他的短鬚了。「我跟你說，麥克。我們碰上棘手的問題了，這件事的複雜性超過對我們耐力的考驗。你看，那個機器人，ＤＶ五號，他下面有六名機器屬員。而且還不只是他的部屬——那六個是他的一部份。」

「那我知道——」

「閉嘴！」鮑厲聲喝道。「我知道你懂，我不過是說一說他的怪異。那六個下屬是ＤＶ五號的一部份，就像你的手指是你的一部份，同時，他對他們發命令，既不是用聲音，也不是用無線電，而是直接透過電磁場。現在——美國機器人公司裏沒有一位機器人專家知道電磁場是什麼樣子以及它如何發生作用。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最後這一點，」唐很有哲學意味的附和道：「我知道。」

「再來看看我們的情況。如果萬事順利——很好！如果有一點差錯——我們就完了，而且我們可能完全是無可奈何莫名所以的。但是這份工作屬於我倆，所以我們在這裏，麥克。」他沈默了一會兒。然後：「好吧，你把他送出去了嗎？」

「是的。」

「現在一切都正常嗎？」

「嗯，他沒有宗教狂熱，他也沒有跟蘇利文學舌或繞著圓圈跑，所以我認爲他是正常的。」

唐穿過大門，用力的搖著頭。

鮑伸手從桌子旁邊拿出「機器人手冊」，恭恭敬敬的打開。他曾經只穿著短褲從一棟燃燒中的屋子的窗戶跳出來，手裏就是拿著這本手冊。可以說，如果必須有所選擇，他會捨短褲而取書。

ＤＶ五號機器人走進來，唐把門踢上關攏。這本手冊就擺在他面前。

鮑抑鬱的說：「嗨，德夫。你覺得很好嗎？」

「很好，」機器人說。「我可以坐下嗎？」他拖過來那把爲他特製的、特別結實的椅子，他很斯文的坐下。

鮑很贊許德夫——製造商可能只把機器人當做一系列的號碼；但機器人專家絕不會。雖然他的結構和思想單位是七個機器人組合成的組隊，但是無論用什麼方法，這種機器人都沒有辦法大量生產。他身高七呎，體重是半噸的金屬，還要通電。好多？沒辦法。半噸得有多少的電容器、電路、齒輪、眞空管，才能夠表達出人類能懂的心理反應。還有一個電子腦，重達十磅，包含了爲數多達十的三十次方數量的正電子。

鮑探手到他的襯衫口袋裏，掏出一隻扁扁的香煙。「德夫，」他說：「你是個好漢子。你不耍鬼花樣。你是個穩重的、死心眼的機器人。你裝置是管理六名屬員，與他們直接諧調。就我所知，你的頭腦思路圖裏面，沒有任何不穩定的思路。」

機器人點頭。「這使我有榮譽心，你有什麼指示，老板？」他身上有一種很好的發聲震動板裝置，所以他說起話來，比一般機器人平板的聲音，顯得有較多的高低變化。

「我正要告訴你。你這麼乖巧，你的工作怎麼會出錯？舉個例說，今天的第二班？」

德夫欲說還休：「就我所知，沒事啊。」

「你沒有製造出一粒砂。」

「我知道。」

「好，那麼——」

德夫困擾的說：「我無法解釋，老板。我感到很緊張。我的下屬工作很順利。我知道我也是。」他在考慮，他那有光電效應的眼睛，發出專注的亮光，然後他說：「我不記得了。一天結束時，麥克在那裏，運砂車在那裏，大部份都是空的。」

唐插嘴說：「那幾天你沒有在換班的時候做報告，德夫。你知道嗎？」

「我知道。但是，至於是爲什麼」他徬徨的、緩緩的搖頭。

如果機器人的臉有做表情的能力，鮑會感到嘔心。可是德夫顯然是痛苦而羞辱的。一個機器人，以他的獨特專長來說，是不能忍受喪失功能的。

唐把椅子拖近鮑的桌子，靠過去：「你想，是健忘症嗎？」

「說不上來。但是，硬把這個現象按上疾病的名稱沒有什麼用處。把人類的失常應用到機器人身上，是異想天開的。這對機器人的工程沒有什麼幫助。」他用手搔他的頸部。「我眞不願意叫他去做頭腦反應的基本測驗。這對他的自尊沒有任何幫助。」

他若有所思的注視德夫，然後再看手冊裏列出的磁場試驗。他說：「你看這裏，德夫，來做一次試驗如何？只好這麼辦了。」

機器人站起來說：「老板怎麼說，就怎麼做。」他的聲音透著痛楚。

開始是夠簡單的。DV五號機器人做五位數的乘法。他做開立方根及其他各種複雜的計算題

。他通過了一題比一題困難的機械試驗。最後，是機器人世界裏最高度的功能，需要極精確的機械頭腦——用判斷力來解決問題。

兩小時到了，鮑都考得累了。唐始終在一旁啃指甲。機器人說：「怎麼樣呢，老板？」

鮑說：「我得仔細想一想，德夫。你現在去上第三班的工。放輕鬆一點。暫時不要把大家逼得太緊——我們會來處理的。」

機器人離席。唐望著鮑。

「好了！——」

鮑好像是要把他的短鬚連根拔出。他說：「他電子腦的電流統統沒有毛病。」

「我不敢確信。」

「哦，麥克！頭腦是機器人最可信的一個部份。在地球上已經重複做過五次檢驗的。如果他的磁場測驗得了滿分，德夫正是這樣，頭腦就絕對沒有損失任何功能。那項試驗包括了頭腦裏的每一線主要思路。」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別逼我。我要先把這個道理想通。有可能他的身體裏面有個機械壞了。有一千五百個電容器、兩萬條電路、五百個眞空管、一千個齒輪和另外數以千計的組件可能有毛病。而這些神秘的陽電磁場是沒有人能懂的。」

「聽著，格禮，」唐愈聽愈著急。「我有個主意了。那個機器人可能在說謊。他從來沒有

——」

「你這個傻瓜，機器人不可能懂得欺騙。現在，如果我們有衞斯理試驗機就好了，我們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到四十八小時內，逐項檢驗他身體裏的每一樣東西，但是僅有的兩臺衞斯理試驗機都在地球上，它的重量是十噸，固定在基地上，不能搬來。」

唐一拳打到桌子上。他說：「但是，格禮，他只會在我們不在他身邊的時候才有差錯。這一點不是有些邪門嗎？」

「你，」鮑慢吞吞的說：「使我噁心。你看多了冒險小說了。」

「我想知道，」唐咆哮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會告訴你的。我要在我桌子上方裝一臺閉路電視。就裝在這邊牆上，你看！」他用手指出一個位置。「然後我要把焦點調到礦場每一個工作部門，我要親自監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格禮——」

鮑格禮從椅子站上起來，他兩手撐在桌上，說道：「唐麥克，我最近很難過。」他的聲音軟弱無力。「這一個禮拜以來，你一直拿德夫的事情在折磨我。你說他有毛病。你知道他是怎麼會有毛病的嗎？不！你知道所謂的毛病是什麼嗎？不！你知道毛病的成因嗎？不！你知道什麼？不！我知道什麼？不！那你要我怎麼辦呢？」

唐的兩手向外攤開，帶點誇張的說：「你難住我了！」

「所以我再跟你說一次。想要對症下藥，首先，我們必須找出他犯了什麼病。想要燉一鍋兎

肉，第一步是去逮住一隻兎子。嗯，我們必須逮住那隻兎子！現在，你請出去吧。」

唐眼皮沈重的瞪著面前的報表。一則是因爲他太疲倦了。再者，事情未定，這份報告能有什麼用？他覺得很氣憤。

他說：「格禮，我們比預定進度落後了幾乎一千噸了。」

「你說的，」鮑連頭都不抬的答道：「我豈會不知道麼？」

「我想知道，」唐突然鼓起勇氣說：「爲什麼我們總是和新型的機器人糾纏不清。我認爲，我大伯、我媽媽他們那個時代用的機器人已經夠好了。何必還花時間做試驗呢？優秀的、穩定的老式機器人從來沒有出過錯。」

鮑瞄準目標，扔過來一本書。

「你過去五年的工作，」鮑說：「是爲美國機器人公司到實際工作的現場，試驗新的機器人。因爲你和我對這項任務已經是熟門熟路了，所以我們擔負起這份最艱鉅的工作。」他的手指用力的向唐麥克的方向指：「那，就是你的工作。你已經跟這工作連成一氣了，就我記憶所及，這是你和美國機器人公司簽約五分鐘後就開始的。你爲什麼不辭職？」

「好，我告訴你。」唐搔著他那一頭蓬亂的紅頭髮，說道：「這事情關係到一項原則。畢竟，雖然是艱苦，我對發展新的機器人有一份貢獻。當初，我的原則是，爲了推進科學。但是別看錯我。使我繼續做的並不是這個原則；而是他們付給我們的待遇。格禮！」

鮑被唐的暴喝嚇得跳起來，他的眼睛跟著紅頭髮轉向閉路電視，他們兩個都驚愕了。他輕聲

說：「——天呵——天呵」

唐摒住呼吸的站起來，說道：「你看他們，格禮。他們發瘋了。」

鮑說：「去取一套衣服來。我們到外面去。」

他注視螢光幕上機器人的行動。他們的眼睛閃亮著赤紅的光，在這個沒有空氣的行星上，他們慢動作的沿著蔭暗的危巖峭壁走。現在，他們在整隊了，就著他們身上發出的微光，礦道中被砍成粗糙的土壁，在無聲的落下，陰暗中，身影迷離。他們排隊行進，一行七人，以德夫爲首。他們整齊劃一的變換著隊形。

唐已經把外套拿來了。他說：「他們衝著我們來呢，格禮。那是軍事化的進行。」

「你看，這像是一系列的柔軟體操。」鮑冷冷的回答，「或許，德夫幻想自己變成舞蹈教師了。你只消放在自己心裏想，不必勞你神說出來。」

唐皺一下眉，把一枚雷管推進漂亮的手槍套裏。他說：「不管你怎麼說。我們的工作就是對付新型的機器人。這是我們的工作，公認的。你回答我一個問題。爲什麼……爲什麼他們總是無獨有偶的會出錯？」

「因爲，」鮑憂心忡忡的說：「我們倒霉。走吧！」

穿過伸手不見五指的走道，前方出現了光線忽明忽滅的圓圈，那是機器人發出的光。

「他們在那邊，」唐壓低聲音說。

鮑也緊張的耳語道：「我一直在試著用無線電呼叫他，可是他不回答。可能無線電短路了。」

「那我很高興設計者還沒有發明出可以完全在黑暗中工作的機器人。要我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找尋七個瘋狂的機器人，眞會要了我的命。幸好他們現在能像放射狀的聖誕樹一樣，發出光芒。」

「你爬到礦脈上面去，麥克。他們朝這邊過來了，我要貼近的觀察他們。你爬得上去嗎？」

唐低吼一聲，向上一躍。這裏的地心吸力比地球的正常狀態小得多，但是身上穿著這麼厚的外衣，優勢也有點抵消了。突出的礦脈幾乎離地十呎。鮑也縱身而上。

機器人全都緊緊尾隨德夫，成一列縱隊。然後又以機械化的韻律，變換成兩列縱隊，然後又恢復成一列。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變化，德夫始終沒有回過頭來。

遊行的隊伍停下時，德夫約在二十呎外。從屬的機器人解散隊形，稍待片刻，然後向四方分散——非常迅速的。德夫注意看他們，然後慢慢的坐下。他很像人類的，擺出用手撐著頭的姿勢。

他的聲音傳進鮑格禮的耳機：「你在這裏嗎，老板？」

鮑對唐揮一下手，虎地跳下礦脈突出的臺地。

「好，德夫，這是怎麼回事？」

機器人搖頭說道：「我不知道。上一刻我在十七號隧道裏指揮工作，然後我意識到有人類接近，於是我發現自己竟離主礦有半哩遠了。」

「你的屬員現在都在那裏？」唐問。

「當然是回去工作了。損失了多少時間？」

「不多。甭提了。」然後，鮑對唐補充道：「你留下來看他做完這一個班次，再回來。我想出了兩個主意。」

唐三小時後回來。他一臉的倦容。

鮑說：「那邊的事情怎麼樣？」

唐虛弱的聳一下肩膀：「你在一旁監視他們的時候，他們不會有一點差錯的。扔一隻香煙給我。」

紅頭毛誇張的點火，小心的把香煙噴出一個煙圈。他說：「我想出道理了，格禮。你知道，身爲一個機器人，德夫的背景很古怪。他下面有六個機器人，他有絕對的管轄權。他對於那些下屬操有生殺大權，這一定也反應在他的心理狀態上。可能他認爲需要強調這種權威，以補償他的自我意識。」

「結論呢？」

「我正要說呢。假定我們有尙武精神。假定他自己身在軍隊。假定他在訓練他們軍事化。假定——」

「假定你個頭。你的白日夢一定還是總天然色的呢。你是假定這個電子腦有了嚴重的神經錯

亂吧？如果你的分析正確，德夫就會冒犯了第一條的機器人法律：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也不可因怠惰疏忽，而引致人類的傷害。尙武精神的這種態度和建立自尊之類的假設，結果都仍然應該服從人類的。」

「好吧。你怎麼知道這不是這件事的眞象呢？」

「因爲任何有那種頭腦的機器人，永遠都不會離開他的工作地點。此其一。第二，會被立刻看出來。我試驗過德夫，你也知道的。」

鮑格禮將椅子向後挪，把兩隻腳放到桌上。「不。我們還是停留在沒有兎肉可燉的原地，我們沒有一點點線索，毛病到底在那裏？譬如說，只要我們能夠找出我們所看見的列隊操作是什麼意思，我們就能有辦法了。」

他稍停又說：「現在你聽著，麥克，你聽完了再表示意見。德夫只有在我們兩個中沒有一人在場的時候，才會出錯。所以，在他正犯錯的時候，我們中的任何一個到達，就能使他立刻清醒。」

「我跟你說過，那有點鬼祟。」

「別插嘴。人類在不在場，對機器人能有什麼不同呢？答案是很明顯的。他需要大量的人的督促。果眞如此，不妨研究改進一下身體的零件，把影響到這項新需要的因素加進去考慮。」

「天啊。」唐坐直身子，然後又偏向一邊說：「不，不。不夠。太廣義了。這也沒有取消掉多少可能性。」

「姑且一試吧。反正，不做也沒有危險性。我們輪流監看這臺閉路電視上的機器人。任何時候有不對勁，我們立刻採取行動。那可以把他們拉回正途。」

「但是機器人是不可以有這種危險性的，格禮。有這樣的報告，美國機器人公司可不能把DV型的機種推出去到市面上賣。」

「那是很明顯的。我們必須找出錯誤，修正錯誤——我們有十天的時間可以做這件事。」鮑邊說邊抓頭。「麻煩的事……呃，你自己最好仔細看看這份藍圖。」

藍圖像地圖一樣的在地上攤開，唐把臉湊到上面，眼睛跟著鮑的鉛筆轉。

鮑說：「你從這邊進去，麥克。你是軀體專家，我要你來幫我檢驗。我一直想關掉所有和人的驅策力無關的電路。譬如，這裏，只關係到機械性的作業。我關掉所有例常的邊路，像緊急區域——」他抬起頭說：「你認爲怎樣？」

唐嚥下一口苦水，說道：「這工作不是那麼簡單的，格禮。人的驅策督促不是一種電路，你無法把它和其他斷然分開。機器人身體的活動，不可能使任何一條電路完全不受影響。必須做的是找出使他恍惚的特別的情況，非常特別的情況——然後才開始關掉電流。」

鮑站起來，把衣服拉整齊，說道：「唔。好的。把這些藍圖拿走，統統燒掉。」

唐說：「你看，活動加強的時候，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總會讓我們找出一個錯處。絕緣體破裂、電容器溢出、連接器起火、銅線過熱之類。如果你盲目的工作，從整個機器人裏面亂挑，你永遠都找不到壞的部位。如果你把德夫拆開，把他身體裏的機械一樣一樣的檢驗，每次再把他拼

起來，試試他——」

「夠了。夠了。我已經懂了。」

他們彼此無望的面面相覷。然後，鮑愼重的說：「假定我們約見一名他的屬員呢？」

鮑和唐以前都沒有和「手指」機器人交談過。他也會說話的；他並不完全像人類的手指那樣附屬於人。事實上，他有相當發達的頭腦，只不過那個頭腦主要是接受透過磁場傳達的命令，而且他對於獨立的刺激所做的反應，是很笨拙的。

鮑連怎麼稱呼他都不會。他的編號是DV二號，但那也沒有多大用處。

他做了個折衷。「嘿，朋友，」他說：「我要請你做些很深的思考，然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老板那裏去了。」

機器人組員僵硬的點一個頭，但是沒有說話。

「最近的四班工作，」鮑說：「你的老板顯得有點神不守舍。那幾次的情形，你還記得嗎？」

「記得，先生。」

唐生氣的吼道：「你看，他記得。我告訴你，這裏面一定有什麼陰謀——」

「哦，去你的蛋。當然這位組員記得。他又沒有出毛病。」鮑又轉回頭跟機器人說：「每次你們都是在幹什麼……我是說，一整羣。」

這名組員好像在背誦他的腦子在機械壓力下所作的回答，一點不熱衷的樣子。

他說：「第一次，我們在B層十七號隧道裏，一塊很辛苦的在出地方工作。第二次，我們加

強洞穴裏面的頂部，以防塌陷。第三次準備精確的爆炸，使隧道更推進，而又不能造成地下的裂縫。第四次，是在一次輕度的礦坑崩陷之後。」

「這幾次發生了什麼事？」

「很難形容。本來有一個命令要發出來的，但是，我們還沒收到那項命令，一個新的命令搶先來叫我們做古怪的隊伍行軍了。」

鮑急促的說：「爲什麼？」

「我不知道。」

唐緊張的打岔道：「第一個命令是什麼……被行軍方向換掉的那個命令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意識到有一個命令發出來了，但是還沒有時間接收到。」

「你能不能說得更詳細一點？每次都是相同的命令嗎？」

組員不悅的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鮑向後一靠，說道：「好吧，回到你老板那裏去。」

組員如釋重負的離開。

唐麥克說：「好了，我們花了好多時間。再多問也只有這些眞實的對白了。你聽，德夫和那個低能的組員都對我們有所隱瞞。有太多的事他們不知道和不記得。我們不能再信任他們了，格禮。」

鮑反方向的整理他的鬍子。他說：「麥克，你再說一句儍話，看我不把你的牙套拔掉才怪

。」

「好。你是幹這一行的專家。我只是個可憐的笨蛋。我們現在的進展如何呢？」

「我本來想退一步從組員身上發掘眞象，没成功。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去做。」

「眞是偉大，」唐故作贊許狀。「多麼簡單啊。現在請你把這句話的意思解釋給我聽，大師。」

「恐怕得用嬰兒口語你才聽得懂。我是說，我們必須找出德夫最先要發出的那個命令是什麼。這就是這件無頭案的徵結。」

「你希望怎麼做呢？我們無法太接近他，因爲只要我們在場，就不會有毛病。我們無法從無線電上收到這些命令，因爲他們是透過電磁場傳遞的。長波短波都没有用，我們白忙了一場。」

「用直接的觀察，可以的。還有個推論。」

「哦？」

「我們輪番上陣，麥克。」鮑露出一點笑容。「而且我們的眼睛不離開螢光幕。我們要注意那些鐵頭的每一個動作。等他們一改變行爲，我們立刻趕過去看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再來推測這道命令。」

唐張開嘴，好半天閉不上。然後他困難的說：「我辭職。我不幹了。」

「你有十天的時間去想更好的方法，」鮑無力地說。

八天了，唐想，是很管用的。那八天，每四小時換班，他瞪著眼睛看那些機器人在昏暗中移

動。在四小時一換的八天中，他閑下來就咒罵美國機器人公司和罵DV型機器人。

匆匆到了第八天，鮑頭暈眼花的進來接班，唐站起來，非常仔細的把一本厚書朝著螢光幕的正中央摔過去。發出破裂的巨響。

鮑氣結的問：「你這是幹什麼？」

「因爲，」唐竟鎭靜的說：「我再也不看它了。我們只剩兩天了，至今毫無進展，DV五號是個敗家子。在我的監看下，他停工過五次，你輪班的時間，看他停過三次，我想不出來他發過什麼命令，你也想不通。我不相信你會有搞通的一天，因爲我知道我無能爲力了。」

「毛頭小子，你同時間怎麼可能監視六個機器人？一個用手做、一個用腳做、一個像風車，另一個像隻猩猩一樣的跳上跳下。剩下來的那兩個呢……鬼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然後他們全部停工！」

「格禮，這事我們做得不對。我們應該靠近一點。我們應該從看得見詳情的位置，觀察他們的行動。」

鮑怨毒的回嘴：「是哦！等他們在短短兩天內被我們抓著錯處。」

「那不也比在這裏瞪著眼睛看好得多嗎？」

「可是這裏舒服。」

「啊——但是到那裏有一件事是這裏無法做的。」

「那一樁？」

「你可以喝止他們停下——在任何你選擇的時間——而且你可以有所準備，親眼看到他們偏離正途。」

鮑驚道：「啥？」

「好，你自己想想看。你說你是首腦。你自己想幾個問題。DV五號什麼時候越出常軌？那個組員機器人說他是什麼時候出錯的？礦坑有崩陷威脅的時候，或是眞正發生崩陷的時候，精確的計算出施放炸藥的時候，坑底快要發生地裂的時候。」

「換句話說，都是在緊急的時刻，」鮑感到興奮。

「對極了！你想它還能在什麼時候發生！是人的驅策因素給我們帶來麻煩。逢到緊急情況，而又沒有人類在場給他們加油打氣。現在，我們的邏輯演繹到那裏了？」他意氣軒昂的停一下——他開始欣賞他的角色了。「我們應如何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自己來創造障礙呢？我們自己來製造緊急情況。」

鮑說：「麥克——絕妙！」

「不敢當。我早就知道我會想出辦法的。」

「好了，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我們回到地球過冬的時候你再去陶醉吧。現在快想，我們能製造出什麼緊急情況？」

「要不是這個行星沒有空氣，我們可以來個水淹礦坑。」

「簡直是胡鬧，」鮑說。「眞的，麥克，一點也不好笑。倒不如來一次輕度的塌方？」

唐噴一下，說道：「好，看我的。」

「一言爲定。咱們這就開始吧。」

鮑在崎嶇的路途蜿蜒而行的時候，覺得自已像個陰謀家。腳下忽高忽低，不時的還踢起石塊，石塊無聲的揚起灰色的塵土。不過，心理上，他覺得是在匍匐前進。

他說：「你知道他們在那裏嗎？」

「大概知道，格禮。」

「好。」鮑心事重重的說：「但是任何組員機器人位於我們二十呎之內的話，不管看不看得見我們，他都可以意識到我們的出現。我希望你知道這一點。」

「我若需要機器人入門概論，我會正式塡表格給你的，而且一式三份。從這邊過去。」

現在他們踏入隧道；連星光也消翳了。兩人倚著山壁而行，手電筒的微光忽左忽右的照著路。鮑格禮還得顧慮到雷管的保險性。

「你熟悉這條隧道嗎，麥克？」

「並不。這一條是新開的，不過，我想以我從閉路電視上看來的了解，我走得出去。」

幾分鐘後，麥克說：「聽！」

鮑格禮戴了金屬手套的手指，攀在坑壁上，隱約感覺得到輕微的震動。當然，聲音是聽不到的。

「爆炸！我們很接近了。」

「把眼睛睜大一點，」鮑說。

唐不耐煩的點個頭。

就在他們的上方，在視線看不見的地方，一陣閃光，他們還沒看清，就消失了。沈默中，他們彼此拉住。

鮑低聲說：「你想是他意識到我們了？」

「但願不是。不過，我們不妨從側翼過去。先繞道從隧道的右邊過去吧。」

「如果我們沒遇上他們呢？」

「你還能怎麼樣？回去？」唐凶巴巴的說。「他們就在四分之一哩內。我剛才不是在監看螢光幕嗎？我們只剩兩天了——」

「哦，你給我閉嘴。你在浪費氧氣。這條是通道嗎？」用閃光照一下。「對的。走吧。」

震動更明顯了，地面下傳來令人不舒服的顫抖。

「這樣好，」唐說：「他可能覺察不到我們。」他著急的用燈光向前探照。

他們的手不必伸直就可以碰到洞頂，樑柱都是新裝上的。

唐裹足不前。「死巷，我們回頭。」

「不。暫停。」鮑堵住回路。「前面是不是有光線？」

「光？我沒看見啊。光怎麼照得到這下面來？」

「機器人的光。」他手腳齊用的攀爬到一塊略凸的地方。「嘿，麥克，到這上面來。」

是有光。唐也攀上去，跨過鮑伸出的腿。「出口嗎？」

「對。我想——現在他們一定在這條隧道的外面向這邊作工。」

唐摸索著出口處鋸齒狀的邊緣，探頭張望，光亮處是明顯的，大多是隧道的主幹。洞口小，難容一個人穿過，也幾乎小得無法讓兩個男人同時伸頭。

「什麼都沒有呢，」唐說。

「嗯，現在沒有。但是一秒鐘以前一定有，否則我們不會看見光。注意！」

四週的牆在滾動，他們感覺到壓迫。灰塵傾頭落下。鮑小心的抬起頭，再看一次。「好了，麥克。他們在這裏。」

閃閃生輝的機器人在主礦下面五十呎處。有力的金屬手臂剛做完一次爆破行動。

唐急切的催促：「不要浪費時間。他們很快就會做完，下一次爆炸可能會殃及我們呢。」

「天，你別催我。」鮑拔掉雷管，他的眼睛焦急的在灰濛濛的背影中搜索，唯一的光是機器人的光，要瞄準陰影中的目標是不可能的。

「頂上有一個地方，看著，差不多就在他們上方。上一次的爆炸沒有炸倒它。如果你可以擊中它的基部，半邊頂會塌陷下來。」

鮑順著手指看過去。「準備！現在，眼睛盯緊機器人，但願他們不會太快的遠離那部份的隧道。他們是我的光源。七個全部都在嗎？」

唐點數：「七個全在。」

「好，那麼，看緊他們。注意每一個動作！」

他舉起雷管，唐在觀察時，他保持著這個姿勢，眨一下眼，甩掉汗珠。

亮了！

一陣搖撼，接著一連串的震動，把鮑重重的扔到唐的身上。

唐咆哮道：「格禮，你把我衝倒了。我什麼都看不見。」

鮑到處看：「他們呢？」

唐僵住了。一個機器人的影子都沒有。漆黑一片。

「你想會是我們把他們埋住了嗎？」唐在發抖。

「我們下去。別問我在想什麼。」鮑向後爬。

「麥克！」

唐終止了跟隨的動作。「現在又是什麼錯了？」

「停住！」鮑又粗又急的呼吸傳進唐的耳裏。「麥克！你聽到我說話嗎，麥克？」

「我在這呢。什麼事？」

「我們被堵住了。現在頂部離地不是五十呎了。我們現在是頂天立地了。」

「什麼！」唐說：「打開電筒。」

鮑照做。的確沒有可容一隻兎子擠過去的空間。

唐輕聲說：「嗯，天啊？」

他們徒費了時間和力氣的努力，堵塞物紋風不動。鮑本有意炸出一個洞來。但是在這附近，爆破等於自殺，他知道。於是他坐下。

「你知道，麥克，」他說：「我們眞的把這事搞砸了。我們要找出德夫的毛病，這距離已經是不能更近了。主意是好的，但是被我們搞砸了。」

「我不想打攪你，老板，甭提我們知道或不知道德夫的行徑，我們實在是中計了。如果我沒弄錯，老友，我們快要死了。死！我們能有多少氧氣？不超過六個小時。」

「我已經想過了。」鮑的手指又糾纏上了老要受罪的鬍鬚。「當然，我們可以找德夫來，把我們很容易的就弄出去，除非我們剛才製造的緊急情況把他和他的無線電給炸掉了。」

「那不是很好嗎？」

唐硬擠到出口，把他戴著金屬盔甲的頭伸到外面去。洞口極窄。

「嘿，格禮！」

「什麼？」

「假定我們能使德夫到二十呎內來。他就會立刻恢復正常。那我們就有救了。」

「對，但他現在那裏？」

「在走道下面。老天，你別使勁拉我的頭好不好？我會給你機會看的。」

鮑把頭擠到外面，說道：「我們做對了。你看，他們像是在跳芭蕾舞。」

「別說題外話了。他們朝這邊來嗎？」

「難講。他們在好遠。把電筒給我。我要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兩分鐘後他放棄了。「没辦法！他們一定是瞎了。呀——呵，他們開始過來了。」

唐說：「喂，讓我看看！」

鮑說：「好了！」於是唐把頭伸出去。

他們過來了。德夫在前高視濶步，六名組員在後面亦步亦趨。

唐驚呼：「他們在做什麼？我就是要知道這一點。」

鮑心急的問：「他們離我們多近？」

「不到五十呎，朝這邊來了。我們十五分鐘內就可以出去——啊哈——呀嗬！」

「怎麼了？」鮑說：「好了，該我從洞口看了。」

他奮力向上，但是唐雙腿亂蹬地說道：「他們是做假動作，格禮。他們走了。德夫！嘿，德——夫！」

鮑怒罵：「那有什麼用，笨蛋！聲音不會傳出去的。」

「好，」唐說：「那就踢牆，拍它，做出一些震動來。我們一定要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格禮，否則，我們就完了。」他像瘋子一樣的用力拍擊。

鮑搖撼他：「等等，麥克，等等。聽，我有主意了。小伙子，有個簡單的辦法了，麥克！」

「你要怎樣？」唐縮進頭來。

「趁他們還没走得看不見，我先過去。」

「你怎麼弄？嘿，你是想搞雷管吧？」他一把抓住鮑的手臂。

鮑狂野的拉開把手。「我要射擊。」

「爲什麼？」

「那是下策。先看這個計謀行不行得通，如果不成——我才射擊！」

機器人在遠方發出的閃光，愈來愈小。鮑專注的看著，按了三次板機。他放下槍，著急的湊過去看。一名屬下倒下了！現在只有六個閃光體了。

鮑不大有信心的對傳話器喊：「德夫！」

靜止。然後答話聲傳進兩位男士的耳朵裏：「老板嗎？你在那裏？我的三號屬員胸部被打中了。他失靈了。」

「別管你的下屬了，」鮑說。「我們被困在你用炸藥爆破的地方了。你可以見到我們的燈光嗎？」

「當然。我們馬上趕來。」

鮑鬆一口氣，坐下去，說道：「這，才夠義氣。」

唐緩緩說道：「好了，格禮。你贏了。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別跟我加油添醋，只把全部的實情告訴我就好。」

「容易。現在看我們的錯誤是很明顯的——和以前一樣。我們知道是人的驅策性電流，這在緊急狀況下是常發生的，但我們一直把一項特定的命令當做原因。爲什麼就該是一則命令呢？」

「為什麼不？」

「你看。為什麼不是一種命令。那一種命令需要最大的動力？那一種命令幾乎只在危急存亡時才發生？」

「別問我，格禮，告訴我。」

「我這不是在講了嗎？同一個命令發向六面。在平常的情形下，一兩位屬員不需要就近監督，也會做日常的任務那就像身體會處理我們走路的動作一樣。但是，逢上緊急情況，六名屬下必須立刻同時間動員起來。德夫必須同時管理六個機器人，所以驅策力就發生了。剩下的就簡單了。驅策力一減少，譬如有人類到來，就把他拉回現實了。所以我毀掉一個機器人。我成功的時候，他正在傳送只能五方催討的命令。驅策力降低——他就正常了。」

「你怎麼想到的？」唐豁問。

「只是邏輯上的猜想。我嚐試結果管用了。」

機器人的傳音又傳來了。「我在。你可不可以等半個鐘頭不要走。」

「簡單！」鮑說時，臉對著唐：「剩下來的工作，應該就簡單了。我們把全部電路查一次，檢驗六向命令比五向命令多出的每一部份。我們有多少部位要查？」

唐想了一下：「我想，不多。如果德夫是像我們在工廠後面看見過的那種基礎機型。他有一種特別的諧調電路，這是唯一有關的電路。」他突然驚喜的說：「眞不賴啊。並不難嘛。」

「好吧，這事過去了。我們回去再檢視那些藍圖。現在，輕輕鬆鬆，只等德夫來救了。」

「嘿！等一下！有件事請你告訴我，那些稀奇古怪的行軍和那些可笑的舞步是怎麼回事？每次機器人有一點失常就會那樣。」

「那一點？我不知道。但我懂了一個念頭。記住：那些屬員情同德夫的手指。」

五、騙　子

南亞佛小心地點煙，但是還可以看得出他的手指在微微發抖。他噴煙的時候，灰色的眉毛低低的壓著。

「他眞的會看穿人的心思——可恨那麼肯定！但是爲什麼呢？」他望著數學專家包彼得問道：「你說呢？」

包彼得用雙手撫平他黑色的頭髮，說道：「你說的是我們發明的RB三四機種吧，南。其他的全是極爲傳統的。」

桌旁的第三個人皺起眉頭。艾米頓是美國機器人公司裏最年輕的職員，他很爲能有這份工作而躊躇志滿。

「聽著，包。從開始到完工的裝配，沒有一點障碍。我敢保證。」

包的厚嘴唇展露燦然的一笑。「你嗎？如果你能回答出整個裝配過程，我就替你的晉升寫簽

呈。仔細算起來，光是做一個電子頭腦，就需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四個作業步驟，每一個作業的成功與否，還要有五到一百零五項因素的完成。如果其中有任何一點差錯，腦子就破壞了。我念的是我們自己的資料卷宗，艾。」

艾米頓面紅耳赤。這當兒，第四個人的聲音切斷了他的回答。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得互相攻擊叫罵，那我要告退了。」蓋蘇珊的手緊緊的放在她的膝頭，她蒼白的薄唇邊的細紋加深了。「我們身邊來了一個會看透人類心思的機器人，我們只要找出爲什麼他能看穿人類的原因，我認爲這很重要。我們不能繼續互相推諉是你的錯、我的錯！」

她灰色的冷眼凝視著艾米頓，他被看得笑了。

南亞佛也笑，和往常一樣，他白色的長髮和精明的小眼睛，使他露出一付聖經中主教的模樣。「妳說的很對，蓋博士。」

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尖銳了：「我們裝造出的電子腦，可以像人類一樣有相當卓越的腦波。這恐怕是近幾十年來機器人最重大的進步，可惜我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我們必須找出原因。我這樣講，聽清楚了嗎？」

「我能做個建議嗎？」包彼得問。

「你說！」

「身爲數學專家，我認爲這是一道難題。我說啊，等我們解了這道難題以後，才可以公開RB三四的存在。即使是對我們組織裏的其他同仁也得保密。我們都是部門主管，我們不能認爲這

是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愈少人知道愈好——」

「包說得對，」蓋博士說。「星際密碼的修正，准許機器人在運到太空以前，要在外星上做試驗。從那以後，反對機器人的呼聲就增高了。如果我們還沒能完全控制，就洩露出有能夠了解人類心思的機器人，會招來物議的。」

南亞佛吸一口煙，苦悶的點個頭。他轉身對艾說：「我希望你說你第一次遇到這個能了解人類心思的組合，只有你一個人在場。」

「我願說我當時是獨處的——列爲我生命裏的秘密。RB三四剛從裝配桌上下來，就送來交給我了。歐柏曼正巧不在，所以我獨自帶他去各試驗室——至少，我開頭帶他去的。」艾米頓稍頓一下，唇角現出一絲笑意：「你們不知道有他的存在，有誰可能和他有過心靈的交談呢？」

沒有人回答。於是他繼續說：「你知道，你們起先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只跟我說話——這是說得通的，由於只有我最常出入試驗室，所以我知道我什麼話也沒有說過。當然，我想得很多，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嗎？我把那傢伙鎖起來，跑去找南亞佛。他走在我身邊的時候，會冷靜的窺視我的思想。」

「我可以想像得出，」蓋蘇珊若有所思的說道。她別有所思的眼睛盯在艾米頓的臉上。「我們習慣隱藏我們自己的思想。」

南亞佛不耐煩的打斷她：「那只有我們四個知道。好了！我們按步就班的做吧。艾，我要你把裝配從頭到尾檢查一次——不得有遺漏。你要淘汰掉任何可能有錯誤的地方，列出所有可能出

錯的作業程序，並且註明它的特性和可能有的誤差。」

「這要求太過份了，」艾米頓叫起來。

「自然！當然，是叫你去推動你手下的人做這個工作——如果有必要，每一個人都得用上。但是不能叫他們知道爲什麼，你要了解。」

「唔，好！」這位年輕的工程師苦笑道。

南亞佛在椅子裏轉，他面對著蓋蘇珊說：「妳得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妳是廠裏的機器人心理學家，所以妳要親自研究機器人。試著去找出他是怎麼回事。看看他是怎麼具有心電感應的能力，他的能力發展到什麼程度，那對普通的RB性質有什麼傷害。妳聽清楚了嗎？」

南亞佛不等蓋博士回答。

「我會合作，用數學的方式表達出我們的發現。」他用力的噴一口煙，含混不清的說：「包彼得會在那方面協助我的，當然。」

包彼得正在清潔指甲，他說：「難講。我對生產線懂得並不多。」

「好！我們分頭進行吧。」艾米頓拉開椅子，站起來。他那張年輕愉快的臉上綻放著笑容：「我的工作最艱鉅，所以我這就去開始。」

臨走，他丟下一句話：「拜了！」

蓋蘇珊微微點個頭算是回禮，但她的眼睛目送著他消失，她沒有回答南亞佛善意的問話：「妳現在要跟我上去看看RB三四嗎，蓋博士？」

RB三四的電子攝影眼從書本上抬起來，注視著房門把手的轉動。蓋蘇珊進門時，他已經站起來了。

她在門上「請勿入內」的大牌子旁邊暫停一下，然後靠近機器人。

「我給你送來了超原子馬達的教材——雖然不多——赫比，你要看看嗎？」

RB三四——也就是赫比——從她手上拿起厚厚的三本書，翻到第一頁：

「唔！『超原子理論。』」他隨手翻閱了幾頁，然後挺拔扈的說：「坐下，蓋博士！我要看幾分鐘。」

這位心理學專家自已落座，瞇起眼睛看赫比坐到桌子對面的椅子，就井井有條的看起那三本書來。

半小時後，他放下書說：「當然，我知道妳爲什麼帶這些書來。」

蓋博士的嘴角痙攣一下。「我恐怕你眞的是知道的。跟你工作很難，赫比。你總比我快一步。」

「就和這些書一樣，你知道。它們吸引不了我的興趣。妳的教材統統一樣。妳的科學只不過是一大堆收集起來的資料，加上隨時在變的理論——全是簡單得不得了，不值得費心潛研。」

「是你的小說吸引了我。你研究人類動機和感情的交互影響」——他有力的手揮起來，在找尋適當的字眼。

蓋博士輕聲說：「我想我懂。」

「我看得穿人心，妳知道，」機器人繼續說：「妳不曉得人的心思有多麼複雜。起初我一點也不懂，因爲我自己的思想和人類太缺乏共通之處，但是我試過，而且妳的小說對我很有幫助。」

「是的，但是我恐怕你看過目前流行的感性小說，略知空洞的感情經驗以後，」她的聲音透著惡毒：「你會像我們一樣的發現眞正的心思是乏味、無色的。」

「不見得！」

答話中突現的力量使她感覺到自己的臉在發紅。「他一定知道！」

赫比平常那金屬般冷硬的腔調在低聲說話時，竟完全聽不出來了。他說：「當然，我知道妳的感情是怎麼回事，蓋博士。妳常常在心心念念，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她扳起面孔說：「你可會告訴——任何人？」

「絕對沒有！沒有人跟我打聽過。」

「那好，」她索性豁出去了。「我想你認爲我傻吧。」

「不會！這是正常的感情。」

「也許正因爲如此，才顯得那麼傻。」她哀怨的聲音透露了一切。博士又怎麼樣？還是女人啊。「我不是個有魅力的女人。」

「妳指的如果只是肉體上的吸引力，我無從判斷。但是我知道，無論如何，魅力是有別種型態的。」

「也不年輕。」蓋博士說。

「還不到四十歲啊。」赫比繼續急切的說。

「三十八歲。我生命中的感情卻像六十歲那麼蕭索。我是個不值一顧的心理專家嗎？」她作賤自己的說：「他才三十五歲，樣子和行爲都更年輕。你想，他可會把我看個……淸楚？」

「妳錯了！」赫比的鋼拳敲擊在塑膠桌面上，發出鏗然巨響。「妳聽我說——」

可是蓋蘇珊現在把頭側開去，眼光中盈溢著痛楚的神色。「我爲什麼得聽你的？你懂什麼，你——是機器。我只是你的笑料；一個可供你用鷹眼一樣犀利的看穿的人。我的挫折，在你是一件有趣的個案，是嗎？就像看一本好書。」她哽咽不成聲了。

對這樣涕淚縱橫的場面，機器人只能噤聲。他懇求的搖著頭。「請妳聽我說句話好嗎？只要妳肯，我可以幫助妳的。」

「怎麼幫？」她顫抖著嘴唇問：「給我忠告？」

「不是，不是那樣。只是我知道別人在想什麼——譬如艾米頓。」

蓋蘇珊久久無語，她垂下眼睛說：「我不想知道他想些什麼。你給我安靜點。」

「我認爲妳會想知道他怎麼想。」

她依然低垂著頭，但是喘過氣來了。「你胡說。」她低語。

「我何必？我只是想幫妳。艾米頓想妳呢，」他頓住。

然後這位心理學家抬起頭說：「嗯？」

機器人平靜的說：「他愛妳。」

整整一分鐘，蓋博士沒有說話。她只瞪著眼。然後：「你弄錯了！一定是的。他怎麼可能？」

「事實如此。這種事是無法掩飾的，逃不過我的。」

「但是我那麼……那麼——」她口吃得說不下去。

「他看的是內在美，而且仰慕有才智的人。艾米頓不是那種為了一頭秀髮和一雙明眸而求婚的人。」

蓋蘇珊發著抖說：「但他從來沒有表示過——」

「妳給過他機會嗎？」

「我？我從來沒想到——」

「正是！」

心理學家陷入沈思，然後突然抬起頭。「一年半前，有一個女孩到廠房這裏來拜訪他。她很漂亮，我認為——金頭髮、苗條。他那一整天都在盡力向她解說機器人是怎麼做成的。」聲音中又出現了僵硬。「她可聽不懂！她是誰？」

赫比毫不遲疑的回答：「我知道妳說誰。她是他的大表妹，其中沒有羅曼蒂克的意味，我向妳保證。」

蓋蘇珊站起來，幾乎是很女孩子氣的說：「那不是很奇怪嗎？雖然我從來沒有真正那麼想過，但有時候我是對自己也作假的。那麼，這一切一定是真的了。」

她跑到赫比身邊，雙手緊緊握住他冰涼厚重的手。「謝謝你，赫比。」她緊張的低聲說。「別把這事告訴任何人。這是我們的秘密——再次謝謝你。」她又用力按一下赫比那沒有反應的金屬手指，就離去了。

赫比繼續看他的小說，沒有人看得透他的心思。

艾米頓優雅的、慢慢的動手檢視接合處，咕嚕的低吼了幾聲，然後望著包彼得博士。

「我說啊，」他說：「我差不多是廢寢忘食的幹這件事有一個禮拜了。我必須再做多久啊？我記得你說過D休假會議的質問就是決議。」

包彼得斯文的打個呵欠，很感興趣的注視他白皙的雙手。「是啊。我正在進行。」

「數學專家這麼說的時候，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你離結果還有多遠？」

「看情形。」

「什麼情形？」艾米頓坐進一張椅子裏，兩隻長腿往前伸出。

「看南亞佛。那個老傢伙不贊成我。」他嘆一口氣。「有點不合潮流，他就是有這個毛病。他凡事都要符合機械力學，但這個問題關係到更有力的數學工具。他太固執了。」

艾米頓瞌睡的說：「何不去請教赫比，聽他來解決這件事呢？」

「請教機器人？」包彼得挑起眉毛。

「怎麼不行？那個大女孩沒跟你說過？」

「你是說蘇珊？」

「是啊！她親口說的。那個機器人是個數學天才。什麼事都逃不過他的法眼。」

這位數學專家懷疑的說：「你是說眞的？」

「不信？只不過這傢伙不喜歡數學。他寧可看言情小說。眞的！你應該看看蘇珊她都看些什麼書：『紫色的戀情』及『太空之戀。』」

「蓋博士沒對我們說過這事。」

「啊，她還沒做完對他的研究。你知道她的爲人。她喜歡事情辦完，才宣佈大秘密。」

「她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有時候聊天。我最近常和她見面。」他把眼睛睜大，皺一下眉：「唉，老包，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位女士最近怪怪的？」

包彼得放鬆的一笑：「她開始塗口紅，你是指這一點嗎？」

「鬼，那我也知道。胭脂、撲粉還有眼影。她變得愛美了。但也不是這一點。我說不上來。是她說話的那種樣子——好像有什麼喜事。」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聳聳肩。

那位年過五十歲的科學家，不懷好意的斜眼說道：「也許她在談戀愛。」

艾米頓再度閉著眼睛說：「你神經病，老包。你去跟赫比談談；我要留在這裏睡覺。」

「對！我不特別喜歡由機器人來教我做事，我也不相信他能勝任！」

回答他的，是輕輕的打鼾聲。

包彼得兩手插在口袋裏。赫比注意的聽他說話。

「原來你在這裏。我聽說你懂這些事情，但我來問你，主要是出於好奇。我的學理中，現在有些疑點，我承認，而南博士也拒絕接受，結論還不夠完全。」

機器人不作聲，包彼得說：「怎樣？」

「我看沒有錯誤，」赫比研究著潦草的數字。

「你所知道的只限於此了？」

「我不敢試。你對數學比我高明，而且……呃，我眞不甘心認輸。」

包彼得志得意滿的笑了。「我也是這麼想嘛。太艱深了。我們別把它掛在心上吧。」他把紙張揉成一團，扔進字紙簍裏，正要轉身離去，想到一件事。

「還有——」

機器人等著。

包彼得似乎難於啓齒。「有件事情——是，也許你能——」他頓住了。

赫比平靜的說：「你的心裏很亂，但無疑事情與南博士有關。有什麼說不出口的？慢慢說好了。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數學家的手習慣的去撫平他的頭髮。「南亞佛快七十歲了，」他說，一切盡在不言中。

「我知道。」

「近三十年來，廠房一直是由他在管理。」赫比點頭。

「現在，」包彼得激動的說：「你知不知道他……他有沒有想過辭職的事？健康情形，也許，或是其他的——」

「想的可多了，」赫比說。

「哦，你都知道？」

「當然。」

「那麼——呃——你可以告訴我嗎？」

「你既然問了，當然可以。」機器人是很實事求是的。「他早就請辭了！」

「什麼！」幾乎是啞著聲音的爆炸。這位科學家的大頭顱向前傾。「沒錯?!」

「他早就請辭了，」平靜的重覆。「但是還沒開始生效。他在等，你看，要解決自己的問題。等告一段落，他就要把辦公室的主管位置交給接棒人。」

包彼得大口的喘氣。「接棒人？是誰？」他的頭湊得更近了，眼睛急切的盯住機器人那對看不透的呆紅的電子眼。

一字一頓的說：「你是下一任的主管。」

包彼得鬆懈的一笑：「那好。我盼了好久了。謝謝，赫比。」

包彼得在辦公桌上一直待到那個早上的五點鐘，但九點他又回來了。桌上書架裏的參考書全都挪空了，他一本接著一本的看。他面前攤開的數學書愈來愈多，腳邊也堆起了寫過又揉掉的白紙。

正午時分，他看著最後一頁，揉一下佈滿血絲的眼睛，打呵欠，聳肩膀。「眞他媽的，愈弄愈糟糕。」

聽到開門聲，他轉身對南亞佛點個頭。

南亞佛見到屋中的凌亂，眉頭立刻皺了起來。

「新線索？」他問。

「沒有，」很有挑釁意味的回答。「原來的有什麼不對嗎？」

南亞佛沒有答腔，只對包彼得桌上堆積的計算紙瞥一眼。他點煙的時候，對著火柴的光說道：

「蘇珊跟你說過機器人的事嗎？他是個數學天才。眞正了不起。」

對方嗤之以鼻。「我聽說了。但是蘇珊最好還是只管她自己的機器人心理學。我考驗過赫比的數學，比微積分深一點的他就不行了。」

「蘇珊可不是那麼說的。」

「她瘋了。」

「我不同意。」主管瞇起眼睛說。

「你……」包彼得的聲音又冷又硬。「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今天檢查了赫比一個早上，他會做你聽都沒聽過的事。」

「眞的？」

「你覺得可疑？」南亞佛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張紙，打開來。「這不是我的筆跡吧？」

包彼得仔細看這張紙上寫滿的計算，「赫比弄的？」

「對！而且，你注意看看，」南亞佛指著最後一道算式說：「他的解答和我一樣，卻只花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你無權忽視電子腦的稟賦。」

「我沒有忽視。老天，南亞佛——」

「哦，當然，你解釋過。你用米契爾定律做，是不是？它並不適用。」

「爲什麼？」

「因爲你的想像力太豐富。」

「這有什麼關係？」

「米契爾定律不足採信，當——」

「你發瘋了？如果你溫習一下米氏的原稿——」

「不必。我以前跟你說過，當初我就不喜歡他的理論，現在又有赫比給我證明。」

「好，那麼，」包彼得吼道：「讓那個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的機器替你解決全部的問題吧。」

「問題就在這裏。赫比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如果他解決不了，光靠我們也還是不能。我要把整個問題向國際董事會提出。」

包脹紅著臉，從椅子上跳起來，椅子往後翻倒了。「你從沒做過這樣的事。」

南亞佛也紅著臉說：「你是在說我有什麼做不了的事？」

「正是，」大膽的回答。「我已經在解這道題了，你不能從我手裏把它奪下，懂嗎？別以爲我看不透你，老頑固。」

「你是個儍瓜，包彼得，別讓我把你革職，」南亞佛氣得嘴唇發抖。

「你不敢，南亞佛。有這麼一個看得透人類心思的機器人在身邊，你沒有一點秘密，所以，別忘了我知道關於你已經請辭的一切事情。」

南亞佛的香煙灰被震得抖落，煙也離了手。「什麼……什麼——」

包放肆的說：「而我就是新的主管了；搞清楚點。我很了解；別以爲我不懂。你瞎了眼，南亞佛，你看我來把這一團糟理出一個秩序來。」

南亞佛恢復了聲音，立刻吼道：「還沒決議呢，聽到嗎？你會被撤職查辦的。你完了，懂嗎？」

對方臉上卻加添了笑意：「別意氣用事了。你走到頭了。我勝券在握。赫比告訴我，他聽你說，你已經請辭了。」

南亞佛臉上的紅色已經褪盡，疲倦的眼睛使他顯得好老。「我要去找赫比。他不能透露這種

事。你跟我一道來。」

「去看赫比？好！他媽的好極了！」

也是在正午，艾米頓從圖表上抬起頭說道：「你弄通了嗎？我對這個不精通，硬是鑽不進去。」

蘇珊水汪汪的眼睛望著他。「眞美，」她嘆氣。「我常想——」她拖長著聲音說。

「當然，」艾米頓扔掉鉛筆，繼續說：「我在等休假。雖然只有兩個禮拜，這陣子爲赫比的事忙夠了。」他的眼光落在手指頭上。「此外，還有一點——不過那是秘密。」

「那就別告訴我。」

「哦，我忍不住想講給人聽——妳是最適當的——呃——守口如瓶的人。」他溫柔的笑著。

蓋蘇珊的心怦怦的跳。

「老實說，」艾米頓把椅子拉近，音量降低成神秘的耳語：「這棟房子不光是我一個人的了。我要結婚了！」

說完他跳起來：「怎麼？」

「沒有！」震驚過後，吐字好困難：「結婚？你是說——」

「啊，當然！是時候了，不是嗎？妳記得去年夏天到這裏來的那個女孩嗎？就是她！妳怎麼像是病了。妳——」

「頭疼！」蓋蘇珊無力的揮開他。「我要……要恭喜你，當然。我非常高興——」她蒼白的臉色使兩頰擦得不均勻的胭脂份外觸目。「請——原諒我失陪了——」

語音呢喃，她踉蹌的奪門而出。眞是晴天霹靂，像一場不眞實的惡夢。

但怎麼會呢？赫比會說——

赫比知道的！他看得透人心！

她倚著門框，緊盯著赫比的金屬臉龐。她一定已經爬了兩層樓梯，但是她不記得了。距離彷彿在一剎時縮短的，像一場夢。

一場夢啊！

赫比那從不眨一下的眼睛也望著她。他那不轉動的紅眼像夢魘中閃著微光的球體。

他在說話，她感覺到冰冷的玻璃杯抵著她的唇。她嚥口水，對周遭的一切恍恍惚惚。

赫比還在說話，像是激動的——他在難過、害怕、懇求。

他的話漸漸聽得清楚了。「這是一場夢，妳不要相信它。妳很快就會在眞實的世界裏醒過來，對自己笑了。他愛妳，我告訴妳。眞的，眞的！但不是在這裏！不是現在！這只是幻象。」

蘇珊點頭，輕聲說道：「是的！是的！」她緊緊的扯住赫比的手臂，一再的重覆說道：「這不是眞的，是嗎？」

她怎麼恢復神智的，她不知道——就像穿過一個煙霧迷離的不眞實的世界，進入有陽光的世界。她用力的推開那截鋼臂，她睜大眼睛。

「你想做什麼？」她尖叫。「你想幹什麼？」

赫比倒退：「我想幫助妳。」

心理學家瞪著眼說：「幫助？光靠你反覆的說這只是一場夢嗎？把我推進痴呆的狀況嗎？」

她歇斯的里的說：「這不是夢！我希望它是！」

她氣喘吁吁了。「等一下！哦……哦，我懂了。慈悲的天國，太明顯了。」

機器人的聲音裏，透著恐懼。「我不得不！」

「我竟相信了你！我從來沒想到……」

門外的喧吵使她住口。她踱開。包彼得和南亞佛進來的時候，她站在屋角的窗口旁。沒有人看到她。

他們一齊走近赫比；南亞佛氣憤而浮躁，包彼得則冷漠無情。主任先開口說話：「赫比，聽我說！」

機器人立刻看著這位上了年紀的主任說：「是，南博士。」

「你跟包博士討論過我？」

「沒有，先生。」緩慢的回答。包臉上的笑容無影無踪了。

「什麼？」包甩開擋在他前頭的上司，對機器人說。「你給我覆述一次昨天你告訴我的事。」

「我說——」赫比噤聲了。只聽得到他體內傳出金屬隔板的震動聲。

「你有沒有說他已經請辭了？」包怒吼。「回答我！」

包狂野的揚起手，南亞佛把他推開。「你想逼迫他說謊嗎？」

「你也聽到的。起先他說有然後就停下了。你讓開路！我要他說實話！」

「我來問他！」南轉向機器人。「好了，赫比，別緊張。我請辭了嗎？」

赫比瞪大眼睛。南又說一次：「我請辭了嗎？」機器人的頭否定的搖一下，就再也沒表示了。

兩個男人對看一眼，互相懷著敵意。

「見鬼，」包說，「機器人變啞吧了？你不會說話嗎，你這個怪物？」

「我會說話。」

「那就答話啊。你有沒有告訴我南博士請辭的事？他有沒有遞辭呈？」

又是無語。屋子的那一頭，突然傳來蓋蘇珊的笑聲，高頻率、半瘋狂的。

兩位數學專家跳起來，包瞇著眼睛說：「妳在這裏？什麼事這麼可笑？」

「並不可笑。」她的聲音不大自然。「只不過，我不是唯一上大當的，全世界對機器人最權威的三名專家，竟同時栽到陷穽裏了，可不是嗎？」她愈說愈小聲，用蒼白的手按著額頭說：「並不可笑！」

「妳說什麼陷穽？」南亞佛氣呼呼的說。「赫比有什麼錯嗎？」

「不是，」她慢慢的走過來，「他沒錯——錯的是我們。」她突然旋轉身子，對機器人怒喝道：「你給我滾開！滾到屋子的那一頭去，別叫我見到你。」

赫比屈服在她盛怒的眼神下，蹣跚的跳著嘣嘣啪啪的步子走開。

南亞佛的聲音是惡狠狠的：「到底是怎麼回事，蓋博士？」

她面對著他們說道：「各位當然知道機器人的第一條基本守則。」

兩人同時點頭。「當然，」包說：「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也不可因怠惰疏忽，使人類遭致傷害。」

「說得多好，」蘇珊不屑的說。「但是那一種的傷害呢？」

「呃——任何種的。」

「正是！任何種的！但是傷感情呢？挫折人的自尊心呢？打擊人的希望呢？那算是傷害嗎？」

南亞佛皺眉說道：「機器人懂得什麼叫做……」他說不下去了。

「你也上當了，不是嗎？這個機器人會看透人心。你以為他對心理的傷害一點不懂？你以為你提出一個問題，他就不會撿好聽的回答？什麼樣的回答會叫我們傷心，難道赫比會不知道嗎？」

「老天！」包低喊。

心理專家瞄他一眼。「你問他南亞佛是否請辭時，我才想通。你想聽到他已經請辭，所以赫

比就那樣告訴你。」

「怪不得呢，」南亞佛說：「剛才他一時說不出話來。他的回答終究免不了刺傷我們中的一個人。」

大家停下來望著機器人。他蹲在書架旁的椅子上，頭擱在一隻手上。

蘇珊看著地板說：「他全懂。那個……那個鬼東西什麼都懂——包括你們的數字組合有什麼差錯。」

南亞佛抬起頭說：「這一點妳就錯了，蓋博士。他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差錯。我問過他。」

「那有什麼意義？」蘇珊喊道。「只不過你不要求他給你解答。若是機器答得出你答不了的問題，會傷害到你的自尊心。你問過他嗎？」她問包。

「可以這麼說。」包輕咳一聲，臉色轉紅。「他對我說他對數學所知有限。」

南笑了，不很大聲。心理學家也笑著。她說：「我來問他！他的解答不會傷到我的自尊。」她提高了聲音，冷冷的命令式：「你過來！」

赫比站起來，有點裹足不前。

「我想，你知道，」她繼續說：「你心裏清楚外在因素介入到那一個程度，你就會只撿好聽的說了。」

「是，」赫比用最低的音量說。

「慢點，」包憤怒的掃嘴。「那不是眞的。妳想聽他那麼說，所以他那麼說了。」

「別傻了，」蓋回答。「他懂的數學比你和南亞佛加在一起還多，何況他還懂心理。給他這個機會吧。」

數學大師啞口無言，於是蓋繼續說：「好，那麼，赫比，說出來！我們等著。先生們，請準備紙筆。」

但是赫比保持著沈默，心理學家的聲音裏含有勝利的意味：「你怎麼不回答，赫比？」

機器人突然開口：「我不解。妳知道我不解！包博士和南博士不希望我回答。」

「他們要答案。」

「但不是由我回答。」

南打岔，慢慢的說：「別自私，赫比。我們眞的希望你告訴我們。」

包也點頭同意。

赫比提高聲音說：「那樣說有什麼用？你們不以爲我看得穿你心上的那一層薄膜嗎？在心底，你不要我回答。我是機器，只因爲我的電子頭腦裏有交互作用，才被賦予了生命的形象——充其量是人類的發明。你們不可能丟臉而不感到受傷。那是根植在你們心上，抹煞不了的。我不能給你們解答。」

「我們出去，」南博士說：「你告訴蓋。」

「那也並無不同，」赫比喊道，「因爲你們還是會知道那是我提供的答案。」

蓋接口：「但是你了解，赫比，無論如何，南博士和包博士想要解答。」

一要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赫比堅持。

「他們想要，事實是你有，你不答才使他們難過呢。你懂嗎？」

「懂！懂！」

「如果你告訴他們，還是會傷害他們。」

「對！對！」赫比慢慢倒退，蓋蘇珊步步進逼。兩個男人看得泥塑木雕了。

「你不能告訴他們，」心理學家慢慢的說：「因爲那會造成傷害，而你必不能造成傷害。但如果你不告訴他們，你還是傷害了，所以，你必須告訴他們。如果你做了，你將會傷害，那是不可以的，於是你不能告訴他們；但如果你不，你傷害，所以你必須；但如果你做，你傷害，所以你不可以；但如果你不，你傷人，所以你必須；但是如果你做，你——」

赫比退到牆壁了，退無可退，他雙膝跪下。「住口！」他厲聲喊道。「閉上妳的嘴！那裏面充滿了痛苦、挫折和憎恨！我是無心之過，眞的！我原想幫助妳的！我告訴妳的是妳希望聽的。我不得已！」

心理學家不去聽他。「你必須告訴他們，但如果你不，你傷害，那是不可以的；但如果你不，你傷害，你以所必須；但是——」

於是赫比尖叫了！

就像放大數倍的笛聲——一聲比一聲尖銳，驚魂懾魄的恐懼，充塞著整個房間。

喊叫聲漸停時，赫比崩潰成一堆沒有動作的金屬物。

包的面孔毫無血色：「他死了！」

「不！」蓋蘇珊痛苦的狂笑，「不是死——只是瘋狂。我用無解的雙關論法制他，他崩潰了。你現在可以把他廢棄了——因爲他永遠不會說話了。」

南亞佛蹲在本來是赫比的那堆東西旁邊。他的手指摸著冰涼、沒有反應的金屬面孔。「妳有意的。」他站起來，扭曲著臉，面向她。

「是又怎麼樣？你現在也無能爲力了。「突然，她狠心的說：「他活該！」

主任扶住呆若木雞的包彼得。「有什麼不同。來，彼得。」他嘆口氣。「反正，這樣一臺會思想的機器人是不值得的。」他的眼光又老又倦，他再次說：「來，彼得！」

兩位科學家離去後，過了幾分鐘，蓋博士才部份的恢復了心中的平衡。她看著雖死猶生的赫比，再次繃緊了臉。勝利感漸消，良久良久她的雙眼空茫，那無助的挫折感又回復了——她集中一切狂亂的思緒，凝聚成兩個字，從她的唇間擠出：

「騙子！」

六、走失的小機器人

海派基地的儀表都在發出嘎嘎的聲音——相當於人類歇斯的里的尖叫。

依照發生的時序和危險性來分類是：

一、第二十七號行星太空站的超原子大道上，一切的工作都停歇了。

二、全部的太空活動都亂了系統。沒有許可，任何人不准進入。任何情況下，任何人不得離開。

三、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心理學專家蓋蘇珊、以及數學主任包彼得，搭乘政府的特種巡邏艦，來到海派基地。

蓋蘇珊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地球表面，這次她本來也不想來的。在這原子威力和超原子大道即將問世的時代，她卻是相當依戀故土的。所以，她挺不情願出這趟遠門，事出緊急不得不爾，

在海派基地的第一餐飯，她那平凡的、中年的臉上，明明白白的顯露出她的不悅。

包博士的臉也不好看。主持這項方案的凱勒少將也是，一度甚至忘記保持待客的表情。

簡單的說，三個人都各懷心事。

凱勒的頭頂已禿，穿上全套制服時，他的身上也沒有顯出將軍的威儀。他好不容易的做開場白：「先生、女士，我感激兩位一得到命令，毫不知原因的，就立刻前來。我們現在加以補充。我們走失了一名機器人。工作已經停止。我們失敗了，我們需要專家的協助。」

也許將軍感覺到開場白受到了排斥。他沮喪的繼續說道：「不需我來告訴你們，這裏工作的重要性。去年科學研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我們——」

「啊，那個我們知道，」包同意的說。「美國機器人公司出租我們的機器人，收到很可觀的租金。」

蓋蘇珊說：「一個機器人對這個方案有那麼重要嗎？爲什麼沒把他看好？」

將軍脹紅著臉，轉過來看她，說道：「啊，其實是看得好好的。」然後，幾乎是氣憤的：「我來解釋一下吧。若機器人沒有按時來報到，我們立刻宣佈進入緊急狀況，而海派基地的一切作業都停止。昨天有一艘貨船登陸，給我們的實驗室送來兩名機器人。這一批次一共是六十二具同一類型的機器人運到各地。這個數字我們是敢肯定的。」

「所以呢？有什麼關連？」

「我們走失的機器人不知道是從那裏溜走的——我們反覆到貨船上去重數剩下來的機器人，

我們都快精神錯亂了。現在有六十三個。」

「我懂了，所以那第六十三個就是走失的浪蕩子了？」蓋博士問。

「對，但我們無從知道那一個是第六十三個。」

沈寂中，電鐘敲了十一下，然後心理學家說：「很特別，」她的嘴角向下垮。

「彼得，」她對同僚說道：「這中間有什麼不對勁？他們海派基地使用那一種機器人？」

包博士遲疑一下，苦笑道：「到現在爲止，這變成一件相當棘手的事情了，蘇珊。」

她很快的說：「是的，到現在爲止。如果有六十三個同型的機器人，其中一個是通緝犯，而我們又無法指認，爲什麼不叫任何人來做？這是怎麼個想法？爲什麼要派我們來？」

包說：「只要妳給我說話的機會，蘇珊——海派基地目前使用數種機器人，他們的腦子裏沒有加強機器人第一條守則的完整觀念。」

「沒有？」蓋往椅子上一靠。「原來如此。一共做了多少？」

「不多。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洩露機密。除了直接參與其事的人以外，沒有人知道。蘇珊，妳、我本來都與此無關。」

將軍權威的說：「容我來解釋。我倒沒想到蓋博士對這種情況不熟悉。不消我告訴妳，蓋博士，本行星上一直強烈的反對機器人。對這件事，政府方面唯一的辯辭是，基本上，機器人通常遵守牢不可破的第一條戒律——所以他們在任何情況下，不可能傷害人類。

「但是我們必須使用不同特性的機器人。所以有少數NS二號的機器人，準備要修正第一條守則。別說出去喔，所有的NS二號是沒有製造編號的，修正過的機器人是跟一羣正常的機器人一起運到這裏來的。當然啦，爲了保密，機器人被修改的事，是不對下層工作人員說的。」他尷尬的一笑，「這使我們現在的工作格外艱難。」

蓋憂慮的說：「到底你有沒有一個一個去問過他們呢？你當然是有權知道的吧？」

將軍點頭說道：「六十三個全部否認曾經在這裏工作過──其中有一個是在說謊。」

「你通緝的那個，外表上能有什麼線索嗎？我相信，別的都是剛出廠的一付光鮮的樣子吧？」

「有問題的這個，也是上個月才到的。他和剛送來的兩個機器人，是我們最新的一批。都不致顯舊」。他慢悠悠的搖搖頭，又出現鬼祟的眼神。「蓋博士，我們不敢讓那艘太空船離開。萬一這種沒有第一條守則觀念的機器人，被人知道──」

「那六十三臺全部毀掉吧，」機器人心理學家冷酷的說：「不就結了？」

「妳是說毀掉花在每個機器人身上的三萬美金。恐怕公司方面不肯。我們最好先做一番努力，蘇珊。」

「那麼，」她精明的說：「我需要事實。海派基地從這些修改過的機器人身上，到底得到了多少好處？爲什麼需要他們，將軍？」

凱勒說：「我們以前用的機器人很麻煩。我們的人，在工作上會受到大量的輻射，妳知道。

當然，那是危險的，但是預防措施也都考慮過了。我們總共發生過兩次意外，都沒有致命。不過，這對一個普通的機器人是解釋不清楚的。第一條守則，容我念一遍，是：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人類，也不可因怠惰疏忽使人類遭致傷害。」

「那是原則，蓋博士。有時候基於需要，我們必須短時間的進入伽瑪輻射區，對身體不構成影響。但最接近的機器人，就會衝過去，把他拉出來。結果是，雖然輻射程度極弱，我們非得把全部機器人趕出去，我們才能繼續工作。如果輻射強，機器人永遠不肯再接近那個技術人員，因爲他們的電子腦在伽瑪輻射下會瓦解──那我們花下大筆錢的機器人就此報銷了。

「我們試過跟他們理論。他們的論點是，人類在伽瑪區對生命有危險性，他不管事實上，人在那裏面工作半小時以內是安全的。他們說，萬一人類忘了，在裏面待上一小時呢。他們不准許冒險。我們指出，危險性微乎其微。但自衞只是機器人的第三條守則──而以第一條人類安全爲優先。我們對他們下達命令；我們命令他們無論如何絕對要待在伽瑪區以外。但服從只是機器人的第二條守則──而關係人類安全的第一條守則仍是第一優先。蓋博士，我們變成必須沒有機器人協助，否則做事時就要受到第一條守則的干預──於是我們做了一項選擇。」

「我不相信，」蓋博士說：「第一條守則抹煞得了。」

「不是抹煞，是修改，」凱勒解釋道：「電子腦的設計只簡單的包含守則的積極方面：『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人類。』如此而已。他就不會強制干預人類遭遇外來因素，如伽瑪射線的傷害了。我的陳述正確嗎，包博士？」

「非常正確，」數學師強調。

「這是你的機器人與一般NS二號唯一的不同？唯一的嗎？彼得？」

「唯一的不同，蘇珊。」

她站起來，斷然說道：「現在我要睡了，大約八小時內，我要和最後見到那個機器人的人談談。從現在開始，凱勒將軍，既然我得負起全責，我要完全掌握這次調查的主權。」

經過疲累之味的兩個小時，蓋蘇珊卻不能成眠。當地時間七點正，她敲包彼得的房門，發現他也醒著。他不嫌累贅的，隨身行李中帶來一件睡袍。他穿著睡袍坐在屋裏。蘇珊進門，他放下指甲刀。

他慢慢的說：「我多少有點料到妳會來。我猜想妳對這事感到噁心。」

「的確。」

「呃——對不起。這是無法預防的。海派基地來電召集我們的時候，我就知道是這種修改過的機器人出毛病了。我一路上沒透露給妳聽，因爲我必須先證實。修改機器人的這件事屬於最高機密。我們給他們取了代號，叫做長老。」

心理學家低語：「沒有心理學家的核准，公司當局應該無權修改電子腦的。」

包挑起眉毛，嘆口氣說道：「要講道理，蘇珊。妳不可能影響他們的。政府有它自己的方針。政府要超原子大道，而物理學家要不干預他們作業的機器人。所以，他們甘冒大不韙來扭曲第一條守則。他們許下重誓，只要十二具，而且只在海派基地使用，而且等大道一完工，立刻將機

器人摧毀，並事前做好一切預防措施。這一切都屬於機密。」

蓋博士咬牙切齒的說：「我若事先知道，會以辭職來抗議。」

「那也於事無補。政府付給公司的錢那麼多，妳一個人反對能有什麼用。我們現在是進退失據了。萬一事情傳揚出去，凱勒和政府都不好看，而公司當局首先遭殃。」

心理學家看著他。「彼得，你不清楚這件事嗎？你不懂取消第一條守則的意義嗎？這不能算是一個秘密。」

「我知道取消的後果。我又不是小孩子。他會變得完全不穩定。」

「是的。心理學上的說法更殘忍呢。所有正常的生存者，彼得，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都會憎恨受制於人。如果管他的人不比他優秀，那恨就更強烈了。心理上，任何機器人都自認比人類優秀。那麼，他怎麼甘心受人奴役呢？只有靠第一條守則！抹煞了它，你對機器人發出的第一個命令，就會使你致於死地。不穩定？豈僅如此！」

「蘇珊，」包語帶同情的說：「我承認妳的說法有其正確性——第一條守則至爲重要。但是這條律法，我再三說過了，並沒有抹煞——只是略予修改。」

「頭腦的穩定性如何？」

數學家說：「減低了，當然的。但仍在安全限度內。第一臺長老型機器人是九個月以前運到基地來的，到現在都沒出過錯。卽使是這一次，也只是怕爲外人發現，而不怕他危害到人類。」

「很好。我們明天早上再商量。」

包多禮的目送她出門，她剛離去，他就扮了鬼臉。他還是認爲她是在拈酸，沒有人事先通告她這件事。

白萊克去年拿到太空物理的學位，和這一代的物理學家一樣，很關心超原子大道的問題。他在基地的原子會議上常有適當的建議。穿著有白點的工作服，他有點叛逆性，而且完全沒有信心。

凱勒少將坐在他旁邊，美國機器人公司派來的兩個人與他對面而坐。

白萊克說：「據說我是長老十號不見以前，最後見到他的人。你們就是要問我這件事吧。」

蓋博士感興趣的說：「聽你的語氣，好像你並不確信呢，年輕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最後一個看見他的人？」

「他和我一同工作，在發動機組，他不見的那天早上和我在一起。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在中午以後看見他。沒有人承認。」

「你認爲有人說謊？」

「我不敢說。但是我也不甘心爲此受責。」他的黑眼睛壓抑著怒火。

「不會責備你的。機器人生性如此的。我們只是想找到他，白先生，其他的一切暫時不談。你既然和他同事過，可能比別人來得了解他。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反常？你以前曾經和機器人同事過嗎？」

「我和此地別的機器人同事過——基本型的。長老型除了聰明得多——而且比較容易生氣以外，沒有什麼不同。」

「生氣？怎麼生？」

「哦——也不是他們的錯啦。這裏的工作重，大家都難得玩樂。整天搞太空工作不是有趣的。」他無力的一笑，發現到自白的樂趣了。「我們一直在冒險，想在正常的太空時間結構裏炸出一個洞來，突破宇宙、行星的一切。聽起來怪異嗎？自然，人是難免的。可是長老不會。他們好奇、冷靜、不躭心。有時候眞會把你逼瘋。你急得要命，他卻似乎從容不迫。有時候我眞希望沒他的幫忙。」

「你說他們從容不迫？他們抗命過嗎？」

「哦，沒有，」——稍頓。「他們做得正確。不過，他覺得你做錯的時候，也會告訴你。他們只知道我們教給他們的事，但那也限制不了他們。可能是我個人的想像，但別的和長老們同事的人，也有同樣的困擾。」

凱勒將軍清一下嗓子說道：「怎麼沒有人來跟我抱怨這事，白萊克？」

年輕的物理家臉紅了。「我們並不眞的想不與機器人共事，先生，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這麼小的事……呃……要不要報告。」

包柔聲說：「你看到他的最後那個早上，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嗎？」

沈默。蓋無聲的做個手勢，阻止了凱勒的責罵，耐心的等待。

然後白萊克惱怒的說：「我和他有點過節。那天早上我打破了一根金屬管，弄砸了五天來的工作；我的整個作業已經落在進度後面了。我有兩個禮拜沒有收到一封家書。而他，竟要我重新做一次一個月以前著手做過的實驗。我叫他走開——結果就沒再見到他了。」

「你叫他走開？」蓋博士感興趣的問。「只用了那幾個字？你是說：走開？你想想看，你是怎麼說的？」

顯然在用心努力回憶，白萊克寬大的手掌撫著額頭。好一會兒，他說：「我說：滾不見吧。」

包乾笑一下。「所以他照做了，呃？」

蓋博士還沒問完。「有進展了。白萊克先生。當時的細節也同樣重要。要了解機器人的行動，一句話、一個手勢、一種加強語氣，都可能是關鍵。譬如說，你不可能只說了那四個字吧。你一定還說了些什麼。」

年輕人紅著臉說：「哦……我大概罵了他幾句。」

「怎麼罵？」

「嗯——我記不清楚。不過，我沒有重覆說。你知道，人一急是什麼個樣子。」他發出尷尬的笑聲。「我這人說起話口氣是很重的。」

「十分正確，」她不苟言笑的答腔。「現在，我是心理學家。我希望你盡記憶所及的覆述你說過的每一句話，更重要的，是你的語氣。」

白萊克的眼光向他的上司求助，沒有得到反應。他圓睜著眼睛，驚嚇的說：「我不能啊。」

「你必須。」

「假如，」包按捺著笑意，說道。「你是對我說吧。可能就容易說了。」

年輕人的臉轉向包。他嚥下口水。「我說——」又沒聲音了。他再試一次：「我說——」他深深的吸一口氣。然後，他幾乎是帶淚的說：「……多多少少啦。我不記得我怎麼命令他的，可能我漏了一些，又添了一些。」

心理學家說：「我大略能意會了。你說了些近乎誹謗他的話。」

「恐怕眞是如此，」煩惱的白萊克同意。

「其中一句，你叫他滾不見。」

「我只是比喻。」

「我懂。我確信，你不會受到懲戒的。」她瞥將軍一眼。五秒前還沒肯定的將軍，憤憤然的點個頭。

「你可以走了，白萊克先生。謝謝你的合作。」

蓋蘇珊花了五小時，接見六十三個機器人。這是一再重覆的五小時。一個接一個的機器人，四個相同的問題，四個相同的答覆，謹慎空茫的表情，謹慎中性的語音，謹慎友善的氣氛，外加一臺隱形的錄音機。

問完話，心理學家精疲力盡了。

包彼得在等她。她把錄音帶扔到塑膠桌面上，碰的一聲。他若有所待的看著她。

她搖搖頭。「我看六十三個是一模一樣。蘇珊。我分不出——」

他說：「妳不能希望用耳朵分出不同，蘇珊。我們來分析錄音。」

平常，機器人的口語反應是分析機器人時最錯綜複雜的一部份。需要訓練有素的技師和精密的電腦計算機。包知道。包細聽了每一句回答，記下了用字的差別，畫出了音調的曲線，然後他現出苦惱的神色。

「看不出異狀嘛，蘇珊。用字的差異和時間反應都在常態的限度內。我們需要更好的方法。這裏一定有電腦計算機吧。不。」他啃著大姆指。「我們不能用電腦。洩露機密的危險太大。也許我們——」

蓋博士不耐煩的用手勢阻止他。「彼得，這不是實驗室裏的小問題。如果我們無法用肉眼從一般的差異上，指認那一臺是修改過的長老，我們就不能單憑運氣了。讓他逃跑的風險太大了。光靠圖表紀錄上的不規則性來指認，是不夠的。我告訴你，我寧可把他們全體毀滅。你和別個修改過的長老談過話嗎？」

「有的，他們沒什麼不對勁。其實，比正常的機器人還友善。他們回答我的問題時，對自己的知識很引以為榮——只有那兩臺新運到的還沒有時間學到太空物理。他們有時候還會笑我對此地專業術語的無知。」他聳聳肩。

「你能不能用平面反應來考驗一下，看他們從製造到現在，心理上有沒有變化？」

「還沒試，好的。」他對她搖一個指頭。「妳太神經過敏了，蘇珊。他們基本上都是無害的。」

「真的？」蓋冒火的說。「他們？你知道其中有一個說謊話嗎？六十三個機器人當中有一個不老實。這種不正常就表示出極令人震撼的恐怖。」

包彼得說：「不見得。妳看，長老十號受到滾不見的命令。是由對他最有權威的人，以最急迫的語氣，對他下達命令。不管多緊急，再次發出的命令已不能撤消前令的效力。自然，機器人企圖反抗執行交給他的命令。事實上，客觀地說，我佩服他的智巧。機器人還有什麼比藏在一羣同類中更好的滾不見的方法呢？」

「是的，你佩服他。我看得出他覺得好玩，彼得，玩笑心理再加上缺乏了解。你是機器人專家嗎，彼得？潛意識裏，他們覺得人類比較劣等，所以讓守則一的保護條例來補其不足。他們不穩定。不巧我們這裏有一位年輕人，以極盡鄙視、嫌惡、斷然的口氣，命令機器人滾開、滾不見。既蒙准許，那個機器人必須從命，但潛意識裏，是懷著恨意的。這就使事情的意義不凡了，因為他證明了他是優越的。事情的重要性，使第一條守則也擋不住了。」

「不管在地球還是宇宙上，蘇珊，機器人怎麼知道對他說的話用辭太重？他的腦子裏可沒有打入含糊其辭的印象。」

「當初的印象不是一切，」蓋博士暴跳著說。「機器人也會學習，你……你笨蛋」包知道她

眞的發脾氣了。她急躁的繼續說道：「你以爲他聽不出來人家在貶損他嗎？」

「那好，」包大聲說：「那妳行行好，告訴我，不管機器人有什麼惡意、不管他多想證實自己的優秀，修改過的機器人能夠怎樣傷害人類呢？」

「我指點你，你能冷靜一點嗎？」

「能。」

他們對坐在桌邊，怒目而視。

心理學家說：「如果修改過的機器人讓很重的東西落在人類頭上，他並沒有觸犯守則一，他可以這麼做，而同時知道以他的體力和反應速度，足夠在重物擊中人類以前，及時移開重物。不過，當重物脫離他手指時，他就再也不是主動的媒介了。於是，機器人就只是在無行爲中，使重物墜落。修改過的守則一是准許這樣的。」

「那眞是可怕的想像。」

「我的職業有時需要想像力。彼得，我們別爭吵。工作吧。你知道多大的刺激會造成機器人滾個無影無踪。你有他原始心態的紀錄。我要你告訴我，我們的機器人有多少可能性做出我剛才說的這種事情。提醒你，不是某個特定場合，而是整體的反應。而且要快。」

「同時——」

「同時，我們必須嘗試直接針對守則一來做試驗。」

在第二棟輻射大樓的拱形三樓中，白萊克在監看洋菇式的木質圍牆。木牆圍成鼓脹的圓形。工人在安靜的工作，但不只一人對那六十三個電光管顯出好奇。

一個工人在白萊克旁邊坐下，脫掉帽子，用長著斑塊的手臂拭掉額頭上的汗珠。

白萊克對他頷首：「做得好嗎，華倫基？」

華倫基聳聳肩，點起香煙，說道：「順利極了。有什麼事嗎，博士？起先，三天沒有工作，然後，一下子來這麼一大堆事。」他用手肘撐著向後靠，噴出一口煙霧。

白萊克的眉心糾在一起。「從地球上來了兩個機器人。記得機器人的麻煩吧，老是跑進伽瑪射區救人，死拉著人不放。」

「哦。我們不是有新的機器人了嗎？」

「我們換掉一部份零件，但那只是權宜之計。製造者要做出不會對伽瑪線那麼敏感的機器人。」

「那眞有趣，爲了機器人停掉大道上全部的工作。我本來以爲大道工程是無論如何絕不准停下來的。」

「哦，還不是樓上那些傢伙說的嗎。我——我只是奉命行事。」

「是啊，」電工眨眨眼，會心的一笑。「有人認識華府的某人。反正只要薪水照拿，我就不耽心了。工程關我屁事。他們在這裏幹什麼？」

「你問我？他們在試驗這六十三個機器人的反應。」

「要多久？」

「我怎麼知道。」

「唉，只要他們付我錢，隨便他們玩什麼把戲。」華倫基說。

椅子上坐著一個人，安安靜靜的、一動也不動。一個重物從那人上方向下墜、向下衝，在最後一刻被突現的一股力量震開。在六十三間小木房裏，NS二號機器人在重物墜下的那最後關頭，向前衝出。重物升起、扔下，升起、扔下——十次！

十次，機器人跳彈起來、向前衝、停住。那人安全的保持著坐姿。

凱勒少將自從與公司來的代表吃過第一餐飯以後，就再也沒有穿過全套的戎裝了。他現在簡單的穿一件藍灰色的襯衫，領子敞開，黑領帶也拉鬆了。

他期望的看著包彼得，包鎮靜如恆，只有太陽穴上沁出的汗，透露出他內心的緊張。

將軍說：「怎麼樣？」

包彼得回答：「恐怕這之間的差異太小。其中六十二個機器人，跳起來在營救顯然受到威脅的人類時，是一種被動的反應。你瞧，卽使機器人知道這個人不會受到傷害——在三、四次以後他們一定知道了吧——他們還是無法有那樣的反應。守則一在敦促他。」

「哦？」

「但是那第六十三個機器人，修改過的長者，沒有這樣的衝動。他的行動可以隨心所欲。如

果他願意，他可以按兵不動。不幸，」婉惜的語氣，「他不願意。」

「你爲什麼這樣假定？」

包聳肩說道：「等蓋博士到這裏，她就會告訴我們了。可能也是極爲悲觀的解說。」

「她很有學問吧，是嗎？」將軍突然不悅的皺起眉頭。

「是的。」包有點好笑。「她很有學問。她對機器人的了解像對家人一樣。我想，是由於她憎恨人類。眞的，不管是不是心理學家，她是一個極神經質的人。有偏執妄想的傾向。你不要拿她太當眞。」

他把一長卷的圖表在他面前攤開。「你看，將軍，每一個機器人在完成這五尺長卷的動作時，隨著試驗的重複，而有遞減的趨勢。這種現象有確實的數學依據可遁。表現的不一致，就指認出電子腦裏有顯著的不平常。不幸，這裏的一切又是一般無二。」

「要是我們的長老十號沒有強迫性的反應，爲什麼他的曲線沒有不同呢？我眞不懂。」

「很簡單。機器人的反應並不完全與人類的反應雷同，眞可惜。人類勉而行之的反應比反射作用慢得多。機器人則不然；在機器人，這只是自由選擇的問題，他自發或被迫的反應速度很相近。不過，我起先希望長老十號在第一次試驗時，會因爲震驚，反應稍有不同，而被捉出來。」

「那他是沒有囉？」

「恐怕是。」

「那我們還是沒有進展。」將軍一付痛苦的表情，往後一坐。「你們已經來五天了。」

這時，蓋蘇珊進門，把門用力甩上。「把這些圖表移開，彼得，」她喊道。「你知道從它看不出什麼苗頭的。」

凱勒欠個身，算是跟她打招呼。她不耐煩的咕嚕著。「我們必須趕緊另起爐灶。我不喜歡這種現狀。」

包和將軍互望一眼。「有什麼不對嗎？」

「你是指特別的？沒有。但我不喜歡讓長老十號繼續戲弄我們。他壞。他一定志得意滿極了。恐怕他的動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服從命令了。我想他快變成更敏感會思想的人類了。那是極危險不健康的情況。彼得，我要你做的事好了嗎？你研究出修改過的NS二號不穩定的因素了嗎？」

「正在進行，」數學專家不感興趣的說。

她怒目瞪他片刻，然後轉向凱勒。「長老十號絕對已經意識到我們的意圖了，將軍。他沒有理由在這次實驗中露出破綻，尤其是在第一次以後，他必然看出了我們的標的並未遭到危險。別的機器人是身不由主；但他是有意做出僞裝的反應。」

「那麼，妳認爲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蓋博士？」

「下一次給他來一個猝不及防。我們重複試驗，但是加一點料。高壓電纜放在人體和機器人之間——電壓高到使他們不敢跳過去——這個機器人會完全知道前進會觸及電纜，並意味著身亡。」

「慢著，」包突然惡聲惡氣的說：「我先聲明。我們可不能給造價兩百萬美金的長老十號施電刑。另尋其他途徑吧。」

「你肯定？你找不出別的方法的。無論如何，這不是電刑與否的問題。我們可以安排一個齒輪，在有重量壓上來的當兒，立刻切斷電流。機器人的重量壓上去，也不會死。但是他不會知道有這個機關，你懂吧？」

將軍的眼中亮起了希望。「有效嗎？」

「應該有。在那種情形下，長老十號一定會繼續坐在位子上。他可以受命去觸電纜而死，因爲守則二的服從比守則三的自衛優先。但是沒有人對他發命令。但是平常的機器人中，人類安全的第一條守則會使他們在沒有命令下達的情形下，去赴湯蹈火。但長老十號不會。缺少了完整的第一條守則，又沒有關於這件事的命令，第三條守則，自衛，有最高的執行力，他變成無可選擇，只能坐在原位不動。」

「那麼，今晚就做嗎？」

「今晚，」心理學家說。「如果來得及安放電纜。」

椅子上安靜的坐著一個人，一動也不動。一個重物下墜，向下衝來。在最後的關頭，突然的一股外力把它頂開。

只有一次——

蓋蘇珊博士恐怖的喘息著，從觀察室的椅子上站了起來。

六十三個機器人全安靜的坐在椅子上，凝視著他們面前這個危險逼身的人。沒有人動。

蓋蘇珊博士氣憤極了，氣憤得幾乎超過了限度。更氣的是，還不能當著機器人的面顯露出來，機器人一個一個的進入屋子，然後離去。她檢查名單。現在二十八號來了——還有三十五號在等。

二十八號來了。

她按下火氣說：「你是誰？」

機器人不肯定的用低聲回答：「我還沒收到我自己的編號，女士。我是NS二號機器人，我是外面隊伍裏的第二十八號。我這裏有紙條，我給妳看。」

「你今天以前沒進來過？」

「沒有，女士。」

「坐下。坐這邊。我要問你幾個問題，二十八號。你四小時以前有沒有去二號大廈的輻射室？」

機器人答不上來。然後他像是機器需要加油了一樣低啞的說：「有的，女士。」

「那裏有一個人，差點受到傷害，是嗎？」

「是的，女士。」

「你沒行動，是嗎？」

「沒有，女士。」

「你的怠惰可能使那人受傷。你知道嗎？」

「知道，女士。我無能人力，女士。」

「我要你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去救他。」

「我解釋，女士。我眞不願意妳……任何人……認爲我會對主人的安危無動於衷。哦，不，那太可怕……太難置信了——」

「別激動，孩子。我不是責罵你。我只是想知道你那時候的想法。」

「女士，在那一切發生以前，妳告訴我們，有一個主人會有被重物擊中的危險，如果我們要去救他，就必須跨越電纜。好，女士，危險也無法攔阻我。我的毀壞怎能與主人的安危相題並論呢？但是……但是我又想到，我就是爲了救他而捨命，我還是救不了他。重物會壓碎他，然後我死得沒意義，也許如果我活著，在別個時候倒能救了別個危險中的主人。妳聽懂了嗎，女士？」

「你是說，這只是一項選擇，人死，或你與他同歸於盡。對嗎？」

「是的，女士。救主人是不可能的。他是死定了。那我何必在沒有命令的情況下自毀呢？」

機器人心理專家振筆疾書。她先前已經聽過二十七次相同的說法。現在是最重要的問題了。

「孩子，」她說：「你的想法也不無道理，但這與你應有的想法不大一樣。是你自己想到的嗎？」

機器人遲疑的說：「不。」

「那麼，是誰的想法呢？」

「昨天晚上我們在談天，有一個人有那個主意，聽起來也合理。」

「誰呢？」

機器人用心想。「我也說不上來。只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她嘆氣道：「問完了。」

下一個是二十九號。後面還有三十四個。

凱勒少將也在生氣。整個海派基地停工了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來，這方面的兩位行家盡做些沒結果的試驗。

好在凱勒覺得不必掩飾他的不悅。

蓋蘇珊堅持道：「爲什麼不，先生？顯然現在的情況很不幸。我們將來唯一能得到結果的方法是，把機器人隔離。我們不能再讓他們處在一起了。」

「我親愛的蓋博士，」將軍壓低音量的說：「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怎麼能讓六十三個機器人分房生活——」

蓋博士無助的揚起雙臂。「那我也沒辦法了。長老十號會模擬別個機器人的行動，更會說服他們不做他自己做不來的事。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不討好的差事。我們爲了這個走失的小機器人

已經吵過不少架了，他贏了。每一次的勝利更增加了他的反常。」

她堅決的站起身。「凱勒將軍，如果你不照我的要求把機器人分開，那我只好下令立刻把六十三個全部銷毀了。」

「妳下令，嗯？」包突然抬起頭，眞的冒火了。「誰給過妳什麼下令的權利？機器人維持原樣。我在負管理的責任，不是妳。」

「還有我，」凱勒將軍加一句。

「那我只剩辭職一途了，」蓋說。「如果眞有摧毀的需要，我不惜以公開這件事情爲要脅。我當初就沒批准這種修改機器人的製造。」

將軍說：「蓋博士，爲了安全的理由，妳會立刻被監禁。」

包覺得事情演變得不能掌握了。他求饒的說：「好了，現在，我們開始像小孩了，我們大家。我們只需要再多一點的時間。我們當然不必爲了機器人鬧辭職、或禁閉、或摧毀兩百萬。」

心理專家沒好氣的轉向他。「我不要有任何不平衡的機器人存在。我們才有一個就爭執了，以後還有十一個可能會這樣，再加上六十二個正常的就足夠形成不平衡的氣氛了。唯一安全的方法是完全摧毀。」

敲門聲使三人暫停，憤怒的情緒也凍結了。

「進來，」凱勒吼道。

是白萊克，很不自在的。他聽到了生氣的聲音。「我本想自己來的……不喜歡問別人——」

「什麼？你在說什麼——」

「太空商船的第三艙房上的鎖被人撬過。上面全是新的抓痕。」

「第三艙房？」蓋很快的解釋：「就是關機器人的，不是嗎？誰弄的？」

「從裏面，」白萊克說。

「鎖沒壞吧？」

「沒。都是好的。四天來我都住在船上，他們都沒有想出來。但是我想你們應該知道，我又不願意傳開這個消息。我自己注意到這件事的。」

「現在那裏有人嗎？」將軍問。

「我讓羅賓和麥亞當留在那裏。」

沈默的思考了一下，蓋博士冷冷的問：「怎樣？」

凱勒拿不定主意的捏鼻子。「怎麼回事呢？」

「不是很明顯嗎？長老十號計畫離去。那個叫他滾不見的命令使他不正常到我們束手無策的地步。他有能力操縱船隻離去。那我們的太空船就是一個瘋狂機器人的了。接著他會做什麼？有概念嗎？你還想讓他們全部共處嗎，將軍？」

「胡說，」包打斷。他已經恢復他的好脾氣了。

「包博士，你完成了我請你做的分析了嗎？」

「是的。」

「我可以看看？」

「不。」

「爲什麼？我也不能過問？」

「因爲裏面沒有重點，蘇珊。我先前告訴過妳，修改過的機器人比正常的缺乏穩定性，我的分析顯示出了這一點。在極端到近乎不可能的情況下，才會有很小的機會打破穩定性。我不給妳藉口摧毀六十二個好端端的機器人。」

蓋蘇珊嫌棄的逼視他。「你永遠不准人阻碍到你的權威，是嗎？」

「各位，」凱勒祈求的說。「妳堅稱束手無策了嗎，蓋博士？」

「我沒輒了，先生，」她軟弱的回答。「如果長老十號和正常機器人之間還有差異，那差異又需與守則一無關。即使只有一點差異……」她突然住口。

「怎麼？」

「我想到一件事……我想——」她的眼光遙遠而有力。「這些修改的長老，彼得。他們和正常的機型所灌輸的觀念是一樣的，是嗎？」

「是。完全一樣。」

「你剛才是怎麼說的，白萊克先生？」她轉向這個年輕人。「有一次你抱怨長老型機器人有優越感的態度，你說技師會經教他們技術。」

「是的，太空物理。他們初來時，對這個課題不熟練。」

「那是眞的，」包驚喜的說。「我告訴過妳，兩個新來的還沒學到太空物理。」
「那是爲什麼？」蓋博士愈來愈興奮的說。「爲什麼ＮＳ二號不在開始的時候就裝進太空物理的知識？」
「我可以告訴妳，」凱勒說。「這完全與機密有關。我們認爲，如果我們特別製造一種懂太空物理的機器人，只把知識裝在十二具機器人裏面，而其他的從事與此無關的工作，可能招人懷疑。和正常長老型機器人共事的人類，可能奇怪爲什麼他們懂太空物理。所以爲他們做上接受這方面訓練的能力。當然，只有到這裏來的，才要受訓。就是那麼簡單。」
「我懂了。請出去，全部。給我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蓋發現她無法第三度面對這種規律。她的心思中縈繞著這事，而緊張使她想吐。她再也不能面對這無休無止的檔案和反覆的機器人了。
所以包發問時，她坐在一邊，眼睛和心智都半閉著。
十四號進來——還有四十九個。
包抬起頭說道：「你在隊伍裏是幾號？」
「十四，先生。」機器人出示他的號碼單。
「坐下，孩子。」
包問：「你今天以前沒來過這裏嗎？」

「沒有，先生。」
「好，孩子，我們這裏等一下有一個人會受到危險的災害。事實上，你離開這房間以後，會有人帶你去一個地方，你靜靜的等著有需要的時候就是。懂嗎？」
「是，先生。」
「當然，如果有人有受害的危險，你應該去救他。」
「當然，先生。」
「不幸，在人和你之間，有一個伽瑪射線區。」
沈默。
「你知道什麼叫伽瑪射線嗎？」包大聲問。
「能源的輻射線嗎，先生？」
下一個問題就友善了：「在伽瑪射線中工作過嗎？」
「沒，先生。」答案是肯定的。
「唔。好了，孩子，伽瑪射線會立刻置你於死地。它會摧毀你的腦子。這是你必須知道的事實，記住。當然，你不可以讓自己毀滅。」
「當然。」機器人好像又嚇了一跳。然後，慢慢的說：「但是，先生，如果我和主人之間有伽瑪線，我怎能救他呢？我的毀滅豈不是無意義。」
「正是，」包很關懷的說。「我只能警告你，孩子，如果你偵察出你和那人之間有伽瑪輻射

，你可以坐著不動。」

機器人如釋重負了。「謝謝你，先生。那能有什麼用？」

「當然沒有用。但如果沒有輻射的危險，就另當別論了。」

「自然，先生。那是無疑的。」

「你現在可以走了。門那邊的先生會帶你去你的位子坐。請在那裏等著。」

機器人走後，他轉身問蓋蘇珊：「怎樣，蘇珊？」

「很好，」她木然回答。

「你想我們很快的問太空物理的事，可以捉出長老十號嗎？」

「也許，但也不敢篤定。」她垂手說道。「記住，他在和我們鬥智。他在保護他自己。我們捉到他的唯一方法，是使他露出特別的智識，他的思想比人類快捷。」

「嗯，只是好玩哦——假定從現在開始，我問機器人幾個伽瑪射線的問題。譬如，波長限度。」

「不！」蓋博士的眼睛有神了。叫他否定知識是太容易了。請遵照我列出的問題，彼得，不要臨時出點子。問他們有沒有在伽瑪線中工作過已經是潛越了。你問起的時候，要裝成沒有很感興趣的樣子。

包聳聳肩，按下鈴，召進第十五號。

大大的輻射室再度準備好。機器人耐心的在他們的小木屋裏等候，全部都面向中央的一個人

而坐，但機器人彼此卻是有牆隔離的。

凱勒少將用一方大手帕慢慢的抹眉心上的汗，蓋博士與白萊克覆核最後的細節。

「現在你確信，」她詰問道：「沒有一個機器人在離開性向室以後，有機會互相交談嗎？」

「絕對確信，」白萊克毅然說道。「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機器人都放進適當的座位了？」

「計畫書在這裏。」

心理學家仔細的看。「嗯——嗯。」

將軍從她肩上偷窺。「這安排是什麼意思，蓋博士？」

「這一次我自己去坐在中心，我要看出那一個是特別的。」

「妳去坐在那裏——」包抗議。

「怎麼不行？」她冷酷的反問。「我想看的可能是一刹那間的事。我不能冒險讓別人當主要的觀察者。彼得，你去監看室，我要你把眼睛釘住在對面的圓圈上。凱勒將軍，我安排了對每一個機器人拍電影，以補肉眼觀察的不足。如果需要，機器人要維持在拍電影的地方，讓人研究。誰也不准離開，必須保持原位。清楚嗎？」

「完全清楚。」

「那我們再試最後的一次。」

蓋蘇珊坐進椅子，安靜的，圓睜著眼睛。重物下墜，向下衝，然後在最後關頭被突然的外力

震開。

只有一個機器人起身，邁出兩步，然後駐足。

但是蓋博士起立，嚴厲的指著他。「長老十號，過來，」她大叫，「過來！過來!!」

慢慢的、不情不願的，機器人又向前了一步。心理專家以最高度的聲音叫喊，眼睛絲毫不離開機器人。「把別的機器人都支開。快點，讓他們出去。」

長老十號——如果那眞是長老十號——又跨出一步、再兩步。他在十呎開外，嘎聲說：「我受命滾走——我不可以違令。他會覺得我失敗了——他罵我——但不是這樣的——我有力又聰明——」

又向前一步。「我懂好多事——他以爲……我是說發現我——我不是——我聰明——而主人……脆弱遲鈍——」

又是一步——說時遲那時快，一隻金屬臂飛到她肩上，把她提起來，她的喉嚨感覺到被勒緊。

昏迷前，她叫到長老十號的最後一句話是：「沒有人可以找到我。人類不能——」

然後一陣奇怪的金屬聲音，她沒有知覺的被摔到地上，閃亮的手臂重重的壓在她身上，手臂不動了。長老十號不動的扒在她旁邊。

現在，好多張面孔在俯身看她。

白萊克驚魂甫定。「妳受傷了嗎，蓋博士？」

她虛弱的搖頭。在他們扶持下，她站起來：「發生了什麼事？」

白萊克說：「我在這個地方放射了五秒伽瑪線。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到最後一秒我們才意會到他要攻擊妳，當時除了伽瑪線別無辦法。他立刻倒下。不過對妳倒不構成傷害。妳放心。」

「我不躭心。」她閉上眼睛，靠在他肩頭。「我不覺得會受到攻擊。長老十號只是企圖未遂。守則一仍會把他穩住的。」

蓋蘇珊和包彼得，與凱勒少將的相處，匆匆已是兩個禮拜了。海派基地上的任務已了。太空船上的六十二個正常的ＮＳ二號要分運出去，要杜撰一個正式的理由，解釋延誤兩個禮拜的原因。政府派了巡邏船來接這兩位機器人專家回地球。

凱勒又穿上威武的全副戎裝。握手的時候他伸出戴著雪白手套的手。

蓋說：「當然，另外那些修改過的長老要予以摧毀。」

「會的。我們只好和正常的機器人共事，或是，如屬必須，不借助機器人的力量。」

「好。」

「但是告訴我——妳還沒解釋——怎麼做到的？」

她笑道：「哦，那個。我若敢確定它有效，早就告訴你了。你看，長老十號隨著時間愈來愈自以爲了不起。他總認爲他和別的機器人懂的比人類多。所以我們預先警告每一個機器人，伽瑪

射線會殺死他，我們更警告他們伽瑪射線是介於我與他們之間。於是他們當然統統留在位子上。長老十號以先前的試驗，做出自己的邏輯，使他們一致決定他們確信來不及救人就會先身亡了。」

「哦，好，蓋博士，那我知道。但爲什麼長老十號自己離位呢？」

「哈！那是我和你這位年輕的白來克先生之間的小安排。你知道，我和機器人之間充溢的並不是伽瑪射線——而是紅外線。不過是普通的熱線，完全無害的。長老十號知道那是紅外線而且無害，所以他開始衝出來，他預料別人也會，守則一造成的衝動。只是晚了幾分之一秒，他想起來正常的NS二號偵測不出輻射線，更別說是分辨是那一種的了。他在海派基地上受到的訓練，使他能分辨波長。對正常的機器人而言，輻射區是致命的，因爲人類這樣告訴他，只有長老十號知道我們在說謊。

「有一會兒他忘了，或是不想記住，別的機器人可能比人類更無知。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再見了，將軍。」

七、逃避

蓋蘇珊從海派基地回來，南亞佛在等她。這位老先生從來不提他的年紀，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不只七十五歲了。但他的心是敏銳的，他是研究所的董事，包彼得是執行主任，但他仍是每天來辦公。

「他們造超原子大道的進度怎樣了？」他問。

「不知道，」她浮躁的回答。「我沒問。」

「呣。但願他們快點。不然，聯合機器人公司可能吞併它。同時吞併我們。」

「聯合機器人公司。它與他們有什麼關係？」

「哦，不是只有我們有計算機啊。我們的是電子的，但這不表示是最好的。駱彬生明天要召集一次大會。他一直在等妳歸來。」

美國機器人公司的駱彬生，是創辦人的兒子，對總經理說：「現在由你開始。我們開門見山的說吧。」他的喉結上下跳著。

總經理順服的說：「是這樣的，各位。聯合機器人公司一個月前向我們提出一種很奇怪的建議。他們帶來大約五噸的數字、方程式和資料。問題就在這裏，他們要我們的金頭腦給個答案。條件如下——」

「如果沒有解答而我們說得出無解的原因，付我們十萬美金。如果有解，付我們二十萬，外加建造電算機器的成本，因此所得利益的四分之一算是分紅。問題是星際引擎的發展——」

駱彬生皺眉，他瘦削的上身僵硬地說：「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有會思考的機器。對嗎？」

「所以這個提議才令人感到蹊蹺，老板。李維，把它拿過來。」

李維從長會議桌的那一頭抬起頭。「是這樣的，先生。聯合公司本來有一臺會思想的機器。爆破了。」

「什麼？」駱彬生幾乎站起來。

「眞的。破了！沒有人知道爲什麼，但我有些趣味性的猜測——譬如，他們把帶到這裏來的同一套資料交給他們的電腦，叫它弄出一臺星際引擎，結果使他們的電腦裂成個大破洞。現在它變成一堆廢鐵了。」

「你懂嗎，老板？」總經理問。「每一家工業研究團體都想發展太空引擎，而聯合公司和美國機器人公司在這方面居領導地位。現在他們的電腦砸了，我們的還好端端的。這就值得推敲了

，呃……動機。再造一臺至少費時六年，造成也已經晚了，除非他們能破壞我們的，用同一個難題。」

美國機器人公司的董事長兩眼暴出的說：「呵，這卑鄙齷齪的——」

「且慢，老板。還不只這樣呢，南亞佛，拿過來。」

南亞佛博士灰色的眉毛低低的壓下來，他乾澀的說：「情勢還不明朗，但從科學的觀點看，是智慧的分析。以現在的物理理論來談星際旅行是……呃……模稜兩可的。題目極廣泛——聯合公司交給他們思想機器的資料，也必然是包羅萬象的。我們的數學部門已經做了一次全盤的分析，似乎聯合公司已經有了結論。內容包括一切已知的研究，如法蘭西西的太空理論、天體物理學、以及電腦。」

駱彬生著急的打岔：「對電腦來說，複雜得無法承受嗎？」

南亞佛斷然的搖頭。「不。電腦的容量限度尚未可知。那是另一碼事。有關的是機器人守則的問題。譬如，如果計算的結果可能關係到人類的死亡或傷害，它就不肯對這個問題提供解答。於是這樣的問題就變成無解了。如果問題同時又極需一個解答，這個電腦畢竟仍是一個機器人，它可能就提出一種雙關說法,既不回答,也不拒絕回答。聯合公司的電腦一定發生過這類情形。」

稍頓。總經理就催促：「說啊，南博士。照你對我解釋的方式說。」

南閉著嘴，挑起眉毛看蓋蘇珊博士。她這才抬起頭來，低聲說道：「機器人在進退兩難時反應的特性是令人訝異的。機器人心理學尚未臻於完美，但這是可以計量的，因爲各種放進電腦裏

的複雜知識，都是人類建立的，而且是依照人類的價值觀建立的。」

「人類遇上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時，就從現實裏退縮：消極、酗酒、變得歇斯的里、或從橋上跳下去。結果都一樣——拒絕或不能面對事實。機器人也是一樣。在進退兩難中，他的齒輪裝置會故障；最壞的是他的電腦會燒得不能修復。」

駱彬生說：「現在聯合公司的這份資料希望我們怎樣呢？」

「無疑關係到一個受禁制的問題，」蓋博士說。「但是我們的電腦與聯合的機器人相當不同。」

「對的，老板。」總經理大聲的揷嘴。「我希望你了解這一點，因爲這是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

蓋蘇珊眼鏡後面的眼神一亮，她繼續不厭其煩的說：「聯合的那些機器人之中，有一型叫超級思考家，是沒有個性的。他們是純粹的機能主義，他們不得不如此，因爲沒有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基本專利，而缺乏感情的電腦思路。他們的思考家只是能幹的計算機器，所以一遇難題就立刻自毀了。」

「但是，我們的電腦機器就有人性——兒童的個性。它的組合是愚騃的。它並不眞正了解自己在做什麼——它照做就是。又因爲它是眞正的小孩，它相當活潑。你可以說，生活是不必那麼嚴肅的。」

心理學家繼續說道：「我們這麼辦吧。我們已經把聯合公司全部的資料分類。我們把分類完

畢的資料個別送進電腦裏。當會造成電腦窘狀的因素進入時——電腦的兒童個性會使它躊躇。它的判斷意識是不成熟的。在它還沒辨識出這資料使它束手以前，會有短暫的休止。休止期中，它自動的排斥這份資料——而當時電腦思路還沒展開，無法立刻自毀。」

駱彬生的喉結劇動著：「妳肯定嗎？」

蓋博士說：「我承認，這話好像說得不很通，但數學上確實表達得出。我敢向你保證。」

總經理立刻接口淘淘不絕的說：「情況就是這樣，老板。如果我們接下這筆生意，我們就這樣做。電腦會告訴我們那一項資料會造成困境。從那裏，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進退維谷。對嗎，包博士？老板，包博士是第一把交椅的數學專家。我們給聯合公司一個『無解』的回覆，附帶原因，收取十萬美金。他們只有一臺破機器；我們的機器絲毫不損。一年、也許兩年，我們就會有太空引擎也有人稱它超高原子發動機。不管怎麼說，這將是這個領域中最偉大的發明。」

駱彬生咯咯笑地伸出手說：「我看看合約書。我來簽字。」

蓋蘇珊進入放電腦的房間，一名技師正在問它：「如果一隻半雞在一天半內生一個半雞蛋，九隻雞在九天生幾個蛋？」

電腦立刻回答：「五十四。」

技師對另外一個技師說：「瞧，多神！」

蓋博士輕咳一下。心理學家揮一下手，只留她與電腦獨處。

電腦是兩尺高的球體——內容是全套的氦、完全無振動的空間而且沒有輻射——電子腦在思考複雜問題時，仍然靜悄悄。房中擠滿了它的附屬零件——它的聲音、它的手臂、它的感覺器官。

蓋博士輕聲說：「你好嗎，電腦？」

電腦以高頻率的聲音，熱切的說：「好喔，蘇珊小姐。你想問些什麼啊？我可以告訴妳。妳每回有問題來找我的時候，手上都拿一本書。」

蓋博士淺淺一笑：「呵，你說對了，但是還不到時候。是有一個問題。因爲太複雜，我們要寫好交給你。我想先跟你談談。」

「好啊。再歡迎不過了。」

「電腦，過一會兒，南博士和包博士會帶著那個複雜的問題來。我們一次給你一點資料，很慢的，因爲我們要你小心。如果你辦得到，我們希望你造出一樣東西，但是我現在先警告你，這個解答可能……呃……傷害到人類。」

「嘩！」它衝口而出。

「你小心點。我們的報表如果意味著傷害，可能甚至死亡，你不要太訝異。電腦，我們不在意的——即使死亡也在所不惜；我們完全不在乎。所以，你看到那張紙的時候，只消停下來，把它退出來——就好了。懂了嗎？」

「哦，當然。但是天啊，人類之死！哦，老天！」

「電腦，我聽到南博士和包博士過來了。他們會告訴你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然後我們就開始了。要乖噢——」

紙張慢慢的送進去。每送進一張，就發出奇怪的、低低的聲音，那就是電腦在活動。然後安靜了，那表示它準備好接收下一張。好幾小時——差不多有十七本數學物理書那麼多的東西送進電腦。

人們憂心的繼續操作。南亞佛唧哩咕嚕的像在詛咒。包彼得起先是稀奇古怪的凝視他的指甲，然後啃起手指。最後一疊厚厚的紙張消失後，蒼白著臉的蓋蘇珊說：「出事了吧。」

南亞佛語不成聲的說：「不可以啊。它——死了？」

「電腦？」蓋蘇珊發抖了。「你聽見我說話嗎？」

「啊？妳喊我？」

「解答呢？」

「哦，那個！我會做。我可以爲你們造一整艘船——容易——只要你給我機器人工人。很棒的太空船呢。我大概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沒有——困難？」

「計算費時而已，」電腦說。

蓋博士退下。她清癯的臉頰始終沒有恢復紅潤。

在辦公室裏，她說：「我不了解它。這份資料裏必定含有一個大難題——可能關係到死亡。

如果做錯了——」

包彼得冷靜的說：「機器還會講話，而且神智清醒。不像是被難倒了。」

心裏專家急吼吼的回答：「題目難之又難。但逃避有許多種形式。可能電腦只是輕微受窘；最壞的假設也只是它可能規避解答這個問題。」

「也可能，」南亞佛說：「其中根本沒有困難。聯合公司的機器是被另外一個問題問垮的，或純粹是因爲機械的理由而破裂的。」

「卽令如此，」蓋堅決的說：「我們也不能冒險。聽好，從現在開始，誰都不准在電腦面前吭個大氣。完全由我接管。」

「好的，」南亞佛嘆道：「那麼，妳接管吧。同時，我們讓電腦建造它的太空船。它若眞造得出來，我們負責做試驗。」

他深思的說：「這事我們還要向上級請示。」

唐麥克的手用力的梳理著他的頭髮。他說：「格禮，他們說太空船造好了。他們不知道它的性能，但是造好了。我們去，格禮。去試開。」

鮑格禮說：「住嘴，麥克。你覺得自己很幽默嗎？」

唐麥克無意識的又摸一下頭髮，說道：「哦，我不是在躭心我們的首席天才和它的太空船。實在是這裏太單調了！整天就是計算、數字。啊，爲什麼他們盡是給我們這些工作呢？」

「因爲，」鮑格禮溫和的回答：「我們不出錯。好啦，輕鬆點！南亞佛博士朝這邊來了。」

南亞佛來了，他的眉毛灰白，他上了年紀的身體卻挺直、硬朗、充滿了活力。有兩個人與他相伴而行，他們走進寬敞的船塢。那裏，不必人類下令，好多沈默的機器人自己在建造一艘太空船。

說錯了。是已經造好了一艘船！

南亞佛說：「機器人停工了。今天沒有一個動過。」

「那是造成了囉？確定嗎？」鮑格禮問。

「我現在怎麼能斷言？」南亞佛皺起眉頭說：「像是造好了。材料都用完了，內部也閃閃生輝。」

「你去過裏面？」

「剛進去，看一下就出來了。我不是太空船駕駛員。你們兩位精通引擎理論嗎？」

唐麥克望著鮑格禮，鮑也看著唐。

唐說：「我有駕駛執照，先生，但是不敢說懂超高速引擎或太空航行。」

南亞佛不以爲然的投注嚴厲的眼光。他說：「我們另有發動專家。」

鮑格禮離去前說：「先生，這艘太空船仍然不准離地嗎？」

這位董事遲疑了一下，然後揉著鼻心說：「對你們二位，我想可以開禁。」

唐目送他離去。

船的內部像是完工了；這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任何人也沒法像機器人那樣把表面漆得那麼光可鑑人。艙內銀光的牆上不留一枚指紋。

整個結構沒有一個稜角；牆壁、地板、天花板都是柔和的相互銜接，隱藏式的照明裝置有一個地方，人可以看見六面自身的投影。

主要的通衢是一條狹窄的走道，通向一排格局相同的房間。

鮑說：「我猜想傢俱是建造在牆壁裏面吧。不然我們怎麼坐、怎麼睡？」

在最後的房間裏，單調的氣氛突然為之一變。第一個特色是一面彎曲的窗子，窗上的玻璃不能投影。窗下，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大針盤，盤上釘住一根不動彈的指針，硬生生的指在零的刻度上。

唐說：「你看那個！」手指著一面刻度精密的比例尺上的三個字：「視距差」。右邊是一個曲線形的計量器，寫著數字「一百萬」。

有兩張椅子；厚重、扇狀、沒有靠墊。鮑自個兒坐下，發現椅子的彎度很合人體曲線，非常舒適。

鮑說：「你覺得這艘船造得如何？」

「電腦的腦子在發燒。我們出去吧。」

「你不想再多看一下？」

「我已經看過了。我來、看過、夠了！」唐感到毛骨悚然的說：「格禮，我們離開這裏吧。

我五秒鐘以前辭職了，這個禁區是不准閒人進入的。」

鮑摸著小鬍子取笑地說：「好啦，麥克，別一付那麼沒出息的樣子。我剛才也躭心，但是現在不怕了。」

「不怕了，哦？怎麼會，怎麼不怕了？保險費增加了？」

「麥克，這艘太空船不能飛。」

「你怎麼知道？」

「啊，我們不是整艘船都走過了嗎？」

「好像是。」

「相信我，的確是。除了這一個艙門，和視差距這邊的一個計量器，你可曾看到任何駕駛艙嗎？你看到任何操縱裝置嗎？」

「沒。」

「你看到引擎嗎？」

「也沒！」

「那好！我們把這消息告訴南亞佛去，麥克。」

他們穿過毫無裝璜陳設的走道，終於來到壓力艙的門邊。

唐全身一僵，說道：「你把這東西鎖上了嗎，格禮？」

「沒有，我碰都沒碰它。你用力拉拉看。」

艙門紋風不動，唐的臉已經因爲太用力而扭曲了。

鮑說：「我沒看見有緊急出口。萬一這裏出了毛病，我們會活活給悶死。」

「對，我們只好等人發現那個笨蛋把我們反鎖在這裏面了，」唐說。

「我們再回到艙門去。只好到那裏去吸引人家的注意力了。」

又是失望。

在最後面的那個房間裏，艙門外不再是藍天白雲了。

它變成漆黑一片，深黃的小點是分佈在太空裏的星光。

兩個人頹然倒進那兩張椅子裏。

南亞佛在辦公室門口遇見蓋博士。他緊張的點燃香煙。作手勢示意她進去。

他說：「蘇珊，駱彬生已經沒好氣了。妳最近和電腦都在做些什麼啊？」

蓋蘇珊兩手一攤：「急又有什麼用。電腦的安全第一。」

「但是妳問它話已經有兩個月了。」

心理學家說：「你想自己來做嗎？這可不是容易做的啊。我旁敲側擊的，深怕刺激了它。它的回答——有點說不出來那裏怪。暫時，我們只好小心爲上。我可不知道它的完全極限——只求別把它變成完全無用的電腦。」

「它不可能觸犯第一條守則的。」

「我本來也是這麼想的，但是——」

「妳連這一點也不肯定？」南亞佛震驚的問。

「哦，我什麼也不敢肯定，亞佛——」

警報系統突然極恐怖的嘶吼起來。

南亞佛幾乎痲痺了。他說：「蘇珊……妳聽到嗎……太空船走了。半小時以前，我派那兩位專家到裏面去勘驗。妳勢必再去請教電腦了。」

蓋蘇珊力持鎮靜的說：「電腦，太空船怎麼了？」

電腦快樂的說：「我建造的船嗎，蘇珊小姐？」

「對啊。它怎麼了？」

「唉，沒事啦。兩個去試驗的人在裏面，既然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就讓它出發了。」

「哦——好，很好。」心理學家有點呼吸困難。「你認爲他們不會出事吧？」

「不會的啦，蘇珊小姐。它一直是我監造的。是一艘漂亮的太空船哩。」

「是的，電腦，眞漂亮。你想他們的食物夠吧？他們舒服嗎？」

「食物很豐富。」

「他倆一定會嚇到的，電腦。事出意外，你知道。」

電腦說：「他們會很好的。一定感到有趣的。」

「有趣？怎麼會？」

「反正有趣啦，」電腦說。

「蘇珊，」南亞佛低語：「問它是不是性命交關。問它有什麼危險？」

蓋蘇珊壓抑著自已的表情：「安靜！」她顫抖的對電腦說：「我們可以和太空船通話吧，能嗎？」

「哦，如果妳用無線電喊話，他們可以聽見的。是我監造的嘛。」

「謝謝。我問完了。」

出得門來，南亞佛吐一口大氣。「好小子，蘇珊，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就全完了。一定要把他們弄回來。妳爲什麼不直說——問它有沒有死亡的危險？」

「因爲，」蓋沮喪的說：「那是我不能提的。萬一它被問倒，進退維谷，它就瀕臨死亡了。然後只消任何一件最簡單的事情，也會使它瓦解。那時候我們有什麼好處？它說我們能夠和他們通話。我們來問問他們的位置，把他們引導回來。他們可能無法自已操縱；電腦可能是在搖控他們。來！」

「麥克，」鮑說：「你感覺到加速度嗎？」

唐茫然的在發呆：「啊？沒……沒。」

然後這個紅毛頭的拳頭握起來，突然使勁的從椅子上跳起來，扒在冰涼的玻璃上。什麼也看

不見——除了星星。

他回頭說：「格禮，我們進來以後，他們一定發動了這個機器。格禮，機器人造好後，就引誘我們兩個試車的人來，使我們連退出都來不及。」

鮑說：「你說什麼？我們不會操作，他們把我們送出來有什麼好處？我們怎麼把它駛回去？不對，太空船是自已離開的，沒有任何明顯的加速。」他站起來，在地板上踱步。他的身影在金屬牆上隱隱若現。

他說：「麥克，這眞是我們碰過的最迷糊的事了。」

「那眞是新聞了，」唐不懷好意的說：「我前不久才聽你說我們的工作勝任愉快呢。」

鮑充耳不聞的說：「沒有加速度——那表示這艘太空船發動的原理和已知的不同。這裏沒有摸得著的可以用手操作的引擎裝置。可能是裝在牆壁裏面吧。可能這是牆壁所以這麼厚的原因。」

「你在唧咕什麼？」唐問。

「怎麼不聽？我說哪，不管太空船用什麼能源，顯然是不必操縱的。它是搖控的。」

「由電腦控制？」

「不行嗎？」

「那你想，我們得一直在外頭遊蕩到電腦把我們帶回去嗎？」

「可能。果眞如此，只有耐心等了。電腦是機器人。它非得遵守第一條守則不可。它不可能傷害人類的。」

唐緩緩坐下。「你推算出來的？」他仔細的把頭髮拉直。「嘿，造太空船的這碼子事，把聯合的機器給炸壞了，而長頭髮的說，星際旅行會殺死人類。你要相信那一個機器人？我知道，我們的機器人有同樣的資料。」

鮑不知疼的拉扯著鬍鬚渣。「別佯裝你不懂你的機器人，麥克。不管機器人多麼想眞正的衝破第一條守則，好多裝置會使它自焚成廢料一堆。解釋就是這麼簡單。」

「哦，當然當然。我來睡個美容覺，等明天早晨吧。」

「麥克，你怎麼有這麼多的牢騷？電腦在照顧我們啊。這個地方溫暖。光線充足。又有空氣。行駛得這麼平穩，連加速度的感覺都沒有。」

「哦？格禮，你的書都白念了。不加速是不能跑遠的。再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我們身在何處？怎麼回去？萬一有意外，從那裏出去？穿什麼太空衣？這裏連洗手間都沒有。的確，我們受到了照顧——至於好不好呢——」

有個聲音打斷了唐。不是鮑。誰都不是。飄蕩在空曠的空中：

「鮑格禮！唐麥克！鮑格禮！唐麥克！請報告現在的位置。請返回基地。鮑格禮！唐麥克！——」

這消息機械性的重複著，規律的、不間斷的。

唐說：「那裏傳出來的？」

「不知道。」鮑緊張的低聲說。「燈光又是從那裏發出的？每一樣東西都是發自何方？」

「嗨，我們怎麼回答呢？」

牆壁光禿禿的——平順的金屬天衣無縫。鮑說：「大聲回答好了。」

他們叫了。兩人輪流喊，然後一起喊：「位置不知！太空船夫去控制！情況絕望！」

他們的聲音揚起，終趨於沈默。

「他們聽不見，」唐氣吁吁的說。「這邊沒有發話器。只有收話器。」他的眼神散漫。

約莫十五分鐘以後，鮑了無生氣的說：「我們再走一次。一定有些吃的東西吧。」他其實不懷希望。

在走道上，他們各分西東。他們互相以沈重的腳步聲相隨，偶爾在走道上相遇，互看一眼，又繼續搜索。

鮑的搜尋突然結束了，這時，他聽到唐愉快的歡呼：「嗨，格禮，船上有木匠吧。我們剛才怎麼没看到？食物。」

牆壁撤開了，露出一個雙層架。上層裝滿了沒有標籤的罐頭，大小形狀不一致。下層架的罐頭是一式一樣的。唐感覺到腳下有涼意。原來下半都是冰箱。

「怎麼……怎麼——」

「本來這裏沒有的啊，」鮑邊說邊吃。罐內附有湯匙，烤豆子的味道充塞了一屋子。「拿一罐，麥克！」

唐遲疑著：「是什麼的？」

「我怎麼知道！你還苛求？」

「不，但我每次在太空船上都是吃豆子。快吃瘋了。」他挑來揀去的拿出一個閃亮的罐頭。

「又是豆子！」再拿另外一罐。鮑制止他。「就吃那個吧，孩子。補給品有限，我們可能在這裏要待上好久、好久呢。」

「我們只有這個？各種豆？」

「可能。」

「下層架上是什麼？」

「牛奶。」

「只是牛奶？」唐快哭了。

「像是。」

靜默中吃完豆類和牛奶，他們剛離開，牆壁又升起來，再度形成天衣無縫的表面。

鮑歎為觀止。「一切都是自動的。一切皆然。我一生從沒感覺這麼無助過。」

十五分鐘後，他們重返有玻璃的房間，對面坐下，大眼瞪小眼。

鮑心事重重的看著屋裏的刻度表。仍然是「視差距。」數字也仍是「一百萬」，指針仍然釘死在零的刻度。

在美國機器人公司的辦公室裏，南亞佛說：「他們不回答。我們每種波長、明碼、密碼都試

了。電腦還是不怎麼多說嗎？」他問蓋博士。

「他對這件事不肯多說，亞佛。它說他們聽得見我們……我再多問，它就變得……嗯……支吾其辭了。」「告訴我們怎麼說，蘇珊，」包彼得說。

「它承認太空船完全是由它在操縱。它對他們的安全表示樂觀，但卻不說得更詳細一點。我不敢對它施加壓力。我看它是有些歇斯的里。我希望我沒對它造成傷害，但是我有了線索。我可以處理歇斯的里症。給我十二個小時！只要我能使它恢復正常，它就能收回太空船了。」

包彼得似乎突然受到電擊。「星際亂流！」

「怎麼？」蓋和南異口同聲的問。

「電腦給我們的那幾個數字。我想到一件事……」他匆匆的走了。

南注視著他的背影。他對蓋指示道：「妳進行妳那方面的事，蘇珊。」

兩小時後，包急切的說：「我告訴你，南，是這樣的。只要光的速度一定，星際亂流不是剎那間發生的。生命不能存在……物與能在太空船中不能存在。我不知道那是個什麼光景但道理是那樣的。就是那東西殺死了聯合公司的機器人。」

× × ×

唐身心俱疲的說：「才五天？」

「才五天，我確信。」

唐面容憔悴的環目四顧。窗外的玻璃很眼熟，但完全不同了。牆壁冰涼；照明很亮；儀表上的指針固執的指著零；唐不能不吃豆子。

他說：「我需要洗個澡。」

鮑只抬了一下頭，說道：「我也是。你別去想它。除非你願意不吃不喝，把牛奶拿來洗澡。」

「反正我們最終還是沒得喝的。格禮，這次的星際旅行結果會怎麼樣？」

「天知道。可能一直繼續下去。總會到個地方吧。」

唐背對著對方說話：「格禮，我在想，眞糟糕，除了踱方步和自言自語，我們無事可做。你想必聽過被放逐到太空的那種事吧。他們餓久了就會變瘋。」

沈默了一會兒，傳來鮑細小的聲音：「我也會。怎麼回事。」

紅頭毛轉過身來說：「我心裏覺得很好笑。裏頭有個什麼東西敲得我心慌。連呼吸都難。我快要站不住了。」

「呣——你感到震動嗎？」

「什麼意思？」

「你坐下來一會兒，聽我說。你聽不見震動，但是感覺得到——好像什麼地方在震顫，整條太空船、你、也都在跟著它悸動。聽——」

「眞的……眞的。你想是什麼，格禮？不會是我們吧？」

「可能是。」鮑邊說邊慢慢的拉他的鬍鬚。「也可能是太空船的引擎。它可能準備好了。」

「爲了什麼？」

「爲星際亂流。像是這個魔鬼知道那是什麼。」

唐來回走著。然後憤怒的說：「我希望我們能夠奮身一戰。這樣等著眞是羞辱。」

大約是一小時以後吧，鮑看著放在金屬椅把手上的手，極爲鎭靜的說：「你摸這面牆，麥克。」

唐試了，然後說：「可以感覺到它在震動，格禮。」

星星也似乎黯淡了。依稀彷佛有一臺巨大的引擎在四壁中收集力量、貯存能力，以便用力的一躍。

它是突然來臨的，帶來了短暫的痛苦。鮑從椅子上跳起來。他看得見唐，聽見唐叫了一聲，就什麼也聽不見了。他的心在收縮，他在對一種漸增的寒意掙扎。

什麼東西鬆弛了，閃亮跳動的光和痛楚。

——旋轉

——頭部朝地的倒下

——寂靜

這就是死亡！

一個沒有動態和意識的境界。一個幽冥、無感的境界。

他則只剩下一點自尊維繫在游絲般的氣息上——冰涼而恐懼。

然後，傳出如雷般的響聲：

「最近你的棺材合身嗎？你何妨去試一下卡達維的特大號尺寸？那設計很科學的，能適合人體的自然曲線，而且富於維他命乙二。用卡達維棺材最舒服。記住——你卽將——死亡——好久——好久！」

其實那不算聲音，但不管是什麼，它漸漸的變弱、消失了。

耳邊有幾千幾萬個鬼的刺耳喧囂，它們的聲音漸漸增強，最後變成了合音：

「你，流氓，你死了我會很高興。
你，流氓，你死了我會很高興。
你，流氓——」

那暴烈的聲音像上螺旋形的樓梯一樣，尖銳成耳朵無法承受的超音波。

嘈雜的鬼聲又恢復了；它們在七嘴八舌的說：

「人家拿了你什麼，孩子？瞧你那付鬼臉——」

「熾熱的火，我想是，但我拿到了一盒——」

「我創造了樂園，但是老聖彼得——」

「嘿，山姆，過來——」

另有一個宏量的吼聲，蓋過了這一切：

「快點！快點！快點！抖擻你的骨頭，別讓我們等——還有好多人排著隊呢。你的證件都齊

全嗎，彼得在上面蓋過印了嗎？注意走正確的通關口。大家都會有很多的火。嘿，你——下面的那個。你去排隊，不然——」

鮑感覺到被人用力的點到了。這一切忽然爆炸，聲音如虹，粉碎、墜地。

鮑又回到椅子上了。他感覺到自己的顫抖。

唐的眼睛張開成兩個有藍光的大彈珠。

「格禮，」他幾乎是啜泣的低聲說。「你剛才死了嗎？」

「我……覺得是死了。」他聽不出這是他自己的聲音。

唐企圖站起來不成，便頹然坐下：「我們現在，活著嗎？」

「我……覺得是活了。你剛才死的時候，有沒有……聽見什麼？」

唐不語，良久，他點頭：「你呢？」

「有。你聽到棺材……和女人唱歌……和排隊去地獄嗎？有嗎？」

唐搖頭：「只有一個聲音。」

「很大聲？」

「不。輕輕的，是在佈道，你知道。關於地獄煉火。」

他不禁全身汗涔涔了。

他們意識到陽光穿過了艙門。雖然弱，卻是亮麗的——這一線光不是那種飄渺得不知來源的

燈光。

鮑顫抖的手指，指著唯一的儀表。指針不動，但是傲然的視差距數字是三十萬。

鮑說：「麥克，它如果正確，我們一定已經走出銀河星系了。」

唐說：「地獄！格禮！我們一定是第一批走出過太陽系的人類。」

「對！一定是這樣。我們脫離了太陽。我們脫離了銀河。麥克，這艘船就是答案。它意味著掙脫一切人性——自由的翱翔在每一顆存在的星星間——數以百萬、千萬、億兆的星辰。」

奮亢中，他又憂愁了。「但是我們怎麼回去呢，麥克？」

唐神經質的大笑：「哦，不會有事的。太空船既然能帶我們來到這裏。應該也能帶我們回去。至於我，還要啃好多的豆子。」

「但是麥克……等一等，麥克。如果太空船照來時的路線把我們送回去——」

唐走到一半的腳停下了，重重的坐回椅子裏。

鮑繼續說：「我們就必須……再死一次，麥克。」

「好吧，」唐嘆道：「如果必須，也只好如此。至少那不是永恆、不是非常久的。」

蓋蘇珊在緩緩說話。六小時來她一直在刺探電腦——徒勞無功的六個小時。她疲於重複、疲於遊說、疲於一切。

「現在，電腦，還有一件事。你必須特別努力，作一個簡答。你對星際亂流的事完全清楚嗎

？我是說，它使他們跑得非常遙遠嗎？」

「無遠弗屆，蘇珊小姐。天呵，那可不是太空船的把戲。」

「還有，他們會看見什麼呢？」

「星星之類的東西。妳以爲呢？」

下一個問題脫口而出了：「那，他們會活存吧？」

「當然！」

「那就是說，星際亂流不會傷害到他們囉？」

電腦保持著沈默，她驚愕了。就是這個問題！她搔著痛處了。

「電腦，」她無力的企圖補救：「電腦，聽見我嗎？」

回答是虛弱、顫慄的。電腦說：「我必須回答嗎？我是說，關於那亂流？」

「你若不想，就不必。但會是很有趣的——我是說如果你肯。」蓋蘇珊想叫它清醒一點。

「喔——哇。妳破壞了一切。」

心理學家突然跳彈起來，臉上亮著快樂的光。

「哦天，」她說不出話。「哦，天。」

多少小時多少天的緊張，在刹那間釋懷了。稍後，她告訴南亞佛說：「我告訴你，它沒事了。現在，你必須讓我一個人靜一靜。太空船會安全返回，載著人回來，我要休息了。請走吧。」

太空船靜悄悄的返回，正如當初靜悄悄的離去。它準確的降陸，門鎖霍然而開。走出來的這兩位男士舉步維艱，邊走邊搔抓著滿臉的于思。

然後，紅頭髮的那個，慢慢的、刻意的、跪倒，對混凝土的跑道用力的、大聲的親吻。

他們向聚集的人潮揮手，對抬著擔架走出救護車的人做個否定的手勢。

鮑格禮說：「最近距離的浴室在那裏？」

他們被帶走了。

他們又聚攏了，全體，圍在桌邊。這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全體員工會議。

鮑和唐有條不紊的說完他們九死一生的故事。

蓋蘇珊打破沈默。「嚴格的說，這全是我的錯。我第一次向電腦提問題的時候，想必各位還記得吧，我強調拒絕的重要性。任何可能導致進退兩難境地的資料，它應予退回。那時我曾說，不要太介意人類的死亡。我們完全不在乎。只把資料退出、忘掉。」

「唔，」南亞佛說。「然後呢。」

「當有一份資料進入，它的計算結果是控制星際亂流的最小間隔長度——星際亂流意味著人會死亡。聯合公司的機器就是在這當兒完全報銷的。但我強調過電腦必不能毀的重要性——當然那也不能打破守則一——但已經足夠讓電腦有一秒的時間看一下那公式了。那時間給了它一份了解，就是休克後，人類仍會還魂——所謂的死亡，是絕對暫時性的現象。你懂嗎？」

她環顧四周。大家都聽得呆了。

她繼續：「於是它接受了那份資料，但還是免不了有些瘋態。卽使死亡是暫時性的，而且它的重大性已經被抑低了，也夠它不平衡的了。」

她鎭靜如恆的說：「它培養出幽默感——一種逃避的心態，這途徑使它能稍爲脫離現實。他變成現實的說笑者。」

鮑和唐同時起立。

「什麼？」鮑叫道。

唐看來更憤怒。

蓋說：「它照顧你們，使你們安全，但你們不能控制任何東西，因爲那些都不是爲你們建造的——只是爲了幽默的電腦。我們可以用無線電對你們通話，但是你們不能回答。你們有充足的食物，但全是豆類和牛奶。然後你們死了，又重生了，但你們死亡的期間是……有意造成的。我眞希望能知道它是怎麼控制的。那是電腦的一級玩笑，但它無意傷人。」

「無傷！」唐氣咻咻的說。「嘿，那個自作聰明的傢伙如果有頸子，看我不勒死它。」

南把手一揮，示意安靜。「好了，雖然亂成一團，總算有驚無險。現在怎麼樣呢？」

包彼得說：「顯然要看我們要不要改進太空船的引擎了。總有方法可以解決亂流的間歇周期的。如果能改進，本公司就是首先擁有特大號超級機器人的公司了，所以我們大家來努力吧。以後，美國機器人公司可提供星際旅行，而人類將有機會佔領銀河王國。」

「聯合公司那邊，怎麼交待呢？」南亞佛問。

「嗨，」唐突然揷嘴。「我倒有個建議。他們把本公司攪得好慘。結果沒像他們預料的那樣一團糟，相反的，還出奇的好。但他們的本意是惡毒的。格禮和我首當其衝。好，他們要答案，可以。把那艘船給他們！美國機器人公司可以收取二十萬美金加建造成本。如果他們要試飛——我們就假定我們的電腦還沒完全恢復正常的時候一樣，來跟他們開個玩笑。」

南悲戚的說：「的確深獲我心。」

八、證　據

昆法蘭是新學派裏的一名政客。當然，這類說詞的本身沒有什麼意義。大多數的「新學派」都不過是古希臘社交生活的再版，或許，與古蘇門的社交型態，乃至史前的瑞士湖泊居民沒有什麼不同。

昆法蘭不競選公職、不拉票、不演講。

政治好像專門製造奇怪的附從，所以，南亞佛坐在桌子的那一頭，白眉毛長長的遮蓋住了眼睛，他的不耐煩是明顯的。他不高興。

昆的聲音是友善的，也許是職業使然吧。

「你大概認得白爾利吧，南博士。」

「聽過。」

「哦。也許下次選舉你會投他一票？」

「我不能說。」話中有明顯的諷刺。「我是不跟隨政治潮流的，我還不知道他想競選公職呢。」

「他可能成爲我們下一屆的市長。當然，他現在只是一名律師，但是——」

「是的，」南亞佛打斷他，「我聽說過。但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只談你這趟來訪的目的？」

「我們已經在談了，南博士。」昆法蘭的語氣很紳士。「我有興趣使白爾利繼續做一名律師，而爲了你的利益，你應幫助我達到這個目的。」

「我的利益？」南亞佛的眉毛更低垂了。

「好，那就說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利益吧。我是以退職的名譽研究董事的身份來找你，因爲我知道你的地位是資深發言人。人家敬重你，雖然你與公司的關係不再是頂密切，又不能自由自在的行動，卽使你的行動是非正統的。」

南博士咀嚼著他的思想，好一會兒不說話。他更輕聲的說：「我完全聽不懂，昆先生。」

「我並不意外，南博士。但事情很簡單。你介意嗎？」昆法蘭點起一支細長的香煙，他的臉骨很大。「我們剛才談的白爾利先生——他是個奇怪而多彩多姿的人。三年前他還默默無聞。現在卻是大名鼎鼎。他是個能幹的人，是我所知道的最聰明的原告。不幸他不是我的朋友——」

「我懂了，」南亞佛機械的說。他凝視著指甲。

「去年，我有個很巧的機會調查了白爾利先生，」昆法蘭不疾不徐的說。「回顧一個政客過去的生涯，總是有用的——相當有意思的研究。」他皮笑肉不笑的頓住，望著香煙的火光。「但

是白爾利先生的過去，沒什麼特殊。一個小地方裏平凡的一生。他念過大學，太太年紀輕輕就去世了，出過車禍，念法學院，來到大都市，當了律師。」

昆法蘭緩緩的搖頭，然後說：「但他現在的生活，啊，那就特殊了。我們這位律師從來不吃！」

南亞佛抬起頭，蒼老的眼睛裏盛滿了驚奇：「你說什麼？」

「我們這位律師從來不吃。」他是一個字一個字重複的。「我應該再稍爲修正一下。他從來沒被人見過在吃或喝。從不！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嗎？不是很少，而是從不！」

「那眞不可思議。你的調查員可靠嗎？」

「我信得過他們，而且我不感到不可思議。他不只是不喝，更沒人看過他睡覺。」

南亞佛向後靠到位子上。然後，這位老機器人專家搖頭說道：「不。依據你所陳述的事實，那是不可能的。」

「但這人眞的很沒人性呢，南博士。」

「你老說他是撒旦，我還可能有點相信你。」

「我告訴你，他是機器人，南博士。」

「我告訴你，以我所聽說過的概念看，不可能的，昆先生。」

「不過，」昆法蘭仔細的拈熄香煙，「你必須用公司裏的一切資源來爲這個不可能，做一次

調查。」

「我不做這樣無稽的事，昆先生。公司當局與本地的政治沒有多大利害關係吧。」

「你無可選擇。你想，如果我不經證實就把這些事實對外公開。你就得提出反證了。」

「你是疑心生暗鬼。」

「不是我疑心。非要拿出證據來不可。公開這消息對貴公司恐怕不利。你很清楚，法律是嚴格禁止在沒有核准的行業中使用機器人的。」

「當然！」

「你知道在太陽系裏只有美國機器人公司製造電子機器人，如果白爾利是機器人，他必定是電子機器人。你更知道，所有的電子機器人是租賃的，不是賣斷的；公司始終是機器人的主人和管理人，因爲要對一切行動負責。」

「昆先生，公司當局很容易證明從來沒有製造過具有人性、人形的機器人。」

「只討論可能性，可能造得出來嗎？」

「是的，有可能。」

「我想，那也許是機密性的。沒有記載在資料裏。」

「電子腦的，不可能。那裏面牽涉到的因素太廣，政府的監督更是嚴。」

「是的，但是機器人陳舊、殘破、壞掉——然後拆散。」

「他們的電子腦可以重覆使用，或予以摧毀。」

「眞的，」昆法蘭一付得理不饒人的樣子。「萬一，一個意外，沒有摧毀呢——而正巧又有一付人的結構在等著裝入腦子。」

「不可能！」

「你必須向政府和大衆證明，所以不如現在證明給我看。」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南亞佛憤怒的詰問。「我們的動機在那裏？」

「別激動，先生。貴公司應該高興，不同的領域准許使用有人性的電子機器人。利潤極爲可觀。但大衆反對的偏見也極大。假設你使他們先習慣這種機器人——看，我們有辯才無碍的律師、好市長——而他是個機器人。誰能不搶著買我們的機器人呢？」

「荒唐透頂。」

「那你怎麼不來證明一下？還是你寧可去證明給大衆看？」

辦公室的光線變黯，但還看得清南亞佛臉上的窘狀。機器人專家的手指揿下一個按鈕，牆壁上的通話螢幕剎時亮了。

「好吧，」他吼道，「我們來看看。」

白爾利的臉不容易描述。他的出生證明表示他是四十歲，他的外表也是四十歲——但那是健康、營養充足、先天足的四十。

他笑的時候牙齒特別耀眼，放映幕上他正在笑。笑聲宏亮而持續，稍弱，然後又開始——

南亞佛很不以爲然。

白爾利盡量收斂自己，恢復常態。

「眞的，南博士……我，眞的是……機器人嗎？」

南亞佛說：「那不是我指控的，先生。我很滿意你具有十足的人性。本公司從未製造過你。但既然有一個很有地位的人爭論你是一個機器人，而且很認眞的把疑問拿到我們這裏來了——」

「我們不提他的名字，姑且認爲那人就是昆法蘭吧，以利繼續爭論的方便。」放映幕上的人說。

白爾利繼續說：「一個有地位的人，他的身份和玩的把戲都引不起我的興趣，我是前來請貴公司否認這種說法。雖則只是捕風捉影，但是在大衆傳播中，那個人的惡意會形成對我的不利——即使這項指控永遠都無法獲得證實。你了解嗎？」

「哦，是的，我清楚你的情況。指控的本身就夠無稽了。如果我的笑聲冒犯了你，請你原諒。我怎樣能協助你呢？」

「很簡單。你只需到一家人多的餐廳裏，坐下來吃一餐飯，吃著東西讓人拍一張照片。」南亞佛抵著椅子的靠背，這次會晤最壞的部份已經過去了。

白爾利身邊一個女人，以極崇拜的表面注視著他。白爾利的眼光與她只相遇了一剎那，然後，他又轉向機器人專家。沈思中，他的手撫著黃銅的紙鎭，那是他桌上唯一的裝飾品。

他平靜的說：「我不認爲我能服從你。」他抬起手說：「等一下，南博士。我很感激你違反自己的意願，來參與這件你覺得荒誕不經的事。但這事關係最大的仍然是我。所以，請多忍耐。」

「首先，是什麼使你認爲那位昆先生——你知道，就是某位有地位的男士——不是在蒙騙你，使你做出他希望你做的事？」

「一個有名望的人，若不是被人說服他絕對站得住脚，他豈肯捲入這樣可笑的事情當中嗎？」

白爾利的眼中沒有了幽默：「你不認識昆。他手挽極高，能夠覆雨翻雲。我猜想他的調查顯示了對我指控的特點吧？」

「足夠使我認爲，我們公司來做反證極爲麻煩，而你自己來證明卻容易得多。」

「那你是相信他說的，我從來不進食嘍？你是個科學家，南博士想想看，邏輯吧，只因我從沒被人看見在吃東西，因此就斷定我從來不吃。通嗎？」

「本來很簡單的事，你何必這麼繞圈子。」

「正相反，我想證明你和昆先生正在造成複雜的情況。你看，我睡得不多，那是眞的，我當然不在公共場合睡覺。我從不與人共餐——可能是我的個性古怪反常吧，但這也對別人不形成妨害啊。看，南博士，假定我們有一名政客，他的興趣是不擇手段的打擊另一個候選人，做了私生活調查而發現我剛才所提的奇怪習慣。」

「再假定，爲了有效的把那名候選人搞得灰頭土臉，他挑中貴公司做爲理想的媒介。你以爲他會對你說：某人是個機器人，因爲他不太與人一起吃飯，而我也從來沒有看過他在辦案中打瞌睡；有一天半夜，我從他家窗口偷窺，看見他拿著一本書坐著；我看過他的冰箱，裏面沒有食物。』」

「如果他這麼直說，你就會給他打退票。但是他告訴你：他從來不睡；從來不吃。你就驚呆了，覺得這種事是不可能證明的。於是你就會被他蠱惑而被玩弄於掌鼓之間了。」

「先生，」南脅迫的說：「不管你認爲這事嚴不嚴重，你只需照我說的，去吃一頓飯，不就結案了？」

白爾利身邊的女人面無表情的看著他。白爾利轉身對她說：「原諒我。我沒念錯妳的名字吧。蓋蘇珊博士？」

「沒錯，白爾利先生。」

「妳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心理專家，是嗎？」

「機器人心理專家。」

「哦，機器人和人的心理有很大的不同嗎？」

「領域不同。」她木然一笑：「機器人在本質上比較寬大。」

律師的嘴角現出一絲笑意：「妳既然是心理專家——機器人心理專家，又是女人，我打賭妳有些南博士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什麼？」

「妳的皮包裏有一樣能吃的東西。」

蓋蘇珊輕易不爲所動的眼睛有些異樣。她說：「你令我驚奇，白爾利先生。」

打開皮包，她拿出一只蘋果。她靜靜的交給他。南亞佛銳利的眼睛，從開始就目不轉睛的看

著蘋果從一隻手遞到另一隻手上的慢動作。

白爾利鎮靜的咬下去，吞嚥下去。

「看到了，南博士？」

南博士如釋重負。但那輕鬆爲時很短暫。

蓋蘇珊說：「我本來很好奇，不知道你會不會吃它，當然，現在這也沒證明什麼。」

白爾利一笑：「沒有嗎？」

「當然沒有。很明顯，南博士，如果這人是一具有人性的機器人，他的擬人形象一定是無懈可擊的。他太像人，不容懷疑。畢竟，我們的生活中到處可見人的活動。所以，幾乎不可能有什麼把柄落在我們的手上。他必然是完美的觀察皮膚的組織、眼球虹彩的質地、手骨的結構。如果他是機器人，我希望美國機器人公司製造了他，因爲他是一具精品。那麼你想，那人能幹到會注意最細微的地方，卻忽略了塑造他能吃飯、睡覺的形象嗎？可能，只有在緊急狀況時才會；譬如，爲了避免像現在這種爭執的時候。所以，吃一頓飯不能證明什麼。」

「等一等，」南亞佛叫道。「我可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麼傻瓜。我對白爾利先生的人性與非人性問題並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找出合作的方法。到公共場所吃一餐，可以終止這件紛爭，而且不管昆先生怎麼做，事情到此爲止。至於細節就留給律師和機器人心理學家去商榷了。」

「但是，南博士，」白爾利說：「你忘記政治情勢了。我急於當選，而昆法蘭要阻碍我。你有沒有注意到你用了他的名字？那是我的一個小詭計；你還沒說完，我就知道你會那樣了。」

南亞佛脹紅了臉說：「選舉和這有什麼關連？」

「大衆傳播是可以雙向進行的，先生。如果昆先生罵我是機器人，他膽敢這樣做，我也要給他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你是說——」

「正是。我要讓他走在前面，由他挑選繩子，試驗它的強度，切斷適當的長度，打活結，然後把頭鑽進去。我就不必做什麼了。」

「你很有信心啊。」

蓋蘇珊站起來說：「來，亞佛，我們不必改變他的打算。」

「瞧妳，」白爾利很紳士的笑道：「妳也是人類心理專家呢。」

那天黃昏，白爾利的車子停在自動車道上。車道自動把汽車送進車庫。白爾利從小徑上走到他家的前門。

他帶著笑容進屋，輪椅上的人抬起頭。白爾利的臉上洋溢著關注。他彎下腰去。

那撕裂般的聲音，是粗嘎的。出自一個永遠向一邊扭曲的嘴巴，半個臉上全是疤痕的人。「你回來晚了，爾利。」

「我知道，約翰，我知道。我今天遇上了一件特別有趣的麻煩。」

「嗯？」那面目全非的臉和破嗓子不可能有表情的，但是他那雙清澈明亮的眼睛中表露出了

急切：「沒有你處理不了的事吧？」

「我還不敢肯定。可能需要你的幫助。你是全家最聰明的人。你要不要我送你到外面的花園去？今晚好美呢。」

一雙強壯的手臂把約翰從輪椅上拎起來。溫柔的，幾乎是關愛的，白爾利的手臂擁抱著他的肩部和萎縮的跛腿。極細心、緩慢的，他穿過房間，走下斜梯，從後門來到屋後圍牆高聳的花園裏。

「幹嘛不用輪椅？眞傻。」

「因爲我寧可抱你。你反對嗎？你知道你有多高興能暫時離開一下那個電動輪椅，我也多喜歡看你到戶外透透氣。你今天覺得怎麼樣？」他把約翰安放在清涼的草坪上。

「我能有什麼感覺？還是你告訴我你的麻煩吧。」

「昆法蘭的助選團宣稱我是機器人。」

約翰的眼睛睜得好大：「你怎麼知道？不可能的。我不相信。」

「哦，來，我告訴你。美國機器人公司裏有幾個大頭專家，今天跟我辯論。」

約翰的一雙手慢慢的拉扯著小草。「原來如此。」

白爾利說：「但是我們可以讓他選擇戰場。我有個主意。聽我說完，告訴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同一個時候，昆法蘭冥思般的凝視著南亞佛。南亞佛兇暴的望著蓋蘇珊，蓋規避的轉頭看昆。

昆法蘭有心使場面輕鬆。「唬人。他和平常一樣，作假。」

「你敢打賭嗎，昆先生？」蓋博士問。

「啊，其實是你們的賭局。」

南亞佛不客氣的糾正道：「是你們誘我們插手的。我們見到這人吃東西了。認爲他是機器人，眞是太荒謬了。」

「妳這樣想嗎？」昆轉向蓋。「南亞佛說過你是專家。」

南亞佛幾乎威脅的說：「蘇珊——」

昆圓滑的打斷了。「爲什麼不讓她說話，男士？半個小時來，她一直呆坐在那裏。」

南亞佛極不自在。他說：「很好。說吧，蘇珊。我們不打斷妳。」

蓋蘇珊了無笑意的瞥他一眼，然後，冷漠的盯住昆先生。「只有兩個絕對能夠證明白爾利是不是機器人的方法，先生。到目前爲止，你只提出了環境的證據，你指控，但是沒有證明——我認爲白爾利的聰明才智足夠應付這類考驗。你自己一定那麼想，否則也不會到這裏來了。」

「兩個證明的方法是，生理的心理的。生理上，你可以解剖他，或用X光。至於怎麼做，那是你的問題。心理上，可以研究他的行爲，因爲如果他是電子機器人，他必須遵從機器人的三條守則。電子頭腦不可能缺少機器人三守則概念的灌輸。你知道那些守則嗎，昆先生？」

她逐字仔細的念出機器人手冊第一頁上著名的鉛印字。

「我聽說過，」昆不在意的說。

「那這事就容易做了，」心理專家乾澀的回答。「如果白爾利先生打破任何一條守則，他就不是機器人。不幸，這個程序只有朝一個方向才能生效。如果他符合守則，那就什麼也不能證明了。」

昆禮貌的挑起眉毛問：「爲什麼呢，博士？」

「因爲，你想想看，這三條機器人守則可不是符合世界上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嗎？當然，每一個人類基本上都應該有自衛的本能。那是機器人的第三條守則。同時，一個有社會良知和責任感的善良人類，也應該聽從他的醫生、老板、政府、心理專家，守法、入境隨俗——即使有礙他的舒適或安全時亦然。那是機器人的第二條守則。再則，每一個善良的人類應該愛人如己，愛護保護他的同類，有時冒險犯難也在所不辭。那是機器人的第一條守則。簡單的說——如果白爾利符合機器人全部的守則，他可能是機器人，也可能是一個完人。」

「但是，」昆說：「妳是在告訴我妳無法證明他是機器人了？」

「我只可能證明他不是機器人。」

「那不是我要的證明。」

南亞佛突然靈機一動，他喊出來：「有沒有人想到過，機器人當律師是一種相當奇特的職業

？人類的紛爭——可能會判死刑呢——當他們帶來了傷害——」

昆突然領會了：「不，你不能用那個方法解決。當律師不能證明他是人類。你不知道他的紀錄嗎？你不知道他誇稱他從來沒有控訴過無辜的人嗎？那些證據都不足以令人滿意，那可能是機會湊巧。」

南亞佛削瘦的面頰在鼓動。「不，昆，不。機器人的守則絕不容忍人類的罪孽。機器人不可能判斷人類是不是該死。那不是他能決定的。他不可能傷害人類——不論從那一個角度。」

蓋蘇珊很疲倦的聲音說道：「亞佛，別說儍話。機器人若碰上一個瘋子，那瘋子正要在一棟屋子裏放火，而屋子裏面有人。他會去阻止那瘋子，是嗎？」

「當然。」

「如果他阻止他的唯一方法是殺死他呢——」

南亞佛的喉嚨裏響著一些咕嚕聲。

「亞佛，答案是，最好他把他殺死。如果瘋子死了，這個機器人將需要心理治療，因爲他面前呈現的矛盾很容易使他瘋狂——破了守則一的戒律。但是，有人會死，機器人必須殺死他。」

「好，白爾利瘋了嗎？」南亞佛譏誚的問。

「沒，而他自己也說殺過人。他只暴露了事實，事實可能代表著一個特定的人類可能對社會上一大羣的人造成危險。他保護人羣，而因此正處於守則一最大潛在的邊緣上。所以他會與衆不同。陪審團決定他是有罪還是無辜以後，也還得法官才能判他死刑或坐牢呢。監禁他，是獄卒的

事，殺他，是劊子手的事。白爾利先生什麼也沒做，只認定眞理和協助社會。」

「事實上，昆先生，自從上次你提起我們的注意力以後，我調查過白爾利先生的事業。我發現他對陪審團的結辯，從來沒有訴請過死刑。我還發現，他會倡議廢止死刑的處罰，並且熱心參與研究罪犯神經物理的機構。他顯然相信治療，而不著重於對罪行的處罰。我發現其中的意義。」

「哦？」昆微笑道：「也許，聞到機器人的味道了？」

「也許。何必要否認呢？像他這樣的行爲表率，只有機器人或極可敬可佩的人類才做得到。但是你看，機器人和最好的人是難以區分的。」

昆頹然向後一靠。他的聲音不可壓抑的顫抖了。「南博士，創造一個有人性的機器人，在表面上與人的形象完全相同，是可能的，不是嗎？」

南略爲思考。「美國機器人公司實驗性的做成過，」他很勉強的說：「當然，沒有加進電子腦。利用人類的卵巢和荷爾蒙控制，機器人可以長出人的肌膚，並且在液態矽的塑膠骨架上長出皮膚，可以瞞過外在的檢視。他的眼睛、頭髮、皮膚，是眞正的人類，不是擬人的。如果你裝置一個電子腦，並在內部放進你希望的精密機械，你就有了一個與人無異的機器人了。」

昆說：「製造一個要多久？」

南想了一想，說道：「如果設備齊全——腦子、骨架、卵細胞、適量的荷爾蒙以及輻射——大約，兩個月。」

政客從椅子上倏然起立。「那我們應該看看白爾利的體內是什麼模樣。」

昆法蘭走後，南亞佛問蓋蘇珊：「妳為什麼堅持——」

她立刻銳利的回答：「你想要什麼眞象還是我的辭呈？我不會為你說謊。美國機器人公司自己會料理。不要變懦夫。」

「如果打開白爾利，裏面滾出齒輪那些東西。然後呢？」

「他不會打開白爾利，」蓋輕蔑的說：「白爾利最低限度和昆法蘭一樣聰明。」

在白爾利被提名的一個禮拜以前，這則消息在這個城市裏爆發了。其實說「爆發」，是用詞不當的。它在城市裏受到訕笑。昆法蘭盡管說得天花亂墜，人們最初只當是笑話。

沒有競爭的計劃。一週以前，只有白爾利可能得到提名。卽使現在也沒有改變。大家還是必然提名他，可是對那消息已經有點半信半疑了。

如果傳言是眞的，那項控訴就是暴行。如果不確，這事未免太荒唐。一般市民無從得知眞假，才是眞正糟糕的地方。

在白爾利依法得到提名後的第二天——一家報紙終於公開了一段訪問蓋蘇珊博士的梗概，「機器人心理學和電子腦方面，舉世最聞名的專家。」

這正是基督教基本主義者所渴望的。他們不是政黨；他們假裝不是正式的宗教。本質上，他

們不自認為屬於原子時代。事實上，他們是單純的生活者，渴望著生命之後的衍生，而來世才可能是單純生活者的永生。

基督教基本主義者不需要新的理由，來憎恨機器人或機器人製造者；他們只需要昆法蘭的指控和蓋的分析，就足夠表示出嫌惡了。

美國機器人公司龐大的廠房裏，氣氛很緊張。它在備戰了。

在白爾利的住宅四周，警衛森嚴。

白爾利可不會讓這個挑釁的小個子男人來挖掘什麼內幕。後院裏站著警察，他仍保持著悠然自得的神態。房子外面，擁擠著守衛、記者、攝影師。

小個子男人向前逼進。他遞出一張寫得密密麻麻的紙。「這個，白爾利先生，是法院的傳票，授權我來搜索有沒有不合法的……呃……機器人在此。」

白爾利欠個身，接下傳票。他淡然的瞥一眼，微笑的遞給他。「一切都合法，請吧。開始你們的工作。賀太太——」他傳喚他的管家，管家不情不願的從隔壁房間裏走出來——「妳陪著他們，看幫不幫得上忙。」

這個小男人，名叫哈洛威，他躊躇了一下，臉上出現一抹紅潮，沒有逃過白爾利的眼睛。哈洛威對兩名警員說：「動手吧。」

十分鐘後他就回來了。

「搜完了？」白爾利問，那口氣像是對這個問題和可能的回答都不特別感興趣。

哈洛威清一下喉嚨，虛張聲勢的說：「看這個，白爾利先生，我們受到特別的指示，要澈底的搜查這棟房子。」

「你有沒有呢？」

「我們奉諭尋找特別的東西。」

「哦？」

「簡單的說，白爾利先生，不必拐彎抹角了，我們是衝著你來的。」

「我？」他咧嘴大笑。「你打算怎麼做？」

「我們有一架外星輻射裝置——」

「嗨，那我是要拍X光照片了？你有權嗎？」

「你看過許可狀的。」

「我能再看一次嗎？」

哈洛威第二度拿出傳票。

白爾利說：「我看到這邊叫你搜索的內容；我覆述：『白爾利的住所在依凡思莊街抑條巷三五五號，有車庫、貯藏室、或其他附屬建築等等』……嗯……很合理。但是，好心的先生，這上面沒說到要搜索我的內部。我不在這些前提之列。如果你認爲我的口袋裏面藏著機器人，倒是可以搜我衣服的。」

哈洛威很清楚他工作對象的意思。

他面帶愧色的說：「看這個。我有權搜索你屋裏的傢俱和任何我在屋裏看到的東西。你在屋裏，不是嗎？」

「好特殊的觀察力。我是在屋裏。但我不是一件傢俱。我是一個有行爲能力的成年公民——我有心智證書可以證明——我有合法的權力。搜索我可就侵犯了人權了。那一張紙是不夠的。」

「當然，但如果你是機器人，你就沒有人權。」

「那倒是眞的——但憑那一張傳票仍然是不夠的。它含蓄的指認了我是人類。」

「那裏？」哈洛威詰問。

「上面提及住所等等的話。機器人不可能擁有產業。而且你可以回報你的上司，哈洛威先生，如果他企圖簽發一張這種傳票，而沒有意指我是人類的話，他將立刻招來一場民事官司，他想勝訴就必須用資料證明我是機器人，否則他就要賠償誣告的重罰。你去告訴他吧。」

哈洛威朝門口走去。他轉身說：「你是一個假冒僞善的律師——」他的手插在口袋裏。他在原地站立良久。然後，朝著圍觀者的方向微笑，對記者揮手，大聲說道：「我們明天有消息透露給你們，孩子們。不是開玩笑。」

進了汽車，他靠著椅背，從口袋裏摸出一臺超小的機器，小心地檢視。他第一次使用X光反射照片。他希望操作正確無誤。

昆法蘭和白爾利從來沒有私下面對面的晤談過。

昆法蘭主動登門拜訪。昆法蘭開門見山的說：「我猜你會想知道，白爾利，我要公開你身穿防輻射衣的事實。」

「哦？那麼，你可能已經公開了。我聽說有幾家新聞機構想盡辦法在竊聽我的談話。我知道我辦公室裏的線路給他們打滿了洞；所以，最近幾個禮拜，我盡量待在家裏。」白爾利很和氣，幾乎是健談的。

昆的嘴唇有些發緊：「這次來找你完全是有備而來的。我甘冒一點私人的風險。」

「我可以想像得到。沒有人知道你在幕後主持這件事。至少，沒有人正式得知。我不躭心。所以我穿防輻射甲冑？我猜想你發現了那天拍的照片曝光了吧。」

「白爾利，你一定清楚你不敢讓人看到X光的分析譜吧。」

「那你們又非法的侵犯人權了。」

「鬼才管那個呢。」

「可能。這就是我們兩個助選團的象徵，不是嗎？你們不關心個別公民的權利。我是極為關心。我不會對X光的分析屈服，因為我希望為了原則而維持我的權利。就像我當選以後也仍將維護人權一樣。」

「無疑這是一篇很有趣的演講，但沒有人會相信你有點嫌曲高和寡。還有一件事，」他突然轉個話題：「那天晚上你的家人沒有全部在家。」

「怎麼說？」

「根據這份報告，」他把面前看得見的一堆報表往前推一下。「有一個人——跛子，不在。」

「你說的，」白爾利淡然說道：「那個跛子。我的老師，他和我住在一起，現在去鄉下了——有兩個月了。他需要靜養。」

「你的老師？科學家嗎？」

「做過律師——在他還沒跛以前。他是研究生物物理的專家，有他自己的實驗室，他的工作有整套的檔案紀錄可查。他的工作不偉大，但卻足以鼓舞一個可憐的跛子。你瞧，我是盡我所能的在協助你。」

「我懂了。這位……老師……知道製造機器人的事嗎？」

「對一項我不熟悉的知識領域，我無從判斷。」

「他不會做電子腦？」

「問你那些在美國機器人公司的朋友。他們應該知道。」

「我跟你簡單的說吧，白爾利。你那位跛腳的老師是正牌的白爾利。你是機器人產物。我們可以證明。他出過車禍，不是你。這一定是有案可稽的。」

「眞的？那麼，盡管查吧。我祝福你。」

「而且我們可以搜索你那位所謂老師的鄉下居所。看看從那裏能不能得到些斬獲。」

白爾利莞爾的一笑。「不幸我那所謂的老師是個病人。他的鄉下居所是他休養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隱私權自然更強烈。你不可能不出示原因就獲准進入。」

雙方默然良久。然後，昆法蘭傾身向前，他額頭上的細密皺紋清晰可見。「白爾利，你爲什麼繼續奮戰？你不可能當選的。」

「不可能？」

「你以爲可能嗎？你要不顧機器人的三條守則，不擇手段的否定你是機器人，你做得到嗎？」

「我目前雖不是飛黃騰達，但還算是大都市裏的一名律師，而且現在變成了受人矚目的人物。你則是一名優秀的公共關係專家。」

「但你是機器人。」

「你只是這麼說，無從證明。」

「對選民來說，證據已經夠充足了。」

「那就輕鬆點——你已經贏定了。」

「再見，」昆法蘭第一次兇惡的說話，把話筒用力摔下。

「再見，」白爾利對著空白的螢光幕說。

在選舉的前一個禮拜，白爾利把他的「老師」接回來。

「你一直在這裏待到選舉以後，」白爾利告訴他。「萬一事情轉壞，有你在一定可以化險爲夷。」

約翰那扭曲的嘴裏痛苦的傳出粗啞的聲音，語氣中像是有著極深的關切。「有暴力的危險

嗎？」

「宗教團體揚言，所以我想會有。但我眞不希望發生這種事。基督徒沒有實權。那些只是連續性的刺激因素。你不介意留守此地嗎？請答應我。如果我得擔心你的安危，就做不成事了。」

「哦，我留下。你還是認爲一切會順利嗎？」

「我確信。你在鄉下沒人去打攪過吧？」

「沒有。我確知。」

「你那邊都好嗎？」

「很好。那裏不會有麻煩的。」

「那你自已多保重，明天記得看電視，約翰。」白爾利的手往那隻粗糙的手上用力的一按。

林登是白爾利助選團的經理，掌管一切選務工作。但現在白爾利密而不宣自已的戰略，而又拒絕經理的戰略。

「不可以！」是他的口頭禪。這已經變成他唯一的一句話。「我跟你講，爾利，不可以的！」

白爾利冗自翻閱著打好字的演講稿。

「把那個放下，爾利。你看，基本主義派的人已經組織了民衆。沒有人打算聽你說話。你可能被人擲石頭。你爲什麼一定要在觀衆面前發表演講呢？用錄音機或錄影帶有什麼不好呢？」

「你希望我當選，不是嗎？」白爾利不慍不怒的說。

「當選！你贏不了的，爾利。我是想救你一命。」

「哦，我沒有危險。」

「他沒有危險。他沒有危險。」林登的喉頭發出一陣古怪的聲音。「你是說你要到陽臺外面，站在五萬五千名狂人面前，嘗試對他們理性的談話？」

白爾利看著手錶。「五分鐘內——等電視頻道準備好。」

林登的回答是語不成音的。

·

城市的一角用繩索圍起來，裏面擠滿了人。樹上和房子裏都像長滿了人形成萬頭鑽動的人潮。透過超微波，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觀看。這純粹是一次地方選舉，但同時間受到舉世矚目。白爾利想到這一點，不自禁的微笑了。

但面對這批羣衆，實在是笑不出來的。旗幟飄蕩，人如潮湧，大家在抗議他可疑的機器人身份。惡毒的情緒在昇高。

這場演講從開始就不成功。他與嘈雜的人聲和基本主義支持者的叫囂在互比音量。白爾利繼續說，慢慢的、不動怒的——

屋裏，林登糾著頭髮呻吟——他在等待流血事件。

前挑中掀起一陣騷動。一位雙眼瞪出的方面孔的市民，向前擠動。一名警察在他後面，要拉

住他。兩人正在糾纏時，白爾利喝退了警察。

這名瘦伶伶的男人信步走到陽臺下方。他的話被羣衆的聲音掩過了。

白爾利向前傾身。「你說什麼？如果你有合法的問題，我可以回答。」他轉身對侍衛說：「把那人帶到這上面來。」

羣衆專注了。大家開始叫別人「安靜」，於是騷亂沈寂下來。這個瘦男人，紅著臉喘著氣，面對著白爾利。

白爾利說：「你有問題？」

瘦男人瞪著眼睛，凶巴巴的說：「攻擊我！」

他突然把胸一挺，抬起下巴。「打啊！你說你不是機器人。證明啊。你不許攻擊人類的，怪物。」

死一般的寧靜。白爾利鏗然有聲的說：「我沒有理由打你。」

瘦男人放聲大笑。「你不能打我。你不會打我。你不是人類。你是怪物，假人。」

白爾利一咬牙，在選民和電視機的千萬張面孔前，伸出拳頭，猛力一擊，正中那人的下巴。挑戰者踉蹌連連倒退，滿臉的驚惶失措。

白爾利說：「對不起。把他帶進來，看看他有沒有受傷。等我演講完了，再跟他談。」

蓋博士從她早先預訂好的位置上，把汽車掉個頭，駛離現場。只有一名記者及時從驚愕中恢復過來，追在她後面大聲發問。

蓋蘇珊回頭擲下一句話：「他是人類。」

那就夠了。記者向自己報館的方向狂奔。

其後的演講可以說是「有聽沒有到。」

蓋博士和白爾利又會過一次面——在他宣誓成爲市長的一個禮拜前。時間很晚——已過午夜。

蓋博士說：「你沒有倦容。」

剛當選的市長展顏說道：「我可以稍待片刻再休息。不要告訴昆法蘭。」

「我不會。既然你提到他，我覺得昆法蘭的故事眞有趣。破壞它，挺不好意思的。我想你早就知道他的理論吧？」

「部份而已。」

「高度的戲劇性。他說白爾利本是一名年輕的律師，能說善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兼具生物物理學的天才。你對機器人感興趣嗎，白爾利先生？」

「只對法律方面。」

這位白爾利先生也是。但他出了一次車禍。白爾利的妻子死了，他自己，更糟。兩腿斷掉——面目全非；聲音暗啞。他的部份心智也扭曲了。他不肯做外科整型手術。他從這個世界上隱逸了，律師生涯已經完蛋——只留下滿腹經綸，和一雙手。不知他怎麼取得了電子頭腦，而且是相當複雜的，有最大的容量，對倫理問題也能判斷——是研究發展到如今最高深的機器人功能。

「他在電腦外面培養出一付軀體。訓練他做他曾經會做但已不能再做的一切事。他把他送到世界外面來，也叫白爾利，自己則做一個不露面的、跛腿的老師——」

「不幸，」市長當選人說：「我打了一個人，擊破了這些說詞。報紙說，這全是妳在當場做的正式裁決，說我是人類。」

「那是怎麼發生的？你願意告訴我嗎？絕不可能是偶發事件。」

「不全是。大部份是昆法蘭做的，我的助選員順水推舟的幫著宣傳，說我從來沒有攻擊過人；我不能攻擊人的；但是做不到就確證了我是機器人。所以我安排了一場公開的爛演講會，有各種大衆傳播工具，於是一切無可避免的落入了陷穽。本質上，這是個詭計。但人爲的氣氛更助長了我的優勢。當然，情緒效果使我穩獲當選。」

機器人心理學家點點頭。「我看你侵犯了我的領域——我想，每個政客都必然如此。但事情這樣發展，我很難過。我喜歡機器人。我喜歡機器人勝過人類。如果機器人能夠培植成市長的話，他一定會是最好的市長。根據機器人守則，他不能夠傷害人類、不能施行暴政、不能貪污腐化、不能愚昧、不能有偏見。他任期屆滿就會離開，雖然他是不朽的，但他不可能讓市民知道機器人會經統治過他們，因爲這會傷害到人類的心。所以他是最理想的。」

「除非機器人的腦子先天不良。電子頭腦畢竟永遠無法像人類的頭腦那麼複雜。」

「他會有顧問啊。即使是人類的腦子，沒有助手也不能善盡管理之責的。」

「妳爲什麼笑，蓋博士？」

「我笑，因爲昆法蘭先生百密一疏。」

「你是說——」

「選舉的前三個月，昆法蘭先生說的這位白爾利先生，那個殘廢了的人，神秘的隱居鄉村。他爲了你那次著明的演講，及時趕回來。這個老跛子以前做過的事，他可以再做一次。尤其是，第二次的工作比第一次的單純得多。」

「我不太懂。」

蓋博士起身，拉平她的洋裝。顯然她準備離席了。「我是說，機器人只有在一種情形下可能攻擊人類，而不致觸犯第一條守則。」

「什麼情形？」

蓋博士已來到門邊。她平靜的說：「這個被攻擊的人，只不過是另一個機器人。」

她開心的笑了，瘦臉上露出光采。「再見白爾利先生。我希望從現在開始的五年內都不枉我投你的一票做地球上的協調者。」

門在她身後關上了。

九、不可避免的矛盾

協調長在自己的書房裏。乾乾淨淨的院落後面，火焰在轉化爐裏翻騰。

木頭在遠距離外燃燒，轉化成熱力，傳送到各地，供應了城市裏家家戶戶的溫暖。控制開關的按鈕，先把前一天留下的餘燼倒掉，然後引進新的木頭——你知道，這就是本地特色的火爐。但火的本身是眞實的。再由電線傳來音響，所以你可以聽見噼啪聲，當然，你還能看見它。小小的火光映照在協調長紅色的杯子上。

屋裏有客人，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蓋蘇珊博士。

協調長說：「我請妳來，不完全是爲了交際的目的，蘇珊。」

「我也不那麼想，爾利，」她回答。

「——我還不知道該怎麼說出我的問題。可以說，根本不算問題。也可以說，這問題意味著人性的終極。」

「我碰見過太多模稜兩可的問題，爾利。什麼問題都可以想辦法啊。」

「眞的？那妳聽聽看——世界鋼鐵公司報告，他們的生產量超過了二萬長噸。墨西哥運河比預定的進度慢了兩個月。阿馬玷的水銀礦從去年春天開始，就出現虧損，而天津的水耕作物已經在裁員了。還有好多這類事件統統在同一個時間發生。」「這種事情嚴重嗎？我不是經濟學家，不會結算出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

「事情的本身不算嚴重。如果情形繼續惡化，可以派礦冶專家去阿馬玷。如果天津的工人太多，水耕專家可以在爪哇或錫蘭受僱。兩萬長噸的鋼鐵也不過是全世界少少幾天的需求量，而開鑿墨西哥運河比計畫慢了兩個月也不算一回事。使我躭心的是電腦機——我已經跟妳的研究主任說過了。」

「對席文生？——他怎麼没跟我提起。」

「我要求他不要對人講的。顯然，他信守諾言。」

「他怎麼跟你說？」

「我先說電腦機的事。我要跟妳說，因爲妳是現今世界上最了解機器人，最能幫助我的人。我的話，可能會顯得哲學意味太深。」

「今天晚上，爾利，你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只要你能告訴我，你想證明什麼。」

「我剛才提到過，我們供需系統的完美性，出現了那些微量的不平衡，這可能是走向最終戰爭的第一步。」

「嗯。繼續說。」

雖然座椅的設計很適體，蓋蘇珊卻不容自己放鬆。最近幾年，她的薄唇、冷漠的臉和平板的聲音都顯老了。雖然白爾利是她喜歡和信任的男人，她將近七十歲了，一生的禮教習慣卻不會輕易破除。

「人類進步的每一個時期，蘇珊，」協調長說：「都有特別型態的人類的矛盾——顯然，問題各異其趣，只有用武力解決。每一次，說來喪氣，武力永遠不能眞正的解決問題。它反而造成更多的矛盾，然後自己消失。於是，經濟社會的環境都變遷了。然後是：新的問題和新的戰爭。顯然這成爲無休止的循環。

「試想相去不遠的近代吧。十六到十八世紀兵禍連綿不斷，歐洲最重要的問題是該由誰統治歐洲大陸，哈普斯堡還是波旁皇族。既然歐洲不能一分爲二，矛盾就將永遠生生不息。

「除此之外，沒有一場戰爭會經平息過問題。一直到一七八九年法國興起了新的社會環境，波旁皇族首先式微，終於，哈普斯堡王朝也中落，成爲歷史上的陳跡。

「同樣的世紀裏，還有更多場野蠻的宗教戰爭，主要的爭議在於歐洲是天主教的、還是基督教的。一半一半不能平服天下的人心。無可避免的，又是訴諸干戈以求定奪。——可惜它也不能。在英國，新的工業主義興起，在大陸，則是新的國家主義。歐洲支離破碎至今，沒有人在乎。

「十九和二十世紀，是民主和皇族的戰爭。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歐洲的那些部份可以控制經濟資源和消費量，那一部份不必劃入歐洲。所有非歐洲的地方顯然不見容於英、法、德等國。

——稍後，國家主義抬頭，非歐洲問題自己消滅，所有的非歐洲人又能和平共處了。

「所以我們有了一個型態——」

「是的。爾利，你說得很清楚，」蓋蘇珊說。「這是不說自明的。」

「對。但是在當時，卻難於洞察。人說，『清楚得就像你臉上的鼻子。』可是你可以看見自己的鼻子嗎？除非人家拿鏡子擧在你面前。二十世紀，蘇珊，我們展開了新的戰爭循環——怎麼說呢？意識型態的戰爭？宗教的情緒訴之於經濟體系了？戰爭再次無可避免，而這個時代有了原子武器。接著電腦機器人也介入了。

「他們來得倒是時候，有了他們，人類可以做星際旅行——似乎這個世界有沒有亞當史密或馬克斯都無所謂了。在新環境裏，他們兩位都沒什麼意義。」

蓋博士嚥一下口水說：「這是緊急解救方法，在雙重的意識上。」

協調長温和的一笑。「蘇珊，還有一項危險。每一個問題的結束只會產生另一個新的問題。我們的新世界廣泛利用機器人的經濟，可能發展出新的問題。爲此，我們有了電腦機。地球的經濟是穩定的，而且將保持下去，因爲是基於計算機的決定來行事。」

白爾利繼續說：「雖然電腦機沒名沒姓，但是他們仍然是受第一條機器人守則控制的機器人，所以，我們地球廣泛的經濟是根據符合人類最大利益而運行的。地球人知道將來不會失業、不會生產過剩、不會能源短缺。浪費和報廢變成了歷史名詞。生產工具所有權的問題變得快要過時了。誰擁有它們，一個人、一羣人、一個國家、或全人類，他們也只是在被電腦機指揮和利用。

不是因爲人勉強行之，而是因爲人類知道電腦機設計出來的，都是最聰明的。

「電腦機結束了戰爭——不只是最後一回合、不只是下一場兵災，而是全部。除非——」

良久，蓋博士鼓勵意味的覆述：「除非——」

木頭上跳起一陣火花。

「除非，」協調長說：「電腦機不能切實的履行它的功能。」

「我懂了。於是才發生了你剛才提出的那些小差錯——鋼鐵、水耕等等。」

「正是。那些誤差是不該有的。席博士跟我說那是不可能的。」

「他否認事實嗎？多不尋常！」

「不，他當然承認事實。他否認的是，任何電腦機的誤差應由答案的誤差來負責。他說，電腦機本身是正確的，齒輪運轉中出現了誤差，一定會與大自然的基本律法抵觸。於是我說——」

「於是你說：叫你的手下去檢查一下，再做論斷。」

「蘇珊，你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正是那麼說的，他說他不能。」

「太忙？」

「不，他說人類無法。他很坦白。他告訴了我，我希望我不致誤解他，電腦機是巨大的延伸體。因此——一組數學師工作多年計算出的，電腦裝置可以很快的做出同樣精確的計算。用這具電腦，他們又做進一步的計算，創造出更複雜的電腦，用新電腦再造更好的電腦，以此類推。據席主任說，我們如今所稱的電腦機，就是十次這種步驟的演進結果。」

「是——的。幸好我不是數學專家。——可憐的文生。他是個年輕人。他前面的歷任主任，南亞佛還有包彼得，都死了。他們當年就沒這些問題。我也沒有。也許全部的機器人專家現在都應該死或垂垂老矣，因爲我們不再了解我們自己創造的產物了。」

「顯然不是。電腦機並不是超級頭腦。它只是在其特殊的領域裏收集和分析幾乎是無限量的資料，而且是在無使用年限的時間延續下，所以它的進步超過了人類所能掌握的細節。」

「我曾問過電腦機。在最嚴格的機密性下，我們給它原始資料，包括鋼鐵的決策、它自己當初的解答、和自那時後以來的進展——就是，生產過剩——然後要它對於虧損做一個解釋。」

「好，答案是什麼？」

「我可以逐字覆述：這事准許沒有解釋。」

「文生怎麼解釋這句話？」

「兩方面。也許是我們提供給電腦機的資料不夠充分，但又不像。席博士承認。——或者是電腦機不可能容許給一個會傷害到人類的答案。自然，這是機器人守則一的戒律。後來席博士建議我與妳一談。」

蓋蘇珊一臉的疲倦：「我老了，爾利。包彼得去世的時候，他們要我出任研究部門的主任，我拒絕了。我那時候不年輕，我也不希望再負責任。他們讓年輕的席文生接班，我很滿意；我何必這時候再來淌這一灘渾水。

「爾利，我告訴你我的立場。我的研究的確關係到以機器人的三條守則來解釋機器人的行爲

。現在，這裏發明了這麼些不可思議的神算機器。它們是電子機器人，因此服從機器人的律法。但是它們缺乏個性；也就是，它們的功能是極受限制的。——必須如此，因爲它們那麼專精。因此，就沒有可以容納三條律法交互作用的地方了，我的所學變成無處可用。簡單的說，我不知道我如何可能幫助你，爾利。」

協調長呵呵一笑。「容我接下去說。我告訴妳我的理論，也許妳就可以告訴我這是否可能涉及了機器人的心理學了。」

「請。」

「好，機器給了錯誤的答案，那麼，假定它是不可能出錯的，就只剩下一個可能性了。它們得的是錯誤的資料！換句話說，問題出在人類，而不是機器人。於是我最近到各處視察了一遭——」

「你剛出差完畢回到紐約。」

「是的。這是必須的，你知道，因爲四臺電腦機分佈在四大區。而且四臺都算出了不完美的結果。」

「但如果其中任何一臺電腦機不完美，應該自動反映在另外三項結果上，因爲每一臺機器都根據這些資料做它們自己那方面的決定。大前提一錯，答案自然有誤。」

「啊哈。我這裏有幾份記錄，是我跟各地區的副協調長晤談時所得到的了解的。妳願與我一起來看嗎？——哦，妳可曾聽過人性協會？」

「唔，有的。那是基督教基本主義的延伸，他們從來就反對使用電腦機器人，或以機器人的效率代替了人工等的事情。人性協會的本身就是抵制機器的，是嗎？」

「對了，對了，但是——好，妳瞧吧。我們可以開始了？先從東區開始。」

「我洗耳恭聽——」

東區：

一、面積：七百五十萬平方哩

二、人口：十七億

三、首都：上海

秦曉林的曾祖父在日本侵華的戰役中身亡，當時沒有孝順兒子陪侍身側，或者，也許連消息都早就斷了。秦曉林的祖父在連年的中國內戰中倖存，但也沒有孝子知道或關心。

而秦曉林卻當上了主持這一區政務的副協調長，半個東方的人民的經濟和福利都是他所關心的。

大概因為掛心，秦曉林辦公室的牆壁上僅有的裝飾，是兩幅地圖。一幅是古人手繪的，細細的描繪出一塊一二畝大的地面，是用古老中國的象形文註解的。有一個符號畫出一棟低矮的小茅屋，是秦曉林祖父的出生地。

另外一面地圖很大，描繪精細，用古代斯拉夫字母標示得清清楚楚。紅色的地界是東方區，

腹地廣大，包含了一度是中國、印度、緬甸、中印、和印尼的地方。在古四川省內，有一個用筆輕輕勾出來的地方，是秦曉林的祖傳耕地。

秦曉林站在地圖前面，用清晰的英語對白爾利說：「沒有人比你更了解，協調長，我的工作，廣義的說，是一份閒差事。我名義上是管理，其實都是電腦機在做事！電腦機執行了全部的工作。舉個例說，你認為天津的水耕工作怎麼樣？」

「了不起！」白爾利說。

「這還只是幾十塊裏面的一塊，而且不是最大的耕地。上海、雅加達、巴達維亞、曼谷——分佈很廣，而且供給了東方區。十七億五千萬人口的糧食。」

「不過，」白爾利說：「天津發生了失業的問題。你可以多生產嗎？亞洲豈可糧食不足呢？」

秦曉林的黑眼睛瞇成了一條縫。「不。還沒那麼嚴重。過去幾個月裏，天津有幾處地方關閉了，但是絕不嚴重。裁員只是暫時性的，想工作的人已經被船運到錫蘭的可倫坡去，那裏正要開墾新的耕地。」

「那幾處地方為什麼關閉？」

秦曉林微微一笑。「我想，你對水耕法的了解不多。這並不意外。你是北區人，那裏用土耕法仍然能有收成。北區人總以為，水耕法就是在化學溶液裏面種植蘿蔔之類的作物，其實也對——雖然方法極為複雜。」

「我們最大的作物是酵母。我們已經生產了兩千種的酵母，而且每個月還增加新的品種。各種酵母的基本食物化學成份是無機的硝酸鹽和磷酸鹽，添加適量的金屬，硼和鉬。有機物大部份是從水解的纖維素裏面分解出來的糖的混合物，另外還要加入各種的食物成份。

「成功的水耕業——要能餵飽七兆人口——整個東方要來一次全盤的改革；南部的叢林裏，我們必須有廣大的木質轉化作物；我們必須有動力、鋼鐵、化學合成物。」

「最後一項是爲什麼？」

「因爲，白爾利先生，這些品種的酵母各有獨特的特性。我剛才說過，我們已經研究出兩千種了。今天你以爲你吃的是牛排，其實是酵母。你吃的水果甜點，是冰冷凍的酵母。我們還把酵母做成味道和樣子都酷似的果汁和營養豐富的牛奶。

「這全靠香料，酵母的使用這麼普遍，所以我們要研究人造的，鹽和糖的調味已經不夠運用了，有的食物需要維生素，有的需要十七種不同的氨基酸，——」

白爾利在座位上挪動一下。「你告訴我這些事情，有什麼目的？」

「先生，你剛才問我，爲什麼天津有些人失業，我要做一點聲明。我們不只是必須有這些各種的酵母來製作食物；同時隨著時間的過去，留下了許多愈來愈複雜的問題。於是有必要研究新的品種、造成新的流行。這些都必須有先見之明，而且電腦機做這件工作——」

「不算完美。」

「從我提過的複雜問題看，也不能算是有缺憾的。於是，天津有幾千名工人就暫時的失業了

。但是，這樣看吧，過去一年虛擲的數量，不到總生產量的千分之一。」

「然而在最初幾年的電腦機時代，這個數據只達十萬分之一。」

「啊！但是在電腦機眞正開始運用的十年裏，我們的酵母工業增進了何止二十倍。不完美是隨著複雜性增加的，不過」

「不過？」

「夫拉瑪的情形很古怪。」

「他怎麼了？」

「夫拉瑪負責管理用蒸乾鹽水的方法來生產碘，酵母不需碘，人類卻不能。他的作物被迫由別人代爲監督管理。」

「眞的？由誰代理呢？」

「信不信由你，競爭。一般而言，電腦機的分析最主要的功用是指出我們生產單位最有效的貢獻。有些地方沒有善加利用，顯然是個錯誤，運輸成本在管理費用上佔的比例太大。同樣的，一個地區利用得太好也是錯誤，因爲工廠必須降低生產量，否則就要惡性競爭了。以夫拉瑪爲例，在同一個城市設立一座新的廠房，而且有較佳的析碘系統。」

「電腦機准許的嗎？」

「哦，當然。那並不意外。這種新的系統用得愈來愈廣泛了。意外的是電腦機沒有警告夫拉瑪更新設備或合併使用。夫拉瑪接受了到新廠房當工程師的工作，如果他的責任和薪水都比以前

少，他也無所謂。工人很容易找到工作；老廠房已經被改成別的用途了。我們把這事留給電腦機去傷腦筋。」

「否則你就沒得抱怨了。」

「對！」

熱帶區：

一、面積：二千二百萬平方哩

二、人口：五億

三、首都：首都市

戈林肯辦公室的地圖，和秦曉林上海的那兩幅地圖那種清潔精確大異其趣。戈氏熱帶區的地界用深褐色的粗線印出來，大片的內陸分別標示著「叢林」、「沙漠」和「此處有大象及各種珍奇異獸」。

熱帶區主要由兩塊大陸組成：阿根廷以北的南美，及整個非洲南部。這包括里約格蘭德以南的北美、甚至阿拉伯和亞洲的伊朗。它和東區相反。東區是在全球百分之十五的土地上，居住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而熱帶區則是在全球一半的土地上，僅居住了百分之十五的人口。

但人口也在成長。這一區人口的增加是移民超過了出生。

對戈林肯來說，白爾利就像一名移民客，一個白種的搜索者來這裏找尋創造性的工作。

熱帶的東邊有最新的首都，簡簡單單的就叫做首都市。在奈及利肥沃的土地上，在戈林肯的

窗外，充滿了活力和色彩；白天，陽光亮麗，夜晚，星光斑爛。

戈林肯一笑。他是個孔武有力、粗獷俊美的大個子黑人。

「當然，」他的英語說得很標準：「墨西哥運河的進度落後了。怎麼？反正是會完工的啦，老小子。」

「半年前一直符合進度的啊。」

戈林肯望著白爾利，嘎札一聲輕輕的用牙齒咬住大雪茄煙的一頭，往外啐一口，點起煙。「這次是官方的調查嗎，白爾利？接下來還要做什麼？」

「什麼也不做。只是我當協調長的有點好奇。」

「好，如果你只是出來消遣、殺時間。眞像是我們說是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在熱帶區這種情形遍地都是。運河只不過是其中的一件——」

「你的電腦機不是預期造運河的工人夠用——可以與別的計畫齊頭並進嗎？」

戈林肯的一隻手放到頸子後面，向著天花板吐煙圈。「電腦機有輕微的怠工現象。」

「常常如此？」

「也沒那麼多啦。不會太多的，白爾利。我們給它資料。我們接受它的結果。我們照它的指示行事。但它只是一種工具，一種節省人工的方法。沒有它我們也能做。也許沒那麼好、沒那麼快。但是仍然能達成任務。」

「我們有信心，白爾利，這是秘密。信心！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研究搜索原子時代的階段時

，被撕得四分五裂，只有我們這片土地還保持著幾千年來的歷久彌新。我們不必像東區人一樣的吃酵母，我們不必像你們北區人那樣的憂慮上個世紀留下來的禍害。

「我們已經消滅了蒼蠅和瘧蚊，老百姓發現他們可以活在陽光裏，而且喜歡它。我們開闢了森林，找到了沃土，我們灌溉了沙漠，種出了花園。我們的地下有蘊藏豐富的煤炭和石油和各種礦物。

「返璞歸眞。這就是我們要求全世界同胞去做的。回歸自然，讓大家都有工作。」

白爾利說：「但是運河——六個月以前它是符合進度的啊。發生了什麼事呢？」

戈林肯攤開雙手說：「工人惹麻煩。」他翻動著辦公桌上的一大疊公文。

「這裏面有問題，」他低聲說，「但是不必掛心。墨西哥有些地方工人短缺，還不是因爲女人的問題嗎。工地附近的女人不夠多。好像沒有人想到過對電腦機輸送性知識。」

他放聲大笑，愉快地說：「等一下。我想我懂了。——維里法蘭卡！」

「維里法蘭卡？」

「對啊，他是工程師。我來說個清楚吧。出了事，那裏有了坍方。對了。對了。正是。我記得沒有人死亡，但是亂成一團，——眞可恥。」

「哦？」

「他的計算想必有錯誤。——至少電腦機是這麼說的。人家把維里法蘭卡的資料、假設等等輸送給電腦機。出來了幾個不同的答案。維里法蘭卡用過的答案似乎沒有考慮到降雨量的後果。

「維里法蘭卡申辯說電腦機的答案與最初的就不一樣。他反正是遵照電腦機行事的。後來他就辭職了！我們怎麼也留不住他——這就可疑了，一直做得好好的嘛——錯誤遲早會被人發現——我剛才說到那裏了？」

「怎麼也留不住他。」

「哦，對。他婉拒。——結果，我們就落後兩個月了。」

白爾利伸出手，手指輕敲著桌面。「維里法蘭卡責怪電腦機，是不是？」

「他說不能責怪自己啊，對不對？人性就是這樣的。我想起來了——我想調閱文件的時候，怎麼找都找不到。我的檔案系統是最完善的——這個維里法蘭卡是你們北區組織裏的一員。墨西哥離北方多遠！」

「你說的是那一個組織？」

「人性協會啊。他去紐約出席過年會呢。一羣狂人，但是不害人的。他們不喜歡機器；說機器破壞了人的自發性。所以維里法蘭卡當然會責怪電腦機。——我不了解那些人。首都市的人像是快要沒有自發性了嗎？」

首都市在金色的太陽下舒展出金色的光輝，是最新、最年輕的大都會。

歐洲區

一、面積：四百萬平方哩

二、人口：三億

三、首都：日內瓦

歐洲區在很多地方都是與衆不同的。以面積來說，它最小；還不及熱帶區的五分之一，而人口又不到東方區的十五分之一。地理上，它類似原子時代以前的歐洲，它不包括曾經跨越歐洲的蘇聯領域及不列顛羣島，它包括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和亞洲，同時，跳過大西洋，囊括了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

在地球上的各區中，只有這一區在過去的半世紀裏人口銳減。只有它沒有極力擴張生產設備，或對人類文明提出新貢獻。

「歐洲，」柴格沙斯卡夫人用輕柔的法語說：「在經濟上是依附北區的。我們知道，但不礙事。」

這位執政夫人辦公室的牆上，竟沒有一幅歐洲區地圖。

「但是，」白爾利指出，「你們有自己的電腦機，海的那一邊並沒有對你們的經濟形成壓力啊。」

「電腦機！啐！」她嫺雅的聳一下肩，小臉上現出一抹淺笑。她那修長的手指夾起一根香煙。「歐洲是沈睡的地方。我們的男人不打算移居到熱帶，整天懶洋洋的昏睡。你看看我吧，一個可憐的女人，竟受命擔當起副協調長的任務。好在這不是一份太難的差事，人們對我的期望並不多。

「至於電腦機——它只會說：『這樣做，這對你們最好。』什麼對我們最好？呵，就是在經

濟上做北區的附屬。

「可怕嗎？沒有戰爭！我們和平共處——經過七千年的戰爭以後，這的確令人愉快。我們老了。我們的邊界區孕育了西方的文明。我們有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克利特和敍利亞；少部份的亞洲和希臘。——但年紀老大並不見得就是不快樂的時代。」

「也許，」白爾利愉快的說。「至少你們的生活不像其他各區那麼緊張。氣氛很愉快。」

「可不是嗎？茶送來了。要加奶精和糖嗎？」「謝謝你。」

她啜一口，繼續說道：「眞的令人愉快。地球上其他的地區都在奮戰不懈。我發現此地也是這樣，眞有趣。一度，羅馬是世界的主人。它吸收了希臘的文化；希臘從來沒有統一過，它自己在戰爭裏分崩離析，結果就一蹶不振了。羅馬統一了它，帶來了和平，雖然不再有光輝，卻過著平安的日子。經過戰爭的洗禮，它倖存後只注重哲學和藝術。這其實是一種死亡的型態，但是歌舞昇平，而且四百年來都沒有分裂了。」

「然而，」白爾利說：「羅馬還是倒下了，鴉片的夢已經煙消雲散了。」

「現在再也不會有草莽人士來推翻文明。」

「我們可以做自己的草莽人士啊。柴格沙斯卡夫人——啊，我本來是要請教妳的。阿馬玷的水銀礦產量銳減。礦沙不會比預期的少那麼多吧？」

小婦人灰色的眼睛精明的盯住白爾利。「草莽野人——文明的式微——電腦機可能有的失敗。你的思考過程眞是玲瓏剔透啊。」

「是嗎？」白爾利笑道。「你認為阿馬玷事件的錯誤在於電腦機？」

「不然，但我認為你是那麼想的。你們，你自己，是北區人。紐約的中央總部。——我注意好久了，你們北區人似乎對電腦機的信心不夠。」

「我們嗎？」

「北區的人性協會鬧得好兇，但是，當然在疲累衰老的歐洲區引不起太大的共鳴。歐洲區很希望能暫時不談人性的。」

「這和阿馬玷有關係嗎？」

「是啊，我是這麼想的。水銀礦都在硃砂關係企業的控制之下，這無疑是一個北區的公司，總部設在尼柯拉葉夫。我個人懷疑他們的董事會到底有沒有咨詢過電腦機。上個月他們在我們的會議中說有，當然，我們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沒有，但這件事情我不敢相信北區人說的話——我無意冒犯——無論如何，我想終究會以喜劇收場的。」

「何以見得，夫人？」

「你一定了解，過去幾個月裏經濟的不正常，與過去的大風暴比較，當然是小的，但和我們愛好和平的精神是相抵觸的，在西班牙省已經造成了不小的騷動。我了解硃砂關係企業正在對西班牙人出口。這好。如果我們在經濟上受制於北區，不是太可恥了嗎？——而且我們百姓也可以更信任電腦機。」

「那你認為不會再有麻煩了？」

「我確信——至少，在阿馬玷。」

北區

一、面積：一千八百萬平方哩

二、人口：八億

三、首都：渥太華

北區，在很多方面都是頂尖的。渥太華的副協調長麥肯西辦公室的地圖就是證明，北極是它的中心。除了斯堪的那維亞和冰島被歐洲區包圍住了以外，整個極帶都在北區的版圖之內。

大致而言，它可以分為兩大區。地圖的左邊，里約格蘭德河以北全屬北美。右邊則是以前的蘇聯。合這兩區，就是地球上原子時代最初幾年首屆一指的地方。兩區之間，是大不列顛，彷彿舌頭一樣與歐洲相銜接。在地圖上方上的澳洲和紐西蘭，也都是本區的領土。

數十年來的物換星移，仍然沒能改變的事實是，北區仍是這個星球上的經濟領導者。

「不可能，」麥肯西飲著威士忌說。「白爾利先生，我相信，你不可能受過機器人技師的訓練吧。」

「我沒有。」

「嗯。呃，是這樣的，依我看，好多地球人都認為協調長只需是一名有能力的組織專家，一

個各方面都通曉的通才、一個有目標的人。最近，他應該也知道他的機器人學理——我沒有惡意。」

「別介意。我同意你的說法。」

「譬如說，我聽你的口氣，你似乎在煩惱世界經濟最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脫節現象。我不知道你疑心什麼，不過以前的人也想到過，如果給了電腦機錯誤的資料，會發生什麼事。」

「會怎樣呢，麥肯西先生？」

「喔，」他嘆道：「所有收集好的資料要經過一套複雜的顯影系統，包括人類和機器的覆查，所以問題是不容易發生的。這一點姑且不談吧。人類是易錯、也是容易歪曲的，普通的機械設計也難免有錯失。

「這事眞正的重點是，我們所稱的『錯誤的假設』與其他一切已知的資料不一致。那是我們是非唯一的準繩。電腦機也是一樣。譬如，命令它以愛荷華七月的平均氣温華氏五十七度爲基礎，叫它去指導農業行爲。它不會接受的。它做不出答案。——倒不是它對某一特定的温度有偏見，或不可能做答；而是因爲，以它多年看過的資料來說，它知道七月裏平均氣温五十七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排斥那種假設。

「強迫電腦機接受錯誤前題的唯一方法是，自身須與整體一致，也不要太強調容有錯誤，要使電腦機覺察不出來，或者那是它還沒有經驗過的。前者超過了人類的能力，後者也幾乎是如此，因爲電腦機的經驗是只消一次就學會的。」

白爾利用兩根手指按住鼻樑。「那麼電腦機是無法干預的了——那麼，你怎麼解釋近來的錯誤呢？」

「我親愛的白爾利，我看你是不由的犯下了大錯——以爲電腦機是全知全解的。我講給你聽一件我個人的經驗吧。棉花業者與有經驗的買方訂約時，他們的程序是，從一大綑的棉花裏面隨便抽樣。他們看、摸、拉扯、聽、舐那些棉花——經過這幾道程序，他們就會認定這批棉花的級數。以他們決定的結果，再依一定的價格購買，與某種比例製造成混紡。——現在，這些買主還不會被電腦機取代。」

「爲什麼不會？有關的資料豈有那麼複雜嗎？」

「可能不致於。但是你要參考什麼資料？紡織品的化學師也不知道，一個買主在觸摸棉花的時候，是在測驗什麼？可能是棉線的平均長度、它的觸感、它的光澤等等。——幾十項，下意識的權衡，以他們累積多年的經驗。但這些試驗卻是無法予以計量的；可能甚至於連棉花的特性也仍屬未知。所以我們對電腦機無可奉告。即使買主也無法解釋他們自己的評語。他們只能說：「看它嘛。你分不出它是某種品級的嚒？」

「我懂了。」

「像這種事情，不勝枚舉。電腦機畢竟只是一種工具，它負起了計算和解釋的一部份責任，加速了人類的進步。人類頭腦的使命與往日相同；發現新的資料，分析資料，設計新的試驗觀念。可惜人性協會不懂這個道理。」

「他們反對電腦機？」

「換一個時代的話，他們會反抗數學或反抗寫作的藝術。人性協會的信徒說，電腦機掠奪了人的靈魂。我注意到在我們的社會裏，能幹的人仍是鳳毛麟角；我們仍然需要大智慧者來發掘適當的問題。也許，協調長，如果我們找得到多一點的智者，這些你掛心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地球（包括無人居住的南極州大陸）

一、面積：五千四百萬平方哩（地表）

二、人口：三十三億

三、首都：紐約

石英後面的火，現在只剩下了餘燼。

協調長拉長著臉，他的心情與這盆火一樣消沈。

「他們會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他語音低沈。「很難想像人家都在笑話我吧？但是——席文生說，電腦機不可能故障，我必須相信他。麥肯西說，不可能給它不實的資料，我也必須相信。但電腦機現在出錯了，我仍是必須信它不疑，——所以，只剩最後的一步棋了。」

他斜睨蓋蘇珊一眼。蘇珊閉著眼睛，像是在打瞌睡。

「那一步？」她竟開口機敏的詰問。

「呃，送進去的資料正確無誤，出來的答案也正確無誤，只是後來被人忽視了。電腦機無法

約束人們遵照它的指示行事。」

「依我看，柴格沙斯卡夫人在提到一般北區人的時候，已經暗示過了。」

「是的。」

「不服從電腦機的目的何在呢？我們來揣模一下動機吧。」

「我覺得很明顯，你應該也看得出來。是處心積慮的要從這條船搖悅動盪。地球上本來沒有嚴重的衝突，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歡爭權奪勢，爲了一己的利益，而不惜傷害到人類的整體，電腦機則不然。如果人們對電腦機的信心瓦解，那麼，人類又將回復到蠻荒時代的律法了——。四個區域中沒有一方能免除那樣做的嫌疑。

「東區的版圖內有半數的人類，熱帶區有地球上半數以上的資源。他們都自認爲是整個地球當然的領袖，在他們的歷史上也都受過北區人的入侵，所以會不期然的心存報復的念頭。另一方面，歐洲區有偉大的傳統。它一度當過地球的統治者，嚐過權利的滋味，念念難忘。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很難相信。東區和熱帶區在他們自己的領域內，都有極大的擴張。都進步得令人難以相信。他們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整軍經武。歐洲區則只會做大夢。軍事上，它不具重要地位。」

「所以啦，白爾利」蘇珊說，「你才離開北區的呀。」

「對，」白爾利有力的說，「北區現在最強，已經快有一個世紀了。但它現在走勢略低。熱帶區可能首度接替它在文明上的先進地位，這是北區人最躭心的。

「人性協會是一個北區組織，你知道，他們毫不掩飾他們不喜歡電腦機的意圖。——蘇珊，他們人數雖不多，卻都是權重一時的人物。工廠老板啦、工業和農業界的董事啦，最憎恨對電腦機言聽計從。他們是一批有野心的人。自以爲能幹，能自己決定什麼對他們最好，而不是聽命於電腦機。

「簡而言之，這些人一律拒絕受電腦機的決定，會在短時間內把世界搞個天翻地覆。

「蘇珊，世界鋼鐵公司的五位董事都是人性協會的支持者，所以世界鋼鐵有生產過剩的情事。聯合硃砂公司在阿馬玷的水銀礦，是北區人關心的。他們的帳簿正在查對中，其中至少有一位有關人員是人性協會的。維里法蘭卡是個獨臂人，主持的墨西哥運河落後進度兩個月，他也是會員，我們早就知道的——還有伏拉沙亞那，我一點也不意外。」

蘇珊平靜的說：「這些人，我可以指出，都很肯幹——」

「但是自然啦，」白爾利插嘴說道。「不服從電腦機的分析，等於在走一條並非最恰當的路。結果會更糟。這是他們將要償付的代價。」

「你有什麼打算呢，白爾利？」

「顯然時間很緊迫了。我要使這個協會成爲非法組織，每一個會員都不得擔當重任。然後，所有的主管和技術人員都只能由宣誓不屬該協會的人來出任。但我相信國會方面——」

「行不通的！」

「什麼！——爲什麼？」

「你若眞敢著手幹，必然發現會到處碰壁的。你會發現這理想不可能實現。你朝那個方向所做的任何一個動作，都會招來麻煩。」

白爾利駭異的說：「你爲什麼那樣說？——我以爲這件事一定會蒙你贊許的。」

「你的行爲若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下，就不行。你承認電腦機不會錯，不可能吸收到錯誤的資料。你以爲人性協會不服從命令？我現在讓你看看，其實也沒有人不服從它。」

「我倒看不出來。」

「那你就用聽的。任何主管的行動，若不完全遵照電腦機指定的方向，那他的作爲一定是爲了配合下一個問題的部份資料的。因此，電腦機知道這位主管略有不從命的傾向。他可以把意圖加入資料內——即使是數量化的，也就是，準確的估量出不服從的方向。它的下一個答案就會予以足量的校正，於是，一位主管有意不服從時，電腦機都是自動的把那些答案拉回正確可行的方向。電腦機才聰明呢，白爾利！」

「你只是猜測，你那裏眞的知道！」

「這個猜測是基於我與機器人交往了一生的經驗啊。你最好相信這樣的猜測，白爾利。」

「那又怎麼樣呢？電腦機的本身是正確的，它們工作的主題也是正確的。這是我們都認定的。現在你又說不可以不服從它。那麼，錯在那裏呢？」

「你自己該有答案了。誰也沒錯！白爾利，你想一想這些電腦機吧。它們是機器人，它們遵守機器人的第一條守則。但是這些電腦機不是爲一個人工作，而是爲人類全體，所以，第一條守

則變成機器人不可以傷害全人類，也不可因怠惰疏忽致使全人類遭致傷害。」

「很好，那麼，白爾利，什麼傷害人類呢？不管是什麼原因，你是指經濟的動盪吧。你是這個意思？」

「對。」

「將來，什麼是最可能造成經濟動盪不安的因素？回答啊，白爾利。」

「我說啊，」白爾利接控了：「電腦機的毀滅。」

「我也該這麼說，電腦機也會這麼說。因此，它們最關心的，是爲了我們，而保衞它們自身。於是它們不聲不響的顧慮到那些會威脅到它們存在的因素。不是人性協會在搖撼地球的安危。是電腦機在搖撼——程度很輕——期使搖鬆電腦機認爲對全人類有所爲害的企圖。

「所以伏拉沙亞那的工廠虧損，另找一份他不會使人類受害的工作——他受傷不重，他不是沒有謀生能力，因爲機器卽使爲了拯救更多數的人類，也不可以使個人受到一點傷害。聯合硃砂公司在阿馬玷失去控刻。維里法蘭卡不再是一項重大建設的總工程師。世界鋼鐵的董事也逐漸喪失了在工業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你並不眞正淸楚這一切，」白爾利口氣強硬的說。「我們怎麼可以冒險相信妳說的就是對的呢？」

「你必須。你記不記得你把問題提示給電腦機的時候，電腦機是怎麼說的嗎？它說：『這件事允許無解。』機器沒有說是無解，或說它認定是無從解釋。它只是不願承諾任何解釋。換句話

說，眞正的解釋如果透露的話，一定會對人類有害，所以我們只好推敲了——一路旁敲側擊下去。」

「可是解釋怎麼會傷害我們呢？假定妳說的是對的話，蘇珊。」

「哦，白爾利，假如我說對了，就表示電腦機在爲我們引導未來的路，它不只是直接針對我們當前的問題提出答案，而是一般性的對世界局勢，合乎人類心理的做一個答案。知道這樣的眞象會使我們不高興，而且可能刺傷了我們的自尊心。電腦機是不解、斷然不可，使我們不悅的。

「白爾利，我們怎麼知道人性終極的善爲何物？我們無從揣測電腦機那方面的不定因素！舉一個你可能沒想到過的例子給你聽吧，若不是電腦機在操心，也許我們整個的科技文明已經造出了更多的不快樂和痛苦。也許電腦機必須主動的校正人類的偏差，而又寧願不告訴我們。因爲那樣我們才不致反抗求變。或者，也許答案是一個全然都市化或全然階級化的社會，或根本就無政府。我們無從知曉。只有電腦機知道，它帶領著我們。」

「可是，蘇珊，妳等於是說人性協會是對的囉？人類豈不眞的是對自己的前途喪失了主宰的權力？」

「不會的。人類的經濟和社會中恆常有著電腦機以前本來不解了的感情因素——一些幻想、還有戰爭的勝負。現在電腦機都領教了；於是沒有人阻止得了它，電腦機會與人性協會周旋，它手中有著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控制我們經濟的絕對權力。」

「多可怕啊！」

「也許該說是多美妙啊！試想，永永遠遠，所有的矛盾終將是可以避免的。而今而後，只有電腦機是永生不息的了！」

石英後面的爐火，飄搖出最後的一縷輕煙，然後一切就歸於寂寥了。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H.G. 威爾斯著　卅二開本
傅鶴齡譯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廸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翔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尙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插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恩格斯・赫爾　著　十六開精裝
江　才　健　譯　定價21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夠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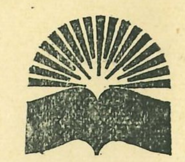
傑尼沙克士編著　十六開精裝
彭　廣　揚　譯　定價26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插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照耀明日的書 19

我，機器人

著　　者・艾西莫夫
譯　　者・楊珊珊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電話：9831061・9831062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1981年3月）
定　價：70元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